中華文史叢書之九十二
清·光緒十年刋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心白日齋集（全）

尹耕雲著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心白日齋集

南昌
萬青選著

光緒十年
五月刊成

心白日齋集序

尹觀察杏農資性敏銳少倜儻尚氣節不爲矯僞之行官禮曹時年方壯遊道益廣然每日將入輒陳經史疾讀之至夜分始罷予聞之以爲偶然旣而昔昔如是嘗謂君已通籍何勤學如此君日吾少時衣食奔走姑爲口耳之學以取給於一時實未嘗讀書今旣策名於朝凡古今行事議論得失所謂經邦在立事立事在師古師古在隨時者苟不熟精詳考一旦決策會議不茫如墮煙霧者希矣幸藉閒暇補從前所未逮冀爲他日一得之助云爾予於是知君之自待者不苟異乎以光榮而飽爲得志者也咸豐

中官御史時方多故封章數上人爭傳誦直聲著一時及從軍中州分巡陝汝謀畫事績皆班班可考其他詩文清峻雅飭具有前人規格則皆君簪筆鳴劒之暇之所爲也亦可見君才之裕學之爲有本而所以厚自期待者洵非偶然矣今去君抵掌論事時二十餘年耳盱衡時事使君而在其伉愾論列又當何如也山陽高延第

河陝汝道尹 君墓表

吳昆田

顯皇帝御極之八年粵豫皖逆方張四海糜沸會夷艇駛至直沽御史桃源尹君劃陳時政疏凡八九上最後以與設立夷館議力爭不可痛哭於朝於是天下知有直臣尹杏農而君之禍自此萌芽中外思有以構傷之聞者人人危懼其友刑部員外郎吳昆田謂之曰盍避諸君曰吾自先人卒官河上竭產不足以償官累乃久無家避將焉往及昆田歸里聞君之河南贊戎幕淮徐海饑君一遣使商振卹事尋聞河南亦饑而君以憂勞死矣嗚呼君爲當世之所忮憤久齎志以死固宜獨恨心迹晻晦至煩朝廷推

問遺事曾不萬一見諒於九泉之下於衆多疑似之口爲可悲也逾年其孤彥釗奉喪歸葬有日以昆田知君深泣請爲表墓之文其焉辭按狀君姓尹氏諱耕雲字瞻甫號杏農世居江蘇徐州府睢甯縣遷淮安府之桃源縣遂爲桃源人曾祖仁祖乾父漣仕河工山盱營守備皆以君貴

贈榮祿大夫君幼而穎異過目成誦稍長學爲文每一藝出輒驚其長老年十四居父喪哀毀骨立侍母疾刲股和藥露禱於庭病立瘥二十四歲補博士弟子員踰年丁內艱自贈公卽世後貧如洗君以教讀爲生益力學祁文端公嶲藻視學江蘇重其文行勵於道光己酉科選充拔

貢遂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庚戌成進士以主事分禮部僉
宣廟升遐敬襄大典曾文正公國藩時貳秩宗極器
重之充實錄館校對咸豐五年補主事掌精膳司儀制司
印務實錄告成加道銜粵逆陷金陵分竄大河南北蹤跡
輔犯天津惠親王爲奉命大將軍偕忠親王參贊檄君入
幕府君上疏五千言論其事由是見知於　文廟七年
考取御史記名八年授湖廣道監察御史九年轉掌湖廣
道監察御史署戶科給事中稽查萬安倉巡視北城感激
時艱封奏月數上不避嫌怨其請收成命以嚴賞罰疏曰
本月十五日　上諭訥爾經額著以四品京堂候補欽此

聖意高深臣下何由窺測然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
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詎某之罪衆之所棄天下既共聞而
共見之矣未喻其所以復行起用也方今江淮楚豫軍務
未清秉鉞之臣星羅棋布所以奮不顧身必欲滅此朝食
者固由篤於忠義亦由國家信賞必罰有以畏服其心耳
萬一效尤解體患何可言昔　宣宗成皇帝起用琦善
因陳慶鏞之言收回成命　神聖詒謀炳垂史策伏願
紹述心傳俾天下咸仰大公請授曾國藩爲欽差大臣以
援湖北疏曰湖北武漢二府地踞上游北可窺關陝南可
脅湖湘東可撼吳越西可制巴蜀自古南北用兵皆出死

力爭之咸豐三年粵賊回竄武漢再失前兵部侍郎曾國藩忠義憤發簡練鄉兵重復武漢乘勢東下圍攻九江克復之期在於旦暮乃五年賊由北岸上犯避實擊虛督臣望風奔潰武漢復爲賊有非克之易而守之難也蓋黃梅廣濟興國大冶居省垣肘腋賊躪蘄黃則武漢危如累卵故欲搗金陵必先經營武漢今羅澤南胡林翼先後濟師崎嶇數載僅收殘局而賊用其故智窺伺楚北分擾廣濟黃岡逼近省垣撫臣胡林翼兵勇數千衆寡懸絕江路縣遠首尾不能兼顧萬一蹉跌封疆之事尙堪問乎曾國藩忠勇樸誠久邀聖鑒用以急難斷不敢辭唯用人而不盡

其用與不用同曾國藩比在江西未建尺寸功事權不屬威令不行也應請授爲欽差大臣赴援湖北率其舊部以解震鄰較諸他臣事半功倍劾滇督專意主撫疏曰滇回流毒遍於三迤焚燒殺戮之慘中外共見共聞其罪狀之大者則攻陷大理後立僞國設僞官將迆西道林廷禧參將懷唐阿知縣毛玉成割取首級懸挂四門逆回動曰報復漢民與官無涉此數臣者官乎民乎此而可撫孰不可撫恆春舒興阿主撫敗壞至此呉振棫不思變計依然唯撫是議夫使退出大理縛獻凶渠盡解省圍如此而曰就撫猶可言也今則據者自據圍者自圍遽以沿途訪察情

形爲逆回飛章入告萬一抗不受撫而兵無可用餉無可籌矣振棫孤立萬里之外不知何所藉手以謝滇人報

聖主乎夫逆回狡詐反覆就令詭辭受撫或此撫而彼叛或旋撫而旋叛或既撫之後仇殺太甚漢民激而生叛將來之憂正未有艾目前之計斷不可行故爲國勢計必先勦後撫而後威可申爲滇省計必先勦後撫而後爭可弭卽爲回民計亦必先勦後撫除莠而後良可安籌淮河以遏賊鋒疏曰定遠失守全淮盡爲賊有上至懷遠下至五河沿淮處處可渡西北可達宿徐而趨曹兗東北可達靈泗睢桃而趨兗沂順洪湖東下可達淸淮而趨靑沂粵

逆新合必爲北竄之謀河淮之間並無一旅所恃山東爲之屏蔽而金嘉魚單鄄費蘭蒙諸邑無月不爲捻匪蹂躪撫臣幸其不戕官據城於賊退後捏報勝仗內則巧爲彌縫掩　一人耳目外則恣其朘削竭萬姓脂膏民怨曰深無事之時猶足驅民爲盜一旦粵捻交至從而響應冀其保全齊壯畿輔難矣況粵捻合勢北來勝保翁同書隔在賊後傅振邦偏在西路不能斷南北之衝山東勢如破竹可爲寒心本朝官制各直省承流宣化責成布政使督撫等官原以寄將帥之任今乃概謂軍旅未學別簡大臣堵勦此省之兵調之他省此任之官移之別任兵皆客兵

官皆客官平日恣睢偃蹇臨利害則秦越相視而已故臣以爲任將帥不如任督撫惟懇俯念藩籬重地立將撫臣罷斥簡大員往代其任於洪湖多募水師置礮船溯流而上直達五河臨淮使賊不得由鳳陽以下徑渡其懷遠上下百餘里夾岍皆賊礮船不能上駛水路難防宜飭傅振邦全軍移紮固鎮靈壁一帶使賊卽渡淮不能長驅而北一面於淮徐曹兗適中之地調撥馬隊三千與前派德楞額所帶一千名益以青德駐防馬隊千名派重臣在彼駐紮賊竄何路卽由何路截擊再合各路之兵追勦驅之盡歸淮南然後步步進逼以期收復皖北而山東得以整軍

經武堅固屏翰統籌大局疏曰昔人建省安慶與九江金陵相爲犄角控扼長江意自深遠上年徙治廬州已失形勝兹並廬州亦不能守舒桐棄爲賊巢黟祁畫若境外此時胡林翼等肅清武漢進逼九江各路重兵節節前進而安省之賊或由英霍走湖北牽我上游或由徽歙擾浙西騷吾腹地我軍分道捄援罷於奔命賊有四達之路我無三面之圍雖日克一城何益大局故臣以爲安省之賊一日不盡則數省之賊未易殲除撫臣屢經挫衄聲威銷頓桑榆難必候補京堂袁甲三忠勤果毅素得民心見在潁亳與捻相持如以巡撫安徽必有毀家以供餽牽之用者

該臣亦必感恩奮身圖報請飭應援圖皖楚師疏曰軍興以來征調半天下糜餉數千萬雖有斬馘卒未能埽穴搗渠則以屢後時而數失機也曾國藩初復武漢順流東下李續賓簡銳東征直趨盧鳳皆有滅賊之機而失之九江之蹉跌三河之敗亾一軍奮而諸軍邅迴一將入於窞中而諸將觀於壁上功敗垂成賊情復熾今曾國藩蓄養精銳所向克捷逆渠陳玉成張樂行率大股悍賊十餘萬齊往潛山太湖抗拒衆寡之數十倍於我一有疏虞不獨曾國藩等智窮力竭難期復振且全楚振動河洛騷然天下安危關繫甚重兵法云攻其所必救又云致人而不致於

八[illegible]廬鳳六合賊勢必單請飭袁甲三張國樑尅期進取揚其巢穴逼令反顧或命兩營各飭銳師統以戰將間道疾行出其不意爲楚師聲援亦足褫其狂魄則釜魚檻獸之形成而摧朽拉枯之勢舉矣劾河督請籌大局疏曰淸淮爲東南七省咽喉關繫大局其地運河貫其中黃河襟其北東南西三面濱湖如宿遷之歸仁集桃源之金鎖鎮淸河之馬頭鎮天妃閘等處風檣迅利頃刻可通無論賊竄何方皆將直趨淸淮河督庚長數年以來未嘗眞養一兵練一勇凡領地升科抽釐助餉等項盡爲劣員侵吞居民商賈敲骨吸髓士庶寒心軍民解體使賊竄淸淮必

棄之而走請旨將庚長罷斥篆務交袁甲三兼攝責其團
集水勇控扼全湖調集馬步招練壯勇庶可補救於萬一
九年君以戊午科場事被議去位十一年夷事起京師戒
嚴肅順要　上北行君寄書責之以南仲李珵汪黃王
振蓋君在禮部嘗爲肅順屬吏及官御史敬禮有加八年
會議之痛哭肅順匿怨而與通款曲君故以危言動之冀
可挽回於萬一無何　文宗巡幸木蘭和議成君遂去
適豫攝撫黃公贊湯詢以兵事時有議招撫捻首者君曰
撫可爲招不可爲會副都御史今冢宰毛公昶熙爲團練
大臣奏留幫辦軍務時髮捻交訌民圩各堡皆向背持兩

端而餉匱兵單其勢岌岌君佐毛公入治軍書出援桴鼓攻金樓寨敎匪以步卒五千隸僧忠親王部下搗巢埽穴攻張岡捻寨偕提督張公曜血戰數十日克之毛公及撫軍張公之萬交章論薦以知府留豫旋以道員簡放賞戴花翎檄署河陜汝道卽軍中單騎之官河陜豫之西陲毘連秦晉楚北陜回方熾征調絡驛民苦供億將軍多隆阿公西征購糧陜州斗斛倍市肆靈閿盧三屬責倍小麥數百萬觔追呼迫切君請於中丞咨免之徹遣楚師其橫恣不法者斬以徇一軍斂戢屬境有河陜嵩盧四邑額兵逾千而守道無兵備銜不得問君以地多險僻爲刀匪所出

入且逼西焰兼緩急無以應請於中丞得節制河陝兵兵餉不繼先爲籌給兵益感激奉號令捻酋張總愚北犯畿甸震驚君從撫軍李公鶴年進軍磁州君議自道口迤西至太行山東至黃河築長圍斷賊歸路賊果以是窮蹙諸軍乘之遂卽殄滅豫境肅清君佐撫軍經理善後濬惠濟河消省城積潦塞武涉沁河決口瀳農田水災與夫練軍積穀增廣鄉試號舍更定書院規制偃武修文百廢具舉凡兩署糧儲鹽法道一署河陝汝道積功加布政使銜光緒元年補授河陝汝道赴任父老歡迎競曰我公復來吾儕更生有日矣故事民出車馬供支漫無稽考吏胥紳士因

緣爲奸歲用金錢按畝攤派亟於常賦日甚一日是以豫
民大困君至河陜令置尺籍申報月計歲會奸無所容民
是以益德君二年豫省河南北薦饑君捐銀入省倉備振
三年大旱西路尤甚君議捄荒七事上中丞李公慶翱一
清查戶口以核等次一咨訪殷富以勸周邺一稽查倉穀
以資糶貸一較量災區以別蠲緩一捐廉倡率以備振粥
一收留老弱以救死亾一解散誘惑以靖地方未及施行
而尸骸枕籍村堡邱墟矣君憂勞成疾竟以殞身嗚呼君
負澂清大略痛哭流涕中外憤激規畫軍謀無不先事奇
中至於先死之夕猶思起痼振彫爲請命之計則其心之

造次不忘吾民誠宜質諸天日而可鑒者豫民之不獲甦息則有尸其咎者矣卒之豫中大吏以災荒致彈劾奉旨查問有元年冒領餉銀事牽涉君雖旋得白要爲君奮身不顧私其氣焰有以取之自爲御史時若逆操券必知有今日事者然卽令起君而問之其欣然樂受不以此而易彼決然昭昭也所著奏議二卷雜文詩若干卷大學緒言二卷周易輯說四卷豫軍紀略十二卷

目錄

卷一　奏議

卷二

卷四

心白日齋集卷一

奏議

桃源尹耕雲杏農著

籌夷疏一

奏爲夷人猖獗太甚不戰萬不能和請　旨決計用兵以振　天威而伸　國體事自來中國之馭外夷不外戰守和三策戰則百年無事守則數十年無事出於和則敵一再至未有不覆其國者也逆夷猖獗神人共憤當其甫至天津臣愚以爲必當用兵乃遷延久之未聞一戰至夷船駛入闌港沙毀我礮臺傷我兵勇釁端自彼而開斷無不用兵之理乃又未聞一戰揆所以不戰之道不過曰海運

米也上海餉也沿海須防也中原多事也闘海運米之抵通者已得五十餘萬其餘則阻者竟阻天下希冀萬一之想最足貽誤大局且時交仲夏海氣薰蒸米將發變應卽駛入登萊海口就其距運河稍近者妥爲儲峙徐籌運京不當因此而不決一戰也江南兵餉誠取給於上海然亦就夷人之貨而抽什一之稅夷貨所值較我所取之稅何啻倍蓰千萬如其蹂躪上海我卽先燒夷樓夷館安見夷貨之一無足惜而獨我兵餉之可慮乎況犬羊之性可以威箝不可以理喻彼惟窺我慎重籌餉之心故動卽以爲牽制如果我能置此事於度外決計用兵邀天之福天津

克捷則將俛首帖耳以聽我之鈐策是卽爲江南兵餉計亦必不可不戰也沿海海防延袤萬里斷無周密之策然我患備多而力分夷獨不慮師勞而力竭乎且夷人風檣潮汐往返靡常自上年襲我羊城幾於易鱗介而家室是卽天之惡其凶頑而以省垣爲烏羅獸阱意將聚而殲旃天津決計用兵則飛飭廣東紳民糾合義勇陸則進取省垣水則直擣香港覆其巢穴殲厥醜類彼將回顧根本歸援粤東乘其擾亂戰無不克至沿海各口應由督撫嚴飭各州縣凡夷船所至斷絕接濟小有燒殺置諸不問在彼則爲孤兵之深入在我則居逸勢以待勞何所顧忌而必

不一戰乎方今金陵頓兵和全繼陷雲貴警報頻聞衢嚴攻圍甚迫內憂未敉外患復起誠智勇俱困之日然惟其乘我於險愈不可不力挫其鋒倘委曲以求息事則內而盜賊外而回苗皆將輕視中國以啓戎心故今日之戰乃安危之轉機夷夏之大防不惟不可不戰且尤不可不速戰也且不戰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天津海峤梟販橫行頻年蝗旱爲災瀕海饑民相踵於道聞夷人以賤價銷售烟土洋布各貨又僱募內地之人日給洋銀一枚愚民趨利如鶩必將爲其所用停泊既久黨與日多其患一帶兵各官如國瑞珠勒亨富勒敦泰等當礮毒炸毀之時相率狂

奔逃入城內居民震動遷徙久則郡治空虛無憑固守勢將句結姦民窺伺肘腋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天津遂非我有夷人南據粵東北據津郡首尾一氣困我垓心其患二天津勇固稱可用然其敵愾同仇出於一時之憤激而非出於平時之訓練語曰一夫善射百夫決拾言貴有以作其氣也又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言其不可以持久也況練勇口糧每名四百一日所費幾數千緡天津雖殷富亦恐力有未給氣衰餉絀變且中起其患三即使飽其所欲受和而去而要約諸事或日久而我無以應或應之而彼故索瘢求疵又復舉兵入寇將與之戰則可惜前日之

盟更與之和則又貽後日之悔載書未乾責言已至其患四當今之時籌今之務斷斷不可不戰惟不可浪戰耳　臣請爲之策曰一將權夫軍無統御則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進退自如則宣撫司諸軍潰於太原今日之事請一切責之譚廷襄令其審擇形勝扼守內河統兵勇爲前勁有進尺無退寸而令親王僧格林沁營於天津城外聲援後路鎮撫人心凡珠勒亨等之怯懦無能悉令徹回軍中非勝敗勿以聞毋紛紛來去以惑觀聽毋瑣瑣瀆請以誤事機有不用命者卽以軍法從事曰治守具今日之事無論不可言和並不可言守何則人各自戰其地使得憑誠自

衞誰冐蹈鋒刃者然守不可施之於城而不可不施之於營礮火之毒天下寒心藩籬不施衆志何固凡張皮以蒙盾囊沙以壘牆高下旗幟以奪瞭望之明疏通行列以殺轟然之勢營寨既定難如撼山則勇者愈強而怯者亦奮矣曰出奇兵夷所據者船我則誘之登岸夷所利者礮我則待以短兵震金伐鼓以疑之抽幫起椗以擾之或如秦人之毒涇水或如魏師之斷淮流或如劉錡之鑿舟或如周瑜之縱火因利乘便變幻無方待其力竭計窮蹙之令一大創所謂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然此皆餘事也臣所難言而不敢不言者則在

聖心與左右大臣之計議定與不定耳宋景德之澶州與
建康之牟駝岡豈有別哉眞宗倚任寇準親征渡河遠近
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聞數十里契丹引兵北歸我
皇上天錫勇智何致怯於小敵特恐左右大臣不能爲寇
準則誤　國家耳　臣知愚昧之言必獲重譴然　臣弗敢避
矣

籌夷疏二

奏為夷情叵測請分別去留嚴示限制以杜釁萌而安
宗社事伏以本年夷闖天津臣等會辦剿防因夷使駐京
一節萬不可許合詞籲請蒙
恩令與王大臣等會議是
日
諭旨有曰准夷酋之偽欽差駐京動受挾制戰撫兩
難臣跪聆之下欽服我
皇上深謀遠慮洞燭纖微至
諭中兩害相形則取其輕
二語臣伏地感泣自念身為臣子不能為
君父分憂以致
宵旰焦勞至於此極即百死亦不足蔽
辜尚何偷生視息人世之有時親王有謂駐京一節不過

如康熙年間之西洋堂俄儸斯館之官學生薙髮穿我
國衣冠且不過數人等語 臣卽對以時勢非 國初可比
無論夷人決不肎如此恭順就令如此而隱憂甚大反覆
辨論未嘗採擇此後事機愈密不得與聞近日京師新到
俄夷人數衆多迥非向來官學生之比又聞隨後尙有來
者又聞其中并有他國夷人始不過縱橫街市旋聞有登
城周覽及打造兵器私買馬匹等事道路傳聞莫不惶駭
該夷與黑龍江伊犂等處壤地在在接連今者私來內地
任意游行關津不知禁阻官吏莫敢誰何夷夏之防幾不
可問自來華夷雜處必不相安況彼藐視中國包藏禍心

必非恩禮所可羈縻遷就所能了事現在桂良花沙納等
前往上海原爲阻暎夷進京彼以俄夷現已來京爲詞則
我反難於解說萬一明年春季天津等處更有夷船游駛
我將用兵則俄夷窺伺肘腋誠如
聖諭動受挾制戰撫兩難且夷館逼邇　禁城設有疏虞
噬臍何及就令八旗勁旅足以制之而倉卒之間震驚七
鬯非所以安
宗廟而妥
社稷之神靈也合無請　旨飭下理藩院提督衙門約束
夷衆毋許滋事查照向來俄夷學生人數凡不在數者悉

令歸國如其不聽一面將夷衆罪狀寓書該國王一面選
派明幹大臣懾以兵威押解起程毋令逗留長其驕慢臣
之所言必有謂臣書生之見窒礙難行者臣亦非不知其
難惟事已至此諸臣不力任其難將如
宗社何冒昧上陳伏乞
聖鑒

籌夷疏三

奏爲津郡萬分危險馳報恐多不實瀝血上
聞請決計戰守以安
宗社事竊以軍營奏報向多粉飾然使遠在千里以外勝
敗揑詞爲禍尚小今則存亡呼吸而狃於結習猶不敢披
瀝直陳使 國家早爲之備 臣請以所聞於天津者爲我
皇上痛切陳之二十三日桂良花沙納會夷人於海光寺
暎夷酋長額爾金帶兵三百餘名持刀及火鎗另有夷酋
十八夷樂數十人各執腰刀額爾金仰面向天手執伊國
女酋金銀夷書桂良等示以 廷寄伊見白摺一開楷字

數行怒立中堂凶惡萬狀云旣無　欽差關防何以議事卽作樂舉鎗揮刀而去其咈嚾哂等三夷來見猖獗情形大畧相同至要求之事忽而十二條忽而三十二條譎誑變詐反覆萬端該夷前此進天津城聞譚廷襄等未以實奏又騎馬在城上馳騁以有和議莫敢如何據望海樓占住韓姓大宅建造夷船以待兵船之齊集河水之雨漲並以重價收買馬匹句結奸民如此情形而不早爲戰守之計一旦措手不及諸臣皆無足惜所可痛心者畿輔數百萬生靈我

皇上受

宣宗成皇帝付託之重
列聖艱難締造一統金甌而根本之地坐視顛撥左右大
臣非恫喝之危詞卽阿諛之美語務爲密秘不使外廷聞
知隱諱愈深訛言愈起土崩瓦解之憂雖悔何及且其事
亦非遂無可爲者夷人最畏烈日灰塵陸行數十里疲困
不支其長技除礮利有準而鳥鎗已不及我擡鎗二十餘
步僧格林沁所挖箭桿河已足淺閣其船但須多開引河
卽用挑出之土於運河兩岸築牆使兵勇藉以避礮天津
城已被夷船環其三面張錦文辛榮等素得人心而張錦
文尤有膽畧今日之計惟有以出奇用張錦文辛榮以堅

守用僧格林沁戰守之機布置周密至該夷進京之說聞
廷臣有以爲可許者臣不知進京之後我
皇上以何禮見之使竟不出京又當以何法逐之雖稱不帶多人不攜兵械其言果可信乎今日京師譬如人身元氣已虛猶可令外邪入乎況其禍猶有不忍言者我
皇上爲億萬臣民之主奈何輕嘗一試出此下策臣冒昧進言伏乞
皇上爲
宗社自重臣不勝戰栗隕越之至

籌夷疏四

奏為夷情萬分叵測撫議決不能成請迅振 天威以息氛萌而安根本事伏惟我 朝以武功定天下列聖赫濯聲靈外攘內安開疆萬里我皇上丕基寅紹適逢盜弄潢池撻伐所加斬馘無算釜魚檻獸不日蕩平中國全盛規模未嘗衰弱不謂蠢茲鱗介螳臂稱兵襲我粵東虜我疆臣燬我礮臺逼我津郡侮辱我 欽使蔑視我 綸音罪大惡盈神人共憤其所要求之事如行天主教各省設立夷官沿江設立口岸以及進京等事無論必不能許即使概允所請其所求必有更出

情理之外而爲臣子所不敢言不忍言而終於撫議無益者何則我

皇上命桂良等議撫必先能議而後能撫自該臣與夷人接見數次夷酋額爾金通使李泰國等每至必盛陳兵衛該臣等止于堂司數人一言不合咆哮而去何議之有何撫之有其所以尙未大舉者聞其一則俟香港兵船之調齊一則俟大雨河水之盛漲此存亡呼吸之秋我

宣宗成皇帝御宇三十年憂勤惕勵而夷務一事未及用兵

在天之靈實以聲罪致討望諸

皇上臣等叨蒙　恩遇長貳六官不能輔翊　聖德道揚
皇威坐視欺陵至於此極是卽尸臣等於肆朝亦不足爲
萬世不忠者戒今日之計惟有以哀痛至誠感格
天心以渙汗大號收召人心密爲戰守之謀完固根本之
地僧格林沁駐紮通州帳房土炕與士卒同甘共苦其布
置極爲周匝至楊村河西務等處帶兵各官散住民房豪
無守備使夷人猝至則必望風奔潰臣愚以爲宜令僧格
林沁移營前進層層設險使遠處多一門戶卽近處添一
藩籬拱衛　京師以防奔軼一面　簡派大臣曉暢軍務
曾經行陣者予以重兵准其酌帶文武得力員弁繞出僧

格林沁之前駐紮天津附近地方與左右州縣義勇紳民聲勢聯絡使張錦文諸人有所禀受得以陰爲城守之具撥給庫金十萬重懸賞格召募死士以收殪酋焚舟之效一面將桂良花沙納徹回一面飛飭廣東義勇急速開仗使夷人進無伎倆之可施退無巢穴之足據則天威可振夷患可消上慰
宗社之靈下安生民之命臣等公同酌議意見相同謹合詞籲請伏乞
聖鑒

籌夷疏五

奏爲京師傳聞設立夷館人情疑懼籲求
乾斷以安根本而全　國脈事竊　臣等奉　命辦理團防
原爲杜絕奸萌肅清地面夷務機密未敢與聞惟本月初
十日外間紛紛傳言撫局已成各國夷使不日到京相地
建館常川往來該夷使等一切體制與大學士平行等語
雖虛實未能懸斷而衆口洶洶羣情駭懼不得不詳度利
害剴切陳之自五口通商以來該夷分居內地不惜重貲
購買邸抄窺我虛實若久住京師則凡有舉動纖悉必知
旣速且詳動爲所制其害一該夷所到之處建立高樓用

千里鏡窺測遠近京師既准設館且許其自行度地使建於附近　禁城地方則　宮禁園庭盡爲俯瞰其害二京師所有隙地大都不堪居住該夷建館必於通衢大道指地營造則將遷徙衙署拆毀民居聽之不可拒之不能其害三　蹕路經行理宜清肅該夷建館之後設遇
壇
廟祭祀園庭臨幸或憑樓而望或夾道而觀誰能禁止其害四京師從前設立西洋堂止爲天文算法並無傳教等事今該夷立館專爲倡行天主教而設近年沿海地方業爲所惑即粵逆亦藉耶穌以煽人心京師首善之區若遭

蠱誘則衣冠禮樂之族夷於禽獸其害五民夷雜處設有
鬭訟無從訊斷每年步軍統領衙門及五城所獲土棍竊
盜層見疊出尚不能盡絕根株既有夷館則皆恃以爲逋
逃淵藪其害六京師內外各門征收稅課稽查出入立法
最爲嚴密該夷來京之後勢必包攬商稅任意往來門禁
盡廢其害七朝鮮琉球等國久奉正朔每遇朝貢皆極恭
順而朝鮮每年來京貿易尤爲馴謹若見該夷之桀驁倨
侮必皆有輕視 天朝之意其害八抑更有慮者聞天津
士民舉行團練誓欲盡殲醜類現雖暫時斂戢將來衆怒
難回必有不俟 旨而自戰之日且該夷猖獗有年惡貫

滿盈神人共憤沿海各省無不欲食其肉今既盤踞京師逼近　宮禁外間一與爲仇必在京師報復粵東因虜重臣前車可鑒肘腋之變可爲寒心昨見巡防王大臣行文各部院派明幹之員於近畿地方勸辦團練若該夷既已進京則人人有投鼠忌器之慮雖百萬之眾無所用之譬諸強盜劫掠大戶先據內室使救護之人不敢格捕乃可惟所欲爲此種情形在撫夷諸臣未必不能見及徒以身在虎口不得不虛聲恫喝爲此苟且自全之計是諸臣之性命重而我

皇上之

宗社輕卽肆諸市朝亦不足以謝天下萬世若謂遷就目前暫全大局事定之後激勵人心修繕武備再圖雪恥不知該夷一入京師則一切政令必多牽制卽欲爲生聚教訓之謀亦不可得矣臣等晝夜焦思雖不敢與聞全局而京師設立夷館聽其進京一節實爲安危所係伏乞宸衷獨斷決不准行天下幸甚

籌夷疏六

奏爲夷船逼近京師根本可慮亟宜速戰以安
廟社而慰人心事竊暎夷猖獗神人共憤當其初至天津即
應予以大創乃遷延議撫致令毀我礮臺傷我兵勇頃聞
大小輪船已抵西沽該夷以數百犬羊之眾敢於深入是
直視我畿輔如無人之境矣故無論其萬不就撫即使飽
其所欲受和而去而輕藐我　朝廷侮弄我將帥不久復
至其爲禍必更甚於今日究竟何嘗願撫不過以撫愚我
撫議一日不決則輪船之開駛無人闌阻奸民之句結無
人盤問現在相距已在二百餘里以內萬一直逼京師擣

我不備城下之盟自古羞之矧尤有不忍言者年來百物騰昂人心岌岌傑九門之外忽見端迹能保居民之安堵乎爲今之計惟有以戰爲守先將楊村以南河道堵塞阻其前進飛飭僧格林沁統帶所部兵馬進扼三汊河斷截撥八旗勁旅萬人爲之應援先後帶兵各官均歸節制許以便宜行事其在大沽礮臺潰散者逮至京師治以失律之罪一面　諭令天津官紳齊集練勇截斷歸路重懸賞格招募死士有能沈一船者賞千金梟一首者賞百金宣布哀痛　詔書聲明逆夷罪狀作萬眾敵愾同仇之氣痛加剿洗庶幾知所懲艾然後議撫則權在我而和可堅此

一舉也

廟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于是乎繫稍緩須臾噬臍莫及

是在我

皇上與左右大臣之決與不決耳事機急迫瀝血呼號惟

冀

聖明采納京師幸甚天下幸甚

籌夷疏七

奏爲夷情叵測請備禦不虞以固人心而安根本事竊以
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近年江淮楚粵兵連禍結所幸京
師安堵故將帥得以稟承　廟畧共濟艱難頃聞暎咈夷
使不日來京順天府府尹等官連日踏勘寬大房屋以爲
夷人住居之地又聞俄夷進火鎗萬桿夷人約二十餘名
不日將抵天津道路猜疑人心驚擾其有知者猶謂　朝
廷必有處置之方其無識者直謂鯨鯢窟穴於斯億萬生
靈無可解免至有闔門聚泣豫籌死所者矣我
皇上深居九重豈能見此但據桂良等奏報之詞以及諸

王等對揚之語非謂夷情極其恭順即謂除此更無辦法夫夷人之不可許其來京臣於去年五月十三日與大學士周祖培等聯銜摺內言之已詳當蒙

皇上垂鑒許其會議乃諸王等居高而不能聽卑以致臣等一得之愚無從獻納貽患今日夫復何言爲今之計惟有外嚴海口以防衝突之虞內固京師以絕覬覦之漸海口所恃惟僧格林沁一軍此外更無豫備藩籬單弱可爲寒心京師八旗兵額十數萬有餘冊籍半屬虛名若操臨時僱募器械軍裝耗於積年之朽蠹疲癃老弱加以近日之饑羸其尚可用者不過十之二三平日不聞訓練之方

臨事難語腹心之効其都統副都統等官止解辦公不諳
講武一旦有變禦侮何資我
皇上為中外臣民之主受
列聖神器之傳而顧忍以根本重地受制外夷乎廣東省
城前車可鑒此尤臣所不敢言而不忍不言者況京師大
錢壅滯民不聊生平時尚有劫倉糧劫錢局之鉅案假令
夷人盤踞陰為搆煽難保其不從亂如歸也易曰君子以
除戎器戒不虞古人處無事之時常若大敵之至惟有仰
求我
皇上遴選廷臣有能熟諳軍旅可任大事者派出數員令

其會合八旗兵丁精爲挑揀以三萬人爲額嚴其操練優其餉糈凡鎗礮刀矛等件置備精良以待調撥用諸海口則以爲接應僧格林沁之精兵用諸京師則以爲鈐制暎咈諸夷之勁旅庶幾有備無患根本不至動搖京師幸甚天下幸甚

籌夷疏八

奏爲天津兵氣正鋭夷船初到我兵利在速戰以振軍威而絕後患事竊自夷人猖獗以來中外臣民無不欲滅此

朝食我

皇上遲回愼重而不決計一戰者誠以上年天津一敗不支戰守豪無把握不得不暫爲緩兵之計然而　宵旰焦勞未嘗不以議和爲恥亦無日不以戰勝爲心是以夷船甫退卽令桂良等變通和議又令僧格林沁駐守天津力修守戰之備無如桂良等係原定和約之人一旦盡反前言每苦詞窮理屈是以雖在上海一年之久與夷人見面

甚稀偶以照會往商輒至受其挑駁聞此次與夷人約定俟桂良等到京夷人方自上海起身今則夷船已到而桂良等未來則其不能與夷人堅明約束已可概見卽使復往天津徒爲夷人玩弄損威辱　國於事何裨夫僧格林沁久歷戎行又有史榮椿格綳額等皆百戰之餘以輔翊之固當所至克捷且此次天津修理礮臺浚築濠壘層層布置嚴密周詳況統計兵力馬步不下二萬人聞夷船不過二十餘隻約計不過數千人以眾敵寡以逸待勞主客强弱之形不待智者而後知若夷人由海入河則深溝高壘夾岸攻擊使寸步不得前進如其舍舟陸戰則蹴之以

馬隊未有不奔竄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形勢非上年比也一戰而勝則逆夷喪膽然後能聽我約束就我範圍即盡反前約亦必不敢抗違並聞俄夷進礮不日亦將抵津抵津之後必與暎夷句結一氣彼時欲專擊暎夷則有俄夷互相脣齒欲並擊俄夷則俄夷雖有叵測之心而無悖逆之迹無故加兵其屈在我若待其狼狽已成欲戰不可欲罷不能必成坐困之勢待我智力俱窮俄夷必慫恿暎夷盡力要挾其爲害可勝言哉計惟有及俄夷未到速擊暎夷戰勝不惟暎夷氣阻即俄夷鬼蜮之智亦不敢萌一國受創羣夷帖服伸我

天討之威尊我中國之體在此舉也如其不戰年餘以來
遣將調兵勞師糜餉之謂何且遲疑不戰不但目前之禍
接踵而至即令僥倖一時而後患方長徹防無期　國家
又安得此無窮之餉以養久屯不戰之兵耶況夷人挾制
欺陵必使我有萬難容忍之處至於憤極思戰其時兵心
已懈逆勢更張求爲今日之決勝疆場又不可得矣惟有
仰懇我
皇上赫然震怒決計不疑飭令僧格林沁等嚴陣以待倘
夷衆度德量力知難而退則已否則激厲將士共矢敵愾
之心儻有遷延退縮軍法隨之必使抵津之船片帆不返

抑又聞之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又曰師無成命多備何爲上年天津之敗未必不由於此使復蹈故轍則僧格林沁等即有能戰之力欲戰之心皆將牽制而無用消沮而無功惟望我

皇上力排衆議專任僧格林沁假以便宜行事之權作其先發制人之氣一戰成功天下幸甚

劾雲貴總督吳振棫疏

奏爲督臣狃於主撫罔　上殃民謹將現在滇省被害情形並回局路票據實瀝陳仰祈

聖鑒事本年五月間雲貴總督吳振棫等以滇省滋事回民經該督迭次推誠曉諭並派員悉心開導均各輸服回人出具甘結省城外屯聚回民二萬餘人咸已解散地方肅清等語入奏並請將出力委員懇　恩鼓勵中外臣民聞之不勝歡欣鼓舞以爲該總督果能仰體

皇上如天之德不用兵力化莠爲良而措全滇於袵席之安矣乃就近日　臣所聞於滇人者則逆回實未就撫省城

實未解嚴文報之路實未通燒殺之禍實未減也滇省城內皇華館向爲星使駐節之地近則讓爲囘居且爲逆囘蓋造會館每逢朔望該督親至禮拜寺拈香逆囘每月令漢民每戶輸米三升銀二錢督臣設抽釐局上半月官抽下半月囘抽該督之無恥辱 國將就以圖了事可謂無微不至乃北門外自得勝橋至金汁河一帶逆囘砌造城牆負嵎蟻聚官兵每徹一營逆囘卽添設一營僅令城內得通一綫糧道其餘處處阻遏無論官民來往必向馬福初輸納多金領取路票否則立遭殺掠寸步難行現有督撫賫火牌進京差弁所持路票可以爲證鈐用僞印朱墨

爛然明目張膽而曰凡經過囘營驗票放行該督既稱囘衆解散又何囘營之有且曰凡經過囘營則非一二處可見夫以督撫差弁賫奏京師必須囘票護身方能前進猶得曰雲南尙爲我　國家有乎如此而曰撫局已成省圍已解何其喪心昧良敢爲欺罔一至於此現在逆囘燒殺臨安石屏羅平通海東川河西等處而昆明一縣界內死者至十數萬尸骸塡塞河水驟漲丈餘武定州之陷也逆囘馬四大領衆數千由羅次一帶燒殺至於州境知州金耀遠署參將謝周綺等竭力堵禦頗有斬擒而元謀縣知縣陳慶春奉諭講和至武定傳督臣之命令其徹練以致

逆回轟塌城垣文武紳民均遭荼毒惟陳慶春安然無恙
乃即擢署該州篆矣該督如此欺心以視趙高不言山東
之亂楊國忠諱言南詔之敗何以過之無論爲　國法所
不容即揆諸天理人情豈堪赦宥惟有仰懇我
皇上乾綱速斷明正其罪　嚴諭撫臣張亮基等如何扶
同隱飾令其明白回奏責以帶罪自効固結滇省人心重
整民團一意主剿庶幾　天威可震疆圉可安

請將海運米石分成仍歸河運疏

奏為請將海運米石分成仍歸河運以重倉儲而復運道事竊以法必籌其萬全備貴設乎先事　國家二百年來漕運皆自內河間由海運乃一時權宜之計實非經久之方數載以來中外臣工視海運為故常不復議及河道本年米石一百六十餘萬較上年多至十之五六據兩江督臣奏報頭批米船已於七年十二月開赴十滧守風放洋勢必銜尾而來而斯時適有粵東夷警執我重臣據我省會現復駛至上海上海為海運出洋總口在夷人縱無覬覦之漸我　國家宜為慎重之防且中國所以馭外夷者

必使失其挾制之端乃可施我操縱之道無論夷船停泊不免瞻顧卽使暫回粵東豈能決其必不復至如俟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到任後議定章程則風潮已過開駛較難且犬羊之性尤慮其不可情輸而理喻若竟鹵莽而行以百餘萬　天庾正供僥倖以求一試非全策也

臣愚以爲事後之悔不若籌諸幾先也僥倖之計不若策以萬全也黃河決口以來運道不無淤墊然南北經商官眷舟楫往來月無虛日或曰此空船耳滇南四起京銅七十餘萬斤亦空船乎今若仍用軍船誠恐不敷浮送而軍船朽壞盡矣請改用五百石以內商船出示招徠不准押

派照海運每石四錢腳價由承辦道府大員當堂給與並照海運每石八升放給耗米仍准二成帶貨免其關稅該商有不踴躍恐後者乎運至清江浦將吳城七堡以下南岸隄身開通數十丈由天然引河引出湖水放入黃河上下閘以草壩商船卽從塘運故道灌入便可直達楊莊運河牽挽北上矣臣所慮者有三一地方之加派也聞海運徵收時每石已加津貼銀兩此次改行河運儻再藉端苛派民力有所不堪請嚴飭有漕督撫實心稽查剴切諭禁如有蹈者卽予嚴參照浮收常律科以加等一河工之開銷也近歲修防無事圯塞恆多此議一興則謂某牐宜修

某河宜濬某決口宜堵某縴道宜幫用鉅費多勢將中止請悉緩之惟當蓄不瀦當洩不啓水夫水站當備不備貽誤漕行者治其罪一漕務之煩費也向來漕督糧道跟幫北上以下則有運官有委員吏胥厮役不下萬計此次一切弗用彈壓儹催責成所過州縣並由各該督撫揀派廉幹大員如江省之吳棠東省之黃艮楷等會同鎮將統率兵勇沿途護送約束其衆不得擅取商船一絲一粒違者治以軍法人少則責愈專法嚴則功易集要之事屬試行並非全漕盡歸河運酌撥數成其餘或業已放洋則聽其逕達通倉或暫留水次則待諸來春搭解縱漕運不能剋

期而竣而倉儲斷無意外之虞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

乞

皇上飭下部臣熟籌妥議慎重試行

京師本計疏

竊以京師萬方輻湊戶口殷繁日用所需米珠薪桂近年拮据之狀什倍曩時我

皇上厚澤深仁　恩同覆載每讀恤民之　詔無不感激涕零惟糧價翔踊如前難期平減小民迫於饑餓竟有自戕其身指日秋成猶不能稍緩須臾以待過此而往何以禦冬苟不圖補救之方恐未免生成之憾管見所及敢敬陳之一曰平糶京師米價踊貴由於商販居奇造作謠言擡高市價偶見偏隅蝻孽遂云四境災荒或謂暘爲旱徵或謂雨爲水兆一唱衆和頃刻騰昂於此而求市價之平

家喻戶曉百呼莫應持之稍急方藉歇業以爲挾制之端古人云萬家之邑千斛在市物價自平故欲惠此貧民無如開官店以糶倉穀也粳稻出自東南本非燕趙土物海運之來有限京倉所積無多除此項不動外請將本年豫東小米及米局所收雜糧現儲京倉者撥給數萬石由順天府五城于京師內外城擇適中之地務得寬廠之區開官糧店遴委廉幹官員董司其事其價較市價減十之二用票用錢悉從民便仍不得買過一斗以杜販賣之端本年春季何嘗不開官糧店而於官民均無裨益者未開之先不查烟戶故也古今救荒之政糶與賑類故平糶須以

辦賑之法行之其微有不同則辦賑必須查口平糶止須
查戶覗其戶之貧而無力者予以官籌籌內載明糶某局
米記其姓名於冊開糶之日一面驗籌一面予糶查戶非
委員胥吏不足以供指使但亦不能盡委諸彼京官紳富
住居既近耳目自真俾其協辦如上年侍郎王茂蔭等辦
理守助約章程可以仿照責其成於八旗都統府尹五城
事亦易集官糧店之寬厰者分男女爲二處儻限於地卽
分兩店蓋持錢糶米其人並非乞丐故當分晰以免喧囂
夫地取其適中則往返易價減其什二則虧折輕稽查有
籌簿則商民之籍不淆出入有分塗則廉恥之道不喪市

價既平而官糧店亦不必盡徹一曰採買京倉米豆大抵兵餉搭放之需撥以平糶散一石於民卽虧一石於倉若不採買憑何彌補不惟此也官店雖開而市價之平與否未可知也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而後下令如流水之源米價所以騰貴商販所以藉口其故可知矣無非謂京中當十大錢七八千文買銀一兩京外每兩只值制錢二三千文卽銀一端出入已多折耗加以道途盤費門關需索轉運至京成本已重斯言亦屬至情而官爲採買則不患此夫部庫所儲者銀而支放各項錢款爲多發部庫之銀採買雜糧卽動平糶之錢支應放款銀不必以錢

易其便一錢足以供支放則寶源寶泉各局鼓鑄之費可省其便二無銀錢折耗而以京外糧價之平劑京內糧價之貴有贏無絀其便三官爲採買則門關譏而不征商販接踵而來其便四若慮部庫之銀難於彌補則捐銅局現收各項俱係交錢究之捐生何嘗不挈銀而至請飭戶部妥爲酌議某項至某項搭交銀一成某項至某項搭交銀二三成當亦捐生所踴躍而以之彌補庫欵不難至經手採買之人應由戶部招徠殷商取具連環保結採買之地宜遠而不宜近宜分散於各處不宜聚集於一隅一曰賙恤周官三物賓興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五族相捄五黨

相賙古人謂爲荒政之本而以散利薄征十二事爲臨時補救之方卽後世漢武帝四年亦有募豪富相假貸之文宋元壽中彭城王義康令蓄積之家留一年儲餘皆糶貨夫羣居萃處緩急相通情也外省府州廳縣偶值災荒大戶往往開倉振貸或有贍其族鄰或惠及於鄉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京師內而八旗外而五城豈無紳耆富戶樂善好施之人所以憚而不爲者其故有二一輦轂之下誰敢以市義自居而且人烟稠密食指數十百萬博施濟衆自古爲難夫捐金出粟力易盡而勢不可常也方今之計莫若八旗都統順天府尹五城御史各就所屬紳富宛轉開

導勸以至誠其有自出鉅貲開設糧店與官店相輔而行
較市價隨時而減此賙恤之上者其獨力未遑而能糾約
同人其平市價者次之其以小米麥豆數石數十石捐助
官糧店者又其次之市價既平分別給予優敘亦所以勸
爲善而厚人心也一曰蓄積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周禮廩人
掌萬民之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民以
食爲天穀與金爭貴故曰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京師轉
漕東南歲數百萬太倉積粟紅腐相因當糧儲充牣之時
未爲圖匱於豐之計暑濕之霉變奸蠹之侵蝕積弊不可

勝言比年粵寇跳梁江淮告警海運未能足額都人遂以乏食爲憂今雖報捷時聞蕩平尅期可待而東南數省民氣難甦與其取給於多寡不可期必之海運不如卽根本之地豫爲蓄積也近畿水利自元明代興代廢我 朝雍正年間設京東京西京南天津營田四局得稻田六千頃有奇今雖河道不修溝渠湮塞計見存地畝不下三四千頃每畝一石歲得稻米可三十萬石上年捐米局所收以之搭放俸餉是其驗也現據直隸督臣奏請興修水利除未修者逐漸疏濬而外請飭下該督臣查明現在稻田若干頃歲收約計若干石刈穫登場卽由官照時給價收買

運送京師毋使貨棄於地又順天府屬二十餘州縣皆在五百里以內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蓋因道里匪遙故以粟米為賦請凡順天所屬地方悉收本色如此則每歲所入已不下數十萬石如南漕足額則此項贏餘出陳入新以為豫備宋蘇軾所謂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天不能災地不能貧四夷盜賊不能困萬世之計者此也抑臣更有請者我

皇上躬行節儉聖德光昭至於海隅莫不欽仰當茲時勢艱難伏願敦崇樸素屏絕嬉娛甘澹泊以化奇袤祛神明以甚純嘏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詩曰綏萬邦屢

豐年鬯洪熙而延景祚胥予
敬天勤民一念基之矣覼縷瀆陳不勝戰栗隕越之至

劾山東巡撫崇恩疏

奏爲定遠失守全淮盡爲賊有北竄堪虞山東形勢衝要撫臣劣迹昭著請　旨另簡賢員並妥籌河淮之間以遏賊鋒而固大局事竊以中原之險曰江曰淮曰河河自上年北徙入海徐沛之間已成平陸賊據安慶金陵長江已爲賊有我所恃者惟淮而已定遠既失全淮又爲賊據上自懷遠下至五河沿淮三百餘里處處可渡西北可以直達宿徐而趨曹兗東北可以直達靈泗睢桃而趨兗沂若順洪湖東下可以直達清淮而趨青沂上下數百里四通入達無非北犯之路粵捻新合其勢方張必爲北竄之謀

河淮之間並無一旅之師所恃山東爲之屛蔽而山東金嘉魚單郯費蘭蒙諸邑幾於無日不爲捻匪蹂躪撫臣崇恩幸其並不攻官據城但於賊退之後捏報勝仗捏報克復以掩其平日泄沓之罪　朝廷日受欺蒙亦以山東爲可恃其實殺掠焚燒之慘久已四方失業萬衆流離而崇恩則依然聲伎雜進賄賂公行屬吏納交于厮僕而廉恥亡府道擢用其私人而黨援固內則巧爲彌縫以揜一人之耳目外則恣其朘削以竭萬姓之脂膏民力既困民怨日深卽在無事之時猶足驅民爲賊一旦粵捻交至以方張之寇脅思亂之民無不從之響應者此時卽切責

崇恩冀其立功晚蓋以保障全齊而壯京師輔車之勢我
皇上亦知其難矣況粵捻合勢北來勝保翁同書隔絕賊
後傳振邦偏在西路不能橫斷南北之衝山東勢如破竹
京師又無宿將精兵畿輔震動可爲寒心本朝官制各直
省承流宣化責成布政使司其督撫等官原以寄將帥之
任今則概謂軍旅未學封疆不靖則請 簡放大臣統帶
重兵以資堵剿此省之兵謂之他省此任之官移之他任
兵則皆客兵也官則皆客官也平日恣睢偃蹇臨利害則
秦越相視而已故臣以爲任將帥不如仍任督撫惟有仰
懇我

皇上俯念藩籬重地脣齒京畿立將崇恩罷斥愼簡明幹
大員往代其任山東安則北路安矣顧此時非於河淮之
間多設馬步預備痛剿待賊既深入乃欲經營山東尤恐
補牢已晚爲今之計惟於洪湖多募水師增置礮船湖流
而上直達五河臨淮使賊不得由鳳陽以下逕渡其懷遠
上下百餘里夾岸皆賊礮船不能上駛水路難防急飭傳
振邦以全軍移紮固鎭靈壁一帶使賊卽渡淮不能長驅
而北一面於淮徐曹兗適中之地調撥馬隊三千名與前
此派往德楞額所帶之一千名合爲一處益以靑州德州
駐防馬隊千名共成五千人派重臣統領在彼駐紮賊竄

何路即由何路截擊計粵逆馬匹無多搶馬雖多不如我之得力即使合力北趨平原之地得此五千馬隊盡力以蹴踏之皆足制其死命再合各路之兵乘勝追剿驅之盡歸淮南然後步步進逼以期收復皖北而我山東得於此時整軍經武察吏安民屏翰既堅本根益固天下安危關鍵盡在於此失此不圖必待羽書四集然後議防議剿臣恐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

請解固始城圍疏

奏為固始危急請飭撫臣星速撥援並飭李孟羣由葉家集進兵與勝保會剿以全心腹而固藩籬事竊以用兵之道有連城數郡得失無所關繫者有一邑彈丸而為全局所必爭者河南與江皖接壤其門戶在東則為歸德在南則為固始萬一固始不守則光州必潰汝甯以南無險可扼勝保飈馳霆奮所向無前正月十八日之戰以親兵百人壓退七股出撲之狂寇雖古名將何以過之而急切不能解圍者則亦有故 臣 以所聞於汴人來自軍前者敬陳之勝保所最得力者川楚之勇自劉倘義營盤失陷全隊

俱困賊中陸續逃出精銳已非昔比新招練勇豪無紀律
李孟羣所派援兵未能用命商城令所帶練會無一到防
粵逆自正月十四日大挫之後句結李兆受龔得張樂行
等如虎添翼其勢方張此兵之不足以相敵也河南山東
協撥勝保之餉爲欵甚鉅假令盡解軍前亦足收士飽馬
騰之效無如分起撥解或月一萬或月二萬寅糧未至而
卯欠已呼朝餔未周而夕炊已缺月下新招之勇并不能
照舊放銀但得兩餐便肎一戰並不能予以果腹又何以
望其捐軀此餉之不足以相持也英桂統轄全豫理應星
夜赴援乃甫報捻匪肅清旋云教匪萌蘖 臣 聞項城縣南

有帶勇武弁圍住村莊搜討糧飯村民疑爲捻匪鬬殺數人此事委一幹員便可曉諭捆送而地方官聲言有教匪數萬豫戒撫臣撫臣避重就輕遂將所帶兵勇全行紮駐沈邱僅撥兵千餘往援固始夫固始英桂之屬邑也方今湖南之保疆湖北之盪寇獨非撫臣乎而乃耗餉糈于虛糜擁精壯以自衛坐視巖城之糜爛幾同局外之翱翔貽國殃民至於此極縣令如張曜者豈可多得儻有蹉跌逆黨快心良將喪氣以爲棄城而逃失守之律雖嚴而開脫之途甚廣誰爲　國家效死不去者乎臣愚以爲英桂即赴固始翻令勝保多所瞻顧惟有請　旨飭其逕回省城

所屬兵勇悉數交於勝保統帶即將省城所以應付英桂者源源接濟勝保李孟羣駐兵麻埠地當六安固始之中若進攻六安必致腹背受敵聞其母現居圍城公誼私情枕戈待旦請飭其由葉家集進兵與勝保合兵一處必能滅此朝食轉危爲安則河南之門戶完即　畿輔之藩籬固矣臣　爲天下大局起見伏乞

聖鑒施行

劾南河總督庚長貪劣請飭袁甲三妥籌大局疏 一

奏爲清淮關繫南北咽喉河臣貪劣不足以資保障請
旨飛飭漕臣控扼全湖妥籌大局以爭要害而固藩籬事
竊以清淮爲東南七省咽喉關繫天下大局其地則運河
貫其中黃河襟其北東南西三面則皆洪湖所匯濱湖州
縣如宿遷之歸仁集桃源之金鎖鎭清河之馬頭鎭天妃
閘等處風檣迅利頃刻可通無論賊竄何方皆將直趨清
淮粵逆捻匪窺伺已久所以尚能支撐者實由盱眙爲之
屏蔽今則盱眙甫經收復灰燼之餘不足資以爲固而勝
保大挫之後軍威甫振與賊相持不能不用全力勢難兼

顧清淮即江南和春大營逼近賊巢任大責重平日所恃張國樑身經百戰先聲奪人現在與賊鏖戰于九洑洲未分勝負　臣　料和春即欲保障清淮多撥兵則恐賊乘其虛少撥兵則疲于奔命與事何裨且和春勝保兩軍一則當賊要衝一則攻賊巢穴若以清淮爲之牽制使其兵力時分時合不能專精并銳必至師老無功故以清淮而待援于和春勝保不若以清淮自守清淮也且河督庚長等數年以來非不勝仗也非不乞優敘也賞花翎者有人加勇號者有人果有一二如其奏報所言亦何至臨事豪無把握無如所保各員目未見賊蹤身未履戰地幸而賊去

則請託至矣苞苴通矣以行賕之多寡定軍功之高下聞其賣保舉也有較見行常例減二成之說所謂領地升科抽釐助餉等項盡爲經手劣員侵吞入己彼蓋以爲南河歲修三百萬原供若輩温飽之用今旣無此鉅欵不能攘奪於君自當尅剝於民上下分肥未嘗眞養一兵眞募一勇而居民商賈敲骨吸髓日不聊生久巳士庶寒心軍民解體及至萬分危急祇知束手延頸以待勝保之軍威復振和春之分兵救援而彼無事也卽使賊竄淸淮棄之而走而戰守非所知也以天下咽喉之地而付諸貪婪惡劣之人 臣以爲淸淮苟有失事不失於賊而失於庚長也當

此之時儻責庚長以整頓則平日錮蔽已深仍不過以其屬員所以欺庚長者欺我

皇上儻令庚長與新任漕督袁甲三同心勠力奮勉圖功則河廳伎倆最工簸弄是非使河漕兩督齟齬不合而彼得從中用事此邵燦所以負氣而去也安能望其與袁甲三相與有成乎 臣再四思維惟有請

旨立將庚長罷斥所有河督篆務卽交袁甲三兼攝其平日朋比爲奸如鍾照李萬傑等罔利冒功劣迹最著俱重治其罪以申軍法而作士氣一切責成袁甲三令其團集水勇控扼全湖防賊偷渡酌調馬步官兵招練就近壯勇衆志成城庶可補

救於萬一否則南北中斷大局瓦解天下事遂不可問矣

心白日齋集卷二

奏議

劾軍營濫保文員疏 丁巳閏五月十四日

竊查英桂勝保奏保節次勦辦捻匪出力員弁紳士兵勇開單請獎一摺其全單所開約計數百餘人賞亦可謂厚矣豫省自捻匪肆擾英桂擁兵不進糜餉鉅萬勝保奉

命剿賊向能勇往然逆首均無弋獲間有擒斬張大其功不次之賞各惟其意之所欲如此次所保文員河南知府洪貞謙候補知縣張席珍候選知縣薛成榮等無非辦理糧臺文案句稽出入繕寫文書一胥吏能了之事而乃與

攻堅陷陣之士同邀優敘其何以服冒矢石蹈鋒鏑者之心乎郎使徵勞足錄洪貞謙以候補知府遇有本省知府缺出補用足矣而必曰先交軍機處記名候補知府遇本省道員缺出請　旨簡放薛成榮以候選知縣免選本班以直隸州知州選用足矣而必曰以直隸州知州分發山西歸候補班前遇缺補用其餘花樣重疊如此類者正復不少大抵軍營章奏本出文案委員之手自擬升階誰甘貶損且洪貞謙張席珍俱係劣迹昭著之員郡守監司寶玷厥職又聞英桂勝保分設糧臺僥倖之徒恃爲淵藪如兩營相距不遠仍應歸併一處　悉裁冗員以節浮費方今

單無見糧安徽是以有藩司被擠撫臣失印之案其奏牘猶多粉飾之詞實則兵勇搶糧臺也古人創殘之衆羅雀掘鼠效死勿去況玆全盛之時偶有匱乏何至譁囂由於平日拊循無術功名歸諸私人支放先儘左右兵勇怨入骨髓一旦乘機搆煽遂洶洶而不受彈壓豫省軍餉亦有懸欠該撫臣等向不能與士卒同其甘苦分明賞罰以收衆心而惟其朝夕親倖之升遷爲亟亟萬一更有安徽之事豈可不爲寒心惟有請　旨嚴飭各路統兵大員力改舊習遇有捷報除將弁兵勇立請優敘外其隨營各文員實非打仗出力者俟大股殄滅方準酌保并以前所請遏

缺簡放及指省補用各項文員概俟該處事竣送部引見
後準其各按所保分別敘用庶名器益昭愼重而軍務不
至遷延

劾河南巡撫英桂疏 十一月十六日

爲撫臣釀寇殃民貽禍鄰省請亟罷斥以安全局事竊河南巡撫英桂剿辦三省捻匪責任不可謂不專屢誤事機而一則留任再則留任受 恩不可謂不厚該撫怯懦無能性兼嫉妬張樂行竄擾歸德裹脅無多該撫株守郡城一籌莫展 明詔切責置若罔聞及袁甲三五戰五捷長驅數百里斬馘數萬直擣雉河集追賊潁郡該撫此時倘與連兵齊進可期一鼓蕩平乃一聞賊蹤折而北向託言陳州喫重即日由亳赴陳雉河集兵勇數千不戰自潰崇安之棄師潛逸皆英桂聞警先逃有以啟之從此調度乖

方事機錯迕每次奏報影射欺瞞垂滅之賊所以稽誅至
今也勝保濟師所向克捷英桂既不能與之首尾復不肎
推以腹心挑選精騎三千託言後應實則迴翔無賊之地
擁衆不前當勝保轉戰阜霍固潁以來英桂每聞虛聲輒
求撥兵其駐驛口橋也打糧馬賊不及十人且距營尚在
二十里以外乃一日六次向勝保告急各營傳爲笑談轉
貽勝保以後顧之憂不能乘勢直進迨勝保追賊東下攻
剿正陽英桂遠駐潁郡去賊將二百里每至緊急求其助
勦支吾搪塞不分一兵而勝保設立糧臺英桂亦設立糧
臺勝保保舉員弁英桂亦保舉員弁若謂不如此不足以

養尊而示威也夫精壯分於自衛則出仗之衆單錢糧耗於虛糜則實用之餉絀雖勝保颷馳霆奮不能滅此朝食則英桂爲之牽制也嗣因南北各軍無日不戰而潁郡馬步安坐無事衆口嘖嘖自請回剿禹密之賊以爲避重就輕脫身之計是時角子山一股衆不滿千使非臬司周士鏜昏愚柔脆日在睡鄉名爲帶兵實未見賊亦不至養成巨患乃周士鏜既畏葸於前英桂復遷延於後當其奉命往剿也周口住五日許州住五日葉縣住七日躑躅中途藉詞調兵添勇而賊之招集遂萬計矣沿途騷擾民不聊生其過西華也軍裝在船陸路要車四百餘兩且必高

脚馬車故意刁難需索如數豫備每兩加給坐車之人錢八千其過許州也隨員大轎三十餘乘車馬人夫不在此數撫臣每日供膳動至百金傔從作威百般淩虐商民歇業市肆一空而統帶重兵距賊終在三百里以外雖見奏報者紅嶺之戰曹集之戰罘䍦溝之戰馬市坪之戰或曰煙燄騰天伏兵大至或曰乘勝追賊連越五山不獨英桂魂夢所未到即其隨帶諸人何嘗目擊不過紙上空談任意裝點不然著名逆首何以百無一獲裕州泌陽之零匪何以遂能竄陝西躪商城武關富水任其出入耶陝西為中原根本四川楚北四境毘連商南一帶山深徑雜易伏

難摎河南毀爲賊巢若蔓延關陝西北遂無完土
聖德如天何忍數省無辜蒼赤陷溺水火之中且　明詔
有云簡用乏人故令英桂暫時留任夫滿漢大臣師師濟
濟何至遂無可以替英桂之員仰窺
聖心特以倚畀有年望其收諸桑榆立功自贖耳披猖至
此斷難振作聞其偃蹇亢傲一似無心高位而　國家强
以重權該撫一日不去則河南一日不安河南一日不安
則關陝不能保其一日無事惟立　予罷斥代以智勇大
臣如小醜不即日蕩平疆圉不立臻安謐請治臣以誣罔
之罪

請 授曾國藩爲 欽差大臣以援湖北疏七月二十二日

竊以湖北武漢二府地踞上游北可以窺關陝南可以脅湖湘東可以擴吳越西可以震巴蜀自古南北用兵皆出死力爭之武漢安則天下安武漢危則天下危所謂搤背搤吭全體俱動也咸豐三年粵賊回竄武漢再失前兵部侍郎曾國藩忠義奮發慷慨誓師簡練鄉兵水陸並進四年重復武漢乘勝東下圍攻九江克復之期在於旦暮乃五年正月賊由北岸上犯避實擊虛督臣楊霈望風奔潰不旋踵而武漢又爲賊有矣非克之易而守之難也黃梅廣濟與國大冶夾江而居省垣肘腋賊蹤蔪黃則武漢危

如纍卵故欲搗金陵必先經營武漢晉人王戎襲武昌胡奮襲夏口而後王濬樓船乃得騁其風利不泊之勢欲固武漢則必完葺蘄黃滿寵西陽之守豫而吳師還陸遜邾城之戍嚴而魏兵退其左驗也楊霈恇怯無能失險不守以致兩郡生靈重罹鋒鏑尙賴羅澤南胡林翼等先後濟師崎嶇數載僅收殘局使當日者督臣見賊不奔北岸力戰不潰區區殘寇非擒則遁曾國藩併力九江出師湖口小孤大雷次第翦滅洪楊渠惡竿首藁街掃除彗孛整理河山欽至靈臺書勛策府乃以懦帥驕兵節節左次遂使天下大局敗壞至今斯時江皖閩粵半爲賊巢遠及滇黔

揭竿四起回疆未聞解嚴海夷又將覬覦孰貽我
皇上以宵旰之憂者則楊霈不能辭其罪也近日逆賊用
其故智窺伺楚北裹脅難民號稱數十萬分擾廣濟黃岡
我軍雖有斬馘而鎮將王國才戰歿黃岡逼近省垣撫臣
胡林翼兵勇數千衆寡不敵然此猶不足慮 臣所慮者督
臣官文又一楊霈也官文爲 欽差大臣於今二年矣徘
徊觀望晏安江沱不聞一矢加遺於賊胡林翼兵力旣單
江路綿遠首尾不能兼顧萬一蹉跌官文委而去之以爲
國家卽奪我官削我籍我仍不失爲楊霈耳而封疆之事
尙堪問乎 臣非喪心病狂何敢歷詆將相惟是蒿目之憤

鬱於肺肝剝膚之災迫於水火知而不言上無以對
聖主下無以謝斯人捐糜此身亦難塞責前侍郎曾國藩
忠勇樸誠久邀
聖鑒前月允其開缺守制曾 諭各路軍營設經派出不
得再行瀆請聞者感激涕零何況國藩用以急難斷不敢
辭墨絰從戎聞諸在昔惟用人而不盡其用與不用同國
藩比在江西趦趄內湖未建尺寸事權不屬而威令不行
也應請 授爲欽差大臣統兵赴援湖北率其舊部以解
震鄰較諸他臣事半功倍然後循江而東與南北諸帥戮
力同心廓淸凶孽自古無必勝之兵必有勝之將我

皇上一進退之間遂爲天下安危之所繫是則中外臣民
翹首跂足同聲請　命者也

請收成命以嚴賞罰疏

本月十五日奉

上諭訥爾經額著以四品京堂候補欽此跪聆之下仰見

我

皇上宥過無大人惟求舊之意夫栽培傾覆大造本無成

心威則雷霆恩則雨露棄瑕錄用所以開愧悔之門收桑

榆之效抑爲候補京堂並無責任矜憐衰老予以頭銜

聖意高深臣下何由窺測惟查咸豐三年八九月間賊由

懷慶竄擾平陽

皇上因山西直隸兩境毘連特命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

經額總統大兵防守要隘臨洺關素稱險塞使其先事豫籌布置周密固守旬餘以待勝保追兵之至前後夾擊聚而殲旃近畿安堵無驚訥爾經額之功銘誌鐘鼎矣而乃棄甲曳兵望風奔潰晉深一帶紛然瓦解城守不施草間偷活狼奔豕突如入無人之境

皇上所及見者奏報情形耳其自正定以東至於獨流連鎮旁及高唐臨淸馮官屯等處千餘里之地村市躪爲邱墟膏髓塗於原野其男婦自經溝瀆其丁壯脅爲纍囚晨號夜哭之聲決胸陷脰之狀暴骨如莽積血成渠忠藎死事之臣如玉衡周憲曾修鑑謝子澄張積功等力戰死綏

裹尸馬革含冤茹憤壯志不伸京師　簡命親王辦理巡
防事宜羽檄星符軍書旁午偵諜之奸搜捕殆無虛日風
聲鶴唳一夕數訛百職離居商賈歇業流離震恐誰實為
之我
皇上天威赫怒將訥爾經額逮交刑部定為斬監候罪名
大小臣工莫不讋栗是以將帥同心軍士用命芟夷禍亂
河北肅清然已勞師三年糜餉鉅萬矣上年
赦諸獄中賞給六品頂戴前往
西陵當差　臣愚以為
聖意當謂訥爾經額乃

先朝舊臣使其瞻橋山之松柏想鼎湖之弓劍當知負國之罪萬死猶輕大法誅心嚴於斧鉞昨自差回得蒙　召見命以四品京堂候補

皇上進退人才乾綱獨運小臣微末何敢妄言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訥爾經額之罪幾於衆棄者天下共聞而共見之矣特未喻其所以復行起用也方今江淮楚豫軍務未清秉鉞之臣星羅棊布所以奮不顧身必欲滅此朝食者固屬篤於忠義亦由我　國家信賞必罰有以畏服其心使聞訥爾經額萬一效尤解體其患何可勝言夫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懲惟

其當也臣不敢謂復用訥爾經額即為刑賞之未當特念
該臣負釁至深獲邀寬典載瞻闕廷得盡餘齒隆天重地
之恩已非該臣生生世世所能報何必錫之鞶帶令其復
列冠裳若再假以事權竊恐復蹈故轍昔
宣宗成皇帝起用琦善因陳慶鏞之言立即收回成命神
聖貽謀炳垂方策
先聖
後聖一道同揆伏願我
皇上紹述心傳收回成命天下萬世咸仰大公

統籌大局請另簡皖撫疏

為統籌軍務大局賊勢趨重安徽請　旨另簡疆臣以期連兵會剿事竊惟賊勢蔓延江西江南湖北諸省安徽實為腰膂之地英六與湖北毘連池太與江西錯壤廬鳳則北襟徐泗徽歙則南走衢嚴巢湖一水直達金陵枕席過師舳艫濟餉自古用兵東南未有不力爭安徽以操全局者也昔人建省安慶與九江金陵相為犄角控扼長江意至深遠自上年徙治廬州已失形勝茲併廬州亦不能守俛得俛失勢如置棊舒桐棄為賊巢黟祁晝若境外此時胡林翼等肅清武漢進逼九江李孟羣長驅英山傅振邦

攻克溧水各路重兵節節前進而安省之賊或由英霍以走湖北牽我上游或由徽歙以擾浙西騷吾腹地我軍分道救援勢必疲於奔命若持堅壁之謀以待游魂之斃則備多而力分師老而餉絀賊有四達之路我無三面之圍雖今日復一城明日克一鎮曾何益於大局哉故臣以爲安省之賊一日不盡則數省之賊未易殲除也撫臣福濟受恩深重豈憚捐縻但其人優於嚴廊絀於行陣人各有能有不能雖君父亦不能相强且屢經挫衄聲威消頓內不足服軍士之心外不足懾逆人之膽株守瀏浦進退失據鬚髮衰白隨從逋散卽使勉强再舉亦難必諸桑榆候

補京堂袁甲三忠勤素著果毅有爲與其子翰林院編修袁保恆身在行間與士卒同甘共苦安省之人家家尸祝之矣見在潁亳與捻匪相持無餉無兵空拳獨奮時勢至此臣不爲袁甲三一人惜而爲安徽惜且不僅爲安徽惜而爲大江左右數十郡版圖數百萬生靈惜也方今軍務籌餉最難袁甲三素得民心如其巡撫安徽必有毀家以供貲脯餼牽之用者其效可覩非臣空言臣譾陋微員何敢與疆臣進退惟人臣之義不知而言爲不知知而不言爲不忠臣既確有見聞何敢自甘緘默如其尙堪采擇即祈見諸施行授袁甲三爲安徽巡撫所有征調官兵統歸

節制該臣感恩圖報必當奮不顧身將見逆氛指日蕩平

宇內共登衽席

兩淮鹽政就場徵課疏附奏

天地自然之利莫大於鹽兩淮鹽課歲入二百餘萬河防兵餉賴以支應近則缺額太多矣皖楚淮泗之間烽煙梗阻運道不通課何由足臣爲之計曰課歸場竈夫官鹽雖有滯引而民無淡食則私鹽行銷如故也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所之則天下皆官鹽天下遂無私鹽唐劉晏爲鹽鐵使於出鹽之鄉收鹽轉鬻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所在儲之商絕鹽貴減價以糶曰常平鹽今者宜仿其法凡兩淮產鹽之所悉仍舊商就各場畫其疆理溝而絕之招徠之販就場征課平其價值毋令商人居奇

多爲邏察以防竈戶私漏行鹽處所官不與聞凡涉冗員悉從裁汰事簡易行所徵必贏於舊額用以支給軍餉則一切捐輸可以停止且私梟俱爲良販大則散剽刼之黨與小則息道途之嗚吠利國利民其效立見惟
皇上裁擇行之謹附奏

請查捐輸積弊停止抽釐疏 五月初七日

竊謂欲資民力必期先得民心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以父母之心爲心而已予與父母非甚不肖必不肎自惜私財坐視父母之窮而不顧官民無異理也軍興以來糜餉數千餘萬正供不給一變而爲捐輸再變而爲抽釐捐輸之法始爲殷富繼則中下之戶亦所不免其尤虐者爲指捐刁紳劣衿倚恃官府謂某可千某可萬以帖請爲符拘以株酉爲逮繫淹滯既久頗多死亾更有鋪捐戶捐畝捐丁捐踵而增之剜肉補瘡勢必肉盡而創亦無補抽釐之弊尤不忍言一石之糧一擔之薪入市則賣戶抽幾文

買戶抽幾文其船裝而車運者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層層剝削虧折已多商民焉得不裹足百物焉得不湧貴乎然則停止一切捐務與民休息我

皇上痌瘝在抱亟願如此而其勢不能惟有飭下各督撫痛除積弊明定新章其辦捐輸也當以印簿爲憑督撫藩司會銜鈐印經發州縣責成印官各路委員悉從裁徹紳士擇其廉幹有爲公正素著者每屬不過一二人就適中地方集殷富於公所開陳大義勉以輸將不可拘入城市致受胥吏窘辱所捐之資分予期限毋令取辦一時致倉卒不能周轉應得獎敘或及身已有官階或子弟無可呈

乞即查明所置田產準其抵銷錢糧註明作抵何年給予執照官紳勸捐勞績咨交軍機處記存俟軍務告竣奏請恩施不得遽邀獎敘一則防名器之濫再則令捐戶見之以爲我出貲而彼受成則其心寒其氣沮矣總之事則責成州縣少一人即少一人之浮銷款則儘解軍營多一錢即多一錢之實用至於抽釐即請停止何則捐輸之與抽釐非兩事也此贏則彼絀宋蘇軾有言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隱而不言五羊之獲指爲勞績臣以爲捐輸抽釐非時並舉何以異此抑臣更有請者民心之向背係乎有司而已江蘇州縣懸缺甚多

一缺出而府委隨之道委隨之司委又隨之有數月而三易牧令者矣此等非由佐雜保舉卽以捐納得官當其謀此委署之時難保無鑽營賄賂一旦銅符在握勢將取償於民故有置獄訟於不理聽盜賊之公行而惟捐是務者氓雖蚩蚩豈肎以祖父膏血之財飽墨吏之谿壑乎請飭下各督撫慎選乃僚務擇循聲素著輿情愛戴者久於其任其貪鄙不職者立予罷斥按季咨報部科某缺實任某人某缺署任某人注明在任時日以便稽查不許無故更易視同傳舍庶幾興利除害官民一心不獨捐務易集而吏治蒸蒸日上矣

劾滇督吳振棫專意主撫疏十一月二十三日

從來用兵之道不外勦撫二端撫乃施之於盜賊嘯聚山林依恃險阻得一威望重臣為彼中所深信者單車曉諭弃械投誠如佽湛之於徐異卿郭伋之於趙宏召吳史策所昔不一而足至於戕害官吏竊據城池蘊蓄異謀甘為逆黨則雖天地之大有所不容堯舜之仁不能曲貸即使蜂屯蟻聚醜類實繁概予駢誅實傷大德亦必極吾兵力殲厥渠魁使其悔懼之念出於至誠庶幾反側之謀不至再起如其萬無可撫而必撫且并未一勦而專意於撫況撫之一誤再誤而猶隱忍遷就以冀其萬一受撫則吳振

械曲靖所奏　虛其功之必不成而貽禍之甚烈也滇回流毒徧於一　迤焚燒之酷殺戮之慘中外共見共聞無待臣言其罪狀之最大者則攻陷大理之後立偽國名設偽官職將我迤西道林廷禧參將懷唐阿知縣毛玉成割取首級懸挂四門逆回勒日報復漢民與官無涉此數臣者官乎民乎此而可撫孰不可撫果眞可撫則恆春不必輕生舒興阿不必乞病矣潘鐸汪之旭崔紹中皆以撫回誤恆春舒興阿者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恆春諸人主撫之弊敗壞至此矣振械不思變計依然惟撫是議此　臣之愚所萬不解也使其退出大理縛獻凶渠盡解省圍如

此而已就撫猶可言也今則據者自據圍者自圍僅據控告之詞信爲投誠之漸抑或就此事機散彼黨與亦未爲失計安有未進省城一步未見黃琮竇垿一人且並不稍待張亮基與之會議一言遽以沿途察訪之情形爲逆回飛章請命乎此時黃琮竇垿既已逮問滇省團練彫弊可知萬一逆回抗不受撫欲用兵而兵無可用欲籌餉而餉無可籌吳振棫孤立萬里之外不知其何所藉手以謝滇人何所措詞以報

聖主夫逆回狡詐反覆萬端就令詭詞受撫哉此撫而彼叛或旋撫而旋叛或既撫之後仇殺太甚漢民激而生叛

將來之憂正未有艾目前之計斷不可行故爲　國勢計必先剿後撫而後威可伸爲滇省計必先剿後撫而後爭可弭即爲回民計亦必先剿後撫除莠而後良可以安伏讀　明詔有曰辦理不善之大員交吳振棫查明參奏是則桑春榮諸人皆有應得之咎

皇上既命張亮基幫辦剿匪事務可否即授爲雲南巡撫該臣素得滇人之心回漢皆知畏服萬一吳振棫蹉跌於前則張亮基猶可補救於後臣爲天下大局起見伏祈

聖鑒

劾河督庚長失律請改河營爲操防疏

竊以清江浦爲南北衝途七省車航往來輻湊自江淮盜起屢奉 諭旨責成漕河兩督經營防剿數載以來淮揚徐海捐輸釐金招領灘地各項何下數百餘萬該督等率以養勇爲詞銷糜淨盡每有警報不問眞否接仗而賊退之後奏請優獎花翎勇號累牘連篇我

皇上何嘗不灼見其欺所以優容而奬拔之者原冀其激發天良保全疆圉乃本年正月傳振邦甫報捻匪出巢竄擾邳宿邊境而清江浦已於二月初一日失守據河督庚長報稱屢獲勝仗因賊自後路包抄衆寡不敵是以退守

灌城其實此股捻匪並無火器當其初撲順清河也適值庚長聯英演戲請客各官皆在歌舞之場驚聞賊至倉卒出兵幸而槍礮一轟賊已卻走而庚長乃於是夜擕眷潛逃各官踵於其後本地奸民乘機縱火捻匪因而竄踞此則庚長之開門揖盜而非眾寡不敵之所致也

皇上以天下咽喉重地付諸庚長庚長傳舍視之現雖賊飽遠颺清江收復甫經兵燹固守愈難封豕長蛇眈眈四境使其再至久踞爲巢南北情形遂將中斷且使和春袁甲三兩軍往來援應奔命無常失誤事機尤爲可惜夫庚長不能綢繆牖戶於未破之先豈能固守藩籬於已殘之

後查南河河督原爲治河而設自黃河改道以來下游已成平陸無工可脩卽濱臨淮運各廳亦以河運未復牐壩隄身久不葺治此則南河大小文員皆可裁徹以省經費也我

皇上因地當孔道賊所必趨必設重兵方資扼守故河員悉仍其舊每歲撥發實銀二十萬兩鈔票亦數十萬原欲以治河之人爲防賊之用無如該河臣等喪心已久積習難除以爲我河員也安知軍旅且此戔戔者不及每年三百萬之一不足饜其所欲所以無事則冒功邀賞有事則聞警先逃卽使另簡大臣往代其任錮蔽把持終所不免

惟有請　旨將南河河督及黃河各廳悉行裁徹僅於清水酌留數缺以司湖運啟閉其河標官兵本屬操防者無論矣即循防各營自遊擊以下官數百員兵數千人一律改歸操防汰其老弱加以訓練即以近年歲撥之銀爲之餉糈簡任文武大員專司統帶於邳宿扼要地方分紮南北兩營以爲門戶不獨清江安堵並可經營蒙亳規取天來壯兗豫之聲援控滁揚之形勝一俟軍務蕩平河流東注再酌量改歸舊制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聖訓施行

請飭南北各應援圖皖楚師疏

竊聞用兵之道去而不再來者時失而不再得者機軍興以來徵調半天下糜餉數千萬間有斬馘卒未能埽穴擒渠則以屢後時而數失機也曾國藩初復武漢順流東下此時有滅賊之機而失之於九江之蹉跌李續賓簡銳東征直趨廬鳳此時有滅賊之機而失之於三河之敗亾議者遂歸咎於國藩之頓兵續賓之冒險此皆昧於時機之說也夫魏師襲鄧而藍田解甲田忌走梁而龐涓隕身批亢擣虛形格勢禁用兵之要萬不失一假令國藩續賓出師之日豫軍出信陽以窺蘄黃皖軍逼廬六以收舒桐徵

盦之兵道宜歙以規池太瓜鎭之衆湖滁來以扼巢淝諸
道並進四面合圍一鼓蕩平何勞再舉計不出此一軍奮
迅而諸軍邅迴一將入於窞中而諸將觀於壁上功敗垂
成賊熖復熾事機坐失埽蕩無期干城之材灰身而致命
巾幗之帥擁衆而全軀尤令忠義寒心豪傑解體夫據上
游之勢而可以力征經營天下者莫如兩湖　國家深仁
厚澤淪肌浹髓兩湖之士匹身破家蹈鋒刃而不恤自李
續賓戰歿以後兩湖爲之奪氣賴曾國藩等扶掖死傷蓄
養精銳經年累月乃復大舉仰藉　威靈天心厭亂所向
克捷萬無意外之虞惟逆渠陳玉成張樂行等率領太股

悍賊號稱十餘萬衆齊往潛山太湖抗拒曾國藩等衆寡之數什倍於我一有疏虞爲賊所覆不獨國藩等智窮力竭難期復振且全楚震動河洛騷然天下安危關繫重大兵法有云攻其所必救又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此時鳳廬六合賊勢必單請飭袁甲三張國樑等尅期進取擣其巢穴逼令反顧則曾國藩等躡之於後袁甲三等扼之於前首尾夾攻盡殺乃止或 命兩營各簡鋭師三千人統以健將間道疾行出其不意以爲楚軍聲援亦足褫其狂魄
詔書所至曾國藩等益當感激涕零萬死不顧袁甲三等亦知

聖意所在不敢如前此統兵各員秦越相視此則釜魚檻獸之形成而拉朽摧枯之勢舉矣夫鍾鄧並駕而蜀亾賀韓齊驅而陳破信越殷賈之師來而垓下困愬武古通之圍合而淮蔡平時不再來機不可失是在 臨之以日月震之以雷霆化其私見褊衷勗以同心戮力削平大難共迓洪休中外臣民萬世利賴

劾兩江總督何桂清請　授曾國藩爲　欽差大臣

總督疏

竊自杭城收復賊未大創乃由長興至建平奪東壩入我腹地陷溧陽後即犯宜興因兵民守禦不得逞長驅至武進之楊笠埠其時官兵未到賴觀村豐義等處鄉團齊心殺賊生擒長髮老賊十餘名俘送常州正法賊勢稍挫去撲金壇先已有備賊衆失利回陷溧水由茅山取路一日而至句容占據城邑攻逼大營拒守十有餘日閏三月十五日金陵老賊窺我空虛約會溧水句容之賊四面沖擊驅難民于長濠邊極力擠下頃刻塡滿賊從人屍踐踏而

過大營立腳不住半夜而潰和春單騎走鎮江猶幸張國樑所部未散整齊隊伍親身斷後一切軍裝器械委之於賊退至丹陽招集潰散兵尚數萬賊氛逼近張國樑撫戢瘡痍親身搏戰方被賊圍和春許乃釗已脫身逃常州何桂清鬪和春進城遂連夜遁回蘇郡望風奔潰不復以誓守為心是其意中尚有　國法耶謹將和春何桂清欺君殃民罪狀敢為我

皇上痛哭陳之夫和春有可殺之罪二何桂清有可殺之罪三郎我

皇上以天地好生為心亦不能為此二人曲宥也兵貴拙

速不貴巧遲和春統兵數年不能克期進取曠日持久師老無功糜餉至數千百萬徒以供督肅醉飽之用無事則偃蹇驕矜有事則蒼黃逃遁此番失事所藉口者不過曰分兵援浙耳試問此數年中刻刻分兵援浙耶此和春可殺之罪一也張國樑身經百戰江左恃爲長城和春平日心忌其功諸事掣肘此刻事機危急張國樑血戰被圍和春即當捐棄宿嫌帶兵往救否則登陴固守聯絡聲威乃一矢未加而棄師獨走此則有心陷國樑於死而不顧封疆之糜爛者和春可殺之罪二也賊之犯常州也闔郡紳民詣督轅請兵出隊民團自願助剿維時有浙江巡撫威

武振軍一千人在常督臣令曰威武振軍上城守禦不准
出隊其實楊笠埠各處髮逆不多盡係土匪乘機混殺但
得兵勇火器鄉兵足以集事鄉民望兵如歲豫備數千人
酒食久不見到賊至因糧團練被殺不下數萬督臣遂吞
口至泰州乃撥威武振軍三百名護衛　國家勁旅不以
拯民而以自衛不以殺賊而以保家此何桂清可殺之罪
一也賊圍大營在閏月初一二日維時救浙之師張玉良
熊天喜等精兵猛將悉數到常實有六七千人儻即調練
精銳由賊撲句容之路星夜尾追與大營前後夾擊必可
克復句容盡殲醜類大營無事則常州亦安堵矣乃何桂

清將調回之兵分布各路無賊之處大營傳令調取何桂清斥其差弁張玉良等力請往援何桂清執意不允坐觀其敗以誤封疆此何桂清可殺之罪二也夫常州蘇郡之藩籬也兵將雲集當和春退至丹陽何桂清即當激勵兵勇撫諭民團籌辦軍火糧餉接濟和春一面躬自出次定萬姓之心作三軍之氣豈有一聞丹陽失事倉猝潛逃不與和春等一見而以保守省城之言欺我

皇上省城責歸巡撫無用督臣且令常州不保省城豈能獨全推何桂清之心亦知此次大營之潰由於彼之坐視故不與和春等相見膽大昧良至此已極此則何桂清可

殺之罪三也軍興十年未有敗壞如今歲者揆厥由來清江陷而庚長走丹陽失而和春何桂清亦走再不治以軍法則何城不可陷亦何人不可走潰敗決裂伊於胡底惟有速震 天威重治其罪一面飛調曾國藩統領全軍星夜赴援卽以和春何桂清之任授之近日外廷建議每及將帥必曰曾胡 臣非敢隨聲附和惟念和春何桂清旣難望以桑榆晚蓋之功而代此任者非本部有兵不足補創殘之闕非地居較近不足踐星火之期事關重大仍請斷

自

聖裁臣爲東南大局起見是否有當伏祈

聖鑒

新設淮揚鎭愼選良將練兵疏

竊以小醜跳梁蔓延數省貽

廟堂宵旰之憂陷生靈水火之內此非兵不足之故也兵足而不練之故也故遂藉資於勇勇又不足故還而藉資於民夫勇之不可離兵無論矣卽使各省民團練有成效

臣以爲亦非有兵以先後之不可也何則團練之事推行須有次第使甫經創始而賊已掩至則前功盡棄此不可無兵以衞團也及堡寨既築足資守禦而賊或挾其全力四面圍攻堡寨終非城池可比設使破陷則屠殺之禍慘於未團一團破而衆團解體賊去之後更欲收合餘燼勸

以再團雖蘇張隨陸亦無說以動之矣此不可無兵以救團也自古立國必使本末相制輕重相權使其末重而本輕何能久安而長治今日因賊之强故患民之弱而教之團民既强矣其中良莠不一或抗租而逋賦或結黨而尋仇變故日萌俱非空文所能諭禁則尤不可無兵以鎮懾夫團也幸而師徒克捷禍患削平征調之兵散而歸伍所練各團繳還槍械而遺孽未淨妄指某團是其怨敵聲言報復漸肆披猖則又不可無兵以保護夫團也故團不可以離兵而兵不可以不練夫行伍廢弛既久雖欲練而沙汰無從營汛創制方新苟能選而精强已著側聞　廷議

裁撤河員改設淮揚鎮所有河工兵弁俱歸陸路操防其地南北之衝袤延將及千里該鎮營伍之額牽算幾近萬人而且廟灣佃湖足資水戰河灘葦蕩可備屯田使其將領得人選練有法則北可以屏兗豫南可以控滁揚近可以收剿賊之功遠可以儲善後之效百世之利千載一時所慮該鎮總兵材不勝任則淮揚鎮之設未見得力也夫淮揚鎮之練兵有五難有三便有四利爲向來營制選兵先小後大千把都守閱看合式而後冊送參遊提鎮故專閫之員事甚遂也淮揚所屬武弁本係修防戰陣非其長技安知選兵故他營僅止選兵而淮揚鎮則先選選兵之

官偏裨有人主將乃能出號施令其難一國家提鎮同營某處駐以某官某官管兵多少星羅棋布若網在綱淮揚鎮汛地北至山東河南南至瓜洲江口其中何爲門戶何爲藩籬兵少則單兵多則擾從前河工舊制二十餘營條隄而居今既改爲操防不得仍前散漫故淮揚鎮不僅選兵尤須選屯兵之地川原險易臆度無憑其難二人情狃於結習雖聖賢不能强之立變河工習爲欺罔由來久矣近因堵禦賊氛令兵募勇非無故也兵有檔冊可查多寡不能揑報勇無丁口可計出入任其冒銷假令此次練兵仍是從前粉飾塘汛半屬空虛差操臨時應募錮蔽既衆

發覺無由其難三至於槍礮刀矛衣甲鍋帳本無舊存之件安免打造之煩監製非人弊端百出語云兵不銛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使至施用之時始悟器械之劣亦已晚矣其難四兵民雜處易啓爭端鎮標駐紮清江其地甫經兵燹使立法之初不能堅明約束則人人存一畏兵之心即人人遂無復業之念不獨哀鴻散雁轉徙可傷而市井爲墟營制何能孤立其難五知此五難可言三便河務操防雖云異制而其爲兵一也按簿而稽其人具在祇須汰其老弱不必另事招徠其便在人者一與餉十萬日費千金度支告匱之時籌款正非易事淮揚鎮之餉

原係南河應領經費從前未經裁徹何嘗不請歲脩此時國家練有用之兵而不費另籌之餉其便在餉者二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猝然募以遠征必致折肢斷臂淮揚鎮兵皆土著出門咫尺已是疆場目習旌旗耳習鉦鼓驅以出戰罷即歸家其便在地者三及至訓練既精則其功效尤著豐沛之師進圖蒙亳淮海之衆俯控江湖傅振邦李念珠之兵可以漸減則省征調之利也出高寶之西則埽天來而窺滿六道通泰之衆則襲江靖以震蘇常彼備多而力分我遠攻而近取則圖規復之利也果其戰守兼資烽煙稍息河湖一帶本有營田但使清理得人不至與民相

擾假以耔種發之耕耘收穫既豐餉糈可節則興屯之利也剿賊已來征調幾徧天下一旦事竣放兵歸伍召募之勇遣散爲難或有變出非常受禍必在淮泗得此重鎮足懾狼心則善後之利也 臣 深計熟籌淮揚鎮總兵關係重大請

旨飭下欽差大臣袁甲三署兩江總督曾國藩令其各舉所知奏請簡放庶智勇足期勝任而訓練得以有成 臣 非謂舍此兩軍之外別無將才緣袁甲三駐紮鳳陽清淮是其後路曾國藩統兵東下必得江北與之犄角方能由徽甯前進圖復蘇常故淮揚鎮總兵必由該二臣奏保不惟材勇深知抑且聲勢聯絡其功效尤非淺鮮也

薦湖南舉人左宗棠疏

竊以楚南一軍立功本省援應江西湖北廣西貴州戰勝攻取所向克捷諸將得力楚軍之得力由於駱秉章之調度有方實由於左宗棠之運籌決勝此天下所共見而久在我

皇上聖明洞鑒之中左宗棠之為人負性剛直嫉惡如仇該省不肖之員不遂其私銜之次骨謠諑沸騰思有以中之久矣近聞湖廣總督官文惑於浮言不免有引繩批根之處左宗棠潔身引退駱秉章勢難堅留夫宗棠在籍一舉人耳去就似無足輕重而於楚南事勢關係甚大有不

得不爲　國家惜此才者上年石達開回竄該省號稱數十萬衆撫臣駱秉章因本省之餉用本省之兵不動聲色肅清四境不世之功成於數月蓋其時帶兵諸將如李續宜蕭起江等皆與宗棠同省之人孰長於攻孰長於守孰可將多將少宗棠燭照數計而諸將亦知宗棠之賢樂與共事且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險易尤所講求瞭如指掌故賊雖縱橫數千里實在宗棠規畫之中設使他人處此將有潰敗決裂不堪收拾者矣是則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卽湖南不可一日無宗棠也今年賊勢披猖兩湖尤所必欲甘心之地不可不深計而豫籌合無仰懇　天恩勅下

駱秉章傳諭左宗棠仍舊進署贊襄軍務毋爲羣議所撓庶於楚南及左右鄰省均有裨益臣與左宗棠向無認識因爲軍務人才起見冒昧瀆陳伏祈

聖鑒

心白日齋集卷三

雜著

周南召南解

桃源尹耕雲杏農著

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鄭氏康成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爲周公召公采地施先王之敎於己所職之國武王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敎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夫周召皆地也召又周內之別名也南定化之自北而南也

謂二南之詩繫以周召可謂二南得二公之教而後有詩則不可謂周南王者之風而得聖人之化召南諸侯之風而得賢人之化則尤不可何則二南之詩作於文王后妃之日而非作於二公分陝之年也殷王帝乙以九命命王季作牧於西賜圭瓚秬鬯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化行江漢之間是詩所謂二南者皆殷士也紂爲天子猜忍很疾於上飛廉惡來讒搆交訟於下文王安敢擅分其地以與二公乎或者謂文王受命稱王於是分陝不知武王未得天下但曰文考曷嘗王哉且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淺深者尤非通論也周南召南皆陳文王太姒風化

之效難以優劣烏見其爲聖人爲賢人乎假使畢望散宜生輩宣德一方則其化又將何如哉先儒但見孔子論文王三分有二故信分陜之說而不疑不知孔子所謂有二者謂人心非版圖也予謂二南之繫當在二公分陜之後分陜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傳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南召南之爲義如是也然則一言蔽之曰周南召南文王后妃德教之所化而已矣

時務策一

我朝定鼎中原廣西最後下方順治四年二月丁魁楚之棄桂王也桂王將依何騰蛟於湖南瞿式耜陳桂林形勢固留不聽式耜自請留守乘我總兵李成棟回兵東救遣焦連陳邦傅破陽朔平樂下潯梧迎其主還桂林七年九月我軍薄全州明諸將退守溶江旋棄而走桂林趙印選倡眾潰遁十一月孔有德入桂林執督師瞿式耜等八年李定國乘間襲桂林廣西復陷十一年春我廣西守將線國安等得尚可喜舟師以定潯梧乘定國與湖南大兵相持盡復平樂桂林廣西略定康熙十二年三藩叛十三年

廣西將軍孫延齡以桂林應賊十六年反正十七年桂林又為吳世悰馬寶所陷十八年賊復圍馬雄之子承蔭於南甯至莽依圖倍道往援吳世悰負傷而遁南甯圍解廣西盡復由是觀之廣西之困於兵燹久矣夫開國之初師武臣力瞿式耜以蕞爾抗拒天兵李定國吳世悰等相繼背叛豺牙虺毒越兩聖人而後定國家二百餘年聖聖相承休養生息瀸災洗痏向之嶮巇罙阻稱逋逃淵藪者率皆蕩平正直文武大吏整綱飭紀以為郡縣表率興賢育才野處而不匿其秀令行禁止兵可百年不用也不幸有壄者蝨於其間大吏既不能自縮而不敢問又謂邊地不

可久居亟亟爲適彼樂國之計則屬吏愈肆其貪鯨吞蠶食箠楚狼籍於是民始忍以骨肉仰賴之身棄之於盜賊黠者爲之倡聚眾拜盟燒香結會一二廉能之吏捕其渠魁請寘重典而大府則體天地好生之德以宥之毆虎豹於山林縱蛟鱷於江海而覬倖其禍發之不及於我身如是十餘年而廣西遂無地不賊無賊不横矣夫今之廣西與開國之時異也天命維新人心未靖川陝楚粵之間非武庚紀敘之頑民即張角流亡之餘黨故瞿式耜之據桂林也乘陳邦彥張家玉陳子壯之兵起也李定國之襲桂林也以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之氛熾也吳世倧之陷桂

林也以祖澤淸尙之信金光祖之從逆也當其時懿親秉鉞禁旅專征援東失西鞭長莫及故廣西一隅擾亂二十餘年之久非其眞有丸泥之封天塹之險也今之倡亂者非有由榔之位號可以感人心也非有瞿式耜李定國吳世倧馬寶之同惡相濟也湖南廣東又皆有重兵鎭壓非可乘虛而動伺釁而起也天威所臨以碬投卵犁庭埽穴旦暮可期然而老師糜餉曠日持久天子宵旰焦勞百姓肝腦塗地豈亂之易而定之難歟抑其山峻水惡民俗嗜殺樂鬭有以致之歟夫火之爲害也曲突徙薪上策也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捐具綆缶中策也窮奔盡氣濡手足燎

毛髮以赴之下策也出乎上策火可不作出乎中策燒可不延出乎下策焦頭爛額旣出乎下策矣萬一蹉跌則燎原之勢成而撲滅之功晚矣可不愼哉

咸豐辛亥

時務策二

自古用兵必審乎敵所必出之路唐黃巢之亂初入廣南高駢請守桂梧昭永四州不聽而巢果從桂州浮湘水歷衡永抵潭州蒙古之取宋也兀良哈台由賓州象州踰山嶺而北破沅辰戰於潭州城下明永歷之據桂林也何騰蛟自全州遣焦連胡一清張光璧等陷永州使王進陷寶慶馬進忠陷常德堵胤錫取衡州進圍長沙使非徐勇晝夜拒戰則長沙危矣昔人言用粵東不如用粵西爲其所出之途易而湖南之險與我共之也故吳三桂之反也陷沅州陷常德陷長沙衡州岳州澧州朝命安親王岳樂以

湖南一隅四方羣寇所覬望今荆州兵未能渡江岳州城堅難驟進宜由袁州直取長沙長沙一破賊勢瓦解荆州大兵卽可乘勢進攻煌煌廟謨指掌萬里故雖以梟獍之全力而不能得志於永興咆哮跳梁老死湖南之境則以順承郡王勒爾錦方守荆州安親王岳樂方駐江西松滋之足一搖而安親王已由醴陵萍鄉攻長沙矣水師已截常德之道斷長沙衡州之援取岳州矣蓋湖南一省長沙界江西宜春岳州界湖北通城監利澧州界湖北公安衡州界江西永甯辰州界貴州鎮遠永州界廣西全州富川靖州界貴州永從廣西融縣郴州界江西龍泉廣東孔源

永順界四川酉陽六省之所毘連也自古善用兵者當以天下算一隅不當以一隅忘天下粵賊初起大將南征是時當以一軍剿廣西一軍守湘南如剿廣西之兵或有挫衄則以湖南之兵援之援兵入粵之路卽可斷粵賊竄楚之途計不出此金田之師一散賊遂由全而入楚省城之圍急而遠近大兵皆聚於長沙吾不慮長沙之圍不解正慮圍解之日江西之九江湖北之荆襄爲可憂也智者見危於無形域於咫尺而與揆千里其不以所言爲河漢也鮮矣　咸豐壬子

時務策三

四月二十一日粵賊分股擾滁州三十日李嘉端奏鳳陽失守先是十六日琦善奏賊至六合又浦口地方有賊船數十隻浦口在江浦縣東二十五里志所謂浦子口城是也六合西至滁州一百二十里江浦縣西北至滁州五十里滁州西北至鳳陽府二百二十里賊起浦口六合綜其道里遠近蓋不下三百里云十五日之間失陷二城賊氛雖惡防不少疏歟鳳陽西連汝潁東通楚泗建業之肩背中原之腰膂春秋時吳人觀兵淮上遂能爭長中原自秦以後東南多故起於淮泗間者往往為天下雄南北朝鍾

離常爲重鎭豈非以據淮之中形勢便利襟帶山水戰守足資乎宋紹興六年劉豫寇淮西朝議棄淮保江張浚曰淮南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則長江之險與敵共有江南未可保也又曰淮東宜於盱眙屯駐以扼淸河上流淮西宜於濠壽屯駐以扼渦潁運道眞氏曰有濠梁之遮蔽則敵不得走歷陽蓋以鍾離天險控扼長淮當日保固江沱誠不可以資敵今日規復江表又豈可以假賊乎兵法云在我爲要在彼爲害此其說也賊自滁州擾鳳陽淸流關形勢深阻周顯德三年敗南唐兵於正陽皇甫暉姚鳳等自定遠退屯淸流關趙匡

爲襲之暉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匡胤引兵出山後暉
等大驚走入滁州我師自鳳援滁正宋祖北來之路烏合
之賊詎皇甫暉姚鳳比耶當時我東三省勁旅及各路徵
調之兵方圍揚州揚距滁東西纔二百數十里耳簡選精
騎晝夜兼行尾躡其後賊必狼顧其大股方被圍於江甯
鎮江揚州水師足以牽制其勢賊之援滁鳳者不過數千
益以陸遐齡之子衆亦不能過萬何以長驅直入如行無
人之境也兵法云善用兵者如率然擊首則尾應擊尾則
首應擊身則首尾俱應遠近二三百里之內不能呼吸一
氣亦安見其爲率然乎淮南子曰近靜則圓專一則威分

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十人同心則得十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荀卿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夫功成於獨斷政敗於多門太阿利器也十手操之不能截豪毛飛黃良驥也十夫御之不能及跛鼈晉六卿之所以敗於邲唐九節度之所以潰於鄴也抑又有慮者淮水自鳳陽府北又東北經臨淮縣北又東北經五河縣南又東經泗州城南盱眙縣北匯於洪澤諸湖高家堰一綫長隄捍衛下游諸郡縣賊踞鳳陽則長淮之險與吾共之使決高家堰則淮揚數百萬生靈將爲魚鼈而揚州一帶大營遂與河北官兵

聲勢阻絕徐宿諸州不得不棄之於賊其爲患豈淺鮮矣

咸豐癸丑

胥吏論

例案者朝與野之所共守以爲法而顧謂胥吏藉以爲藏身之固何也蓋例者一成之法永遠可以奉行案者一時之事輕重可以出入也故殺人一也而謀故分處分一也而公私別一部而彼此兩歧一司而前後兼異苞苴既入則援案以準之而不能指爲瞻徇要求不遂則援案以駁之而不得目爲挑剔人命至重也枉殺無辜而天下不敢怨則其所援殺之之案無可原也夫各部率由舊章均有則例又每屆五年例得纂修一次何患無成憲之可循而必惟此歷年之舊牘競競焉而弗敢失墜乎愚以爲欲淸

弊源先銷陳案其業已通行纂入則例皆自當永著爲令其未經纂入則例之案則由六部堂官揀派精曉例意之司員逐條刪定某案與例相符某案與例不符某案與簡引之例相符而與今例不符某案與見行之例相符而與成例不符或例屬兩行折衷以求一是或例需比擬旁通以定指歸證誤訂譌芟繁薙複如方圓之以規矩若平直之眡準繩期於共見而共聞不任畸輕而畸重則事例簡而易明胥吏之權輕而易制矣至於奉法者吏察吏者官尚書侍郎位尊而任重去胥吏較遠其朝夕相見得以考其勤惰而辨其良莠者則郎中員外等官最爲切近自仕

宦之途雜人皆以官爲傳舍觀政未久而已引領於京察覬覦於保送惟恐其不速化其久於是官者或又闒冗無能其權由於祿輕而俸不足以養其廉也存一儳然不終日之心則於公事安望其講明而切究無怪乎吏曰可則可吏曰否則否擾攘於簿書期會之中而何嘗自治一事哉則察吏必習事習事必久任久任必加俸凡掌印主稿之司官其俸必增俾足食用其俸滿而稱職之主事食員外郎郎中之俸俸滿而稱職之員外郎郎中加一員外郎郎中之俸倘書侍郎缺出儘本部資俸最深曾經京察記名內用之司官開列在前則堂司各官之於部務不啻一

身一家之事其視胥吏不異於數世服勞之臧獲而猶患其骫法也有是理哉

團防簡明章程

一聯保衛　照十家門牌之法十家爲一牌立牌首十牌立一牌長家出一人而書姓名於牌無事藏牌長家有事牌長執之先行牌內之人從焉夜以鐙籠代之一面書某團第幾牌一面書牌首姓名計若干牌爲一團設團長一人團副二人團立一方旗旗書團內牌長姓名藏團長家有事執以前行團內之人從焉夜亦以鐙籠代之一面書牌長姓名一面書某段第幾團團內之人懸號布一方書某段某團某團副一司鑼一司鼓有事報以急鑼團內之人齊赴團長家聽候調遣聞鼓聲則

行鼓急則急行事畢聞兩聲鑼各止視團長旗還各依牌次而還團與團遇則以團之名次爲先後凡救火捕賊踴躍上前者團長報明團防處犒以羊酒誤者公議致罰器械除火器不得擅用餘聽自置或有力之家捐辦加用本團圖記如敢持以私鬬傷人者加等治罪

一警守備　京師二百年來人不知兵歌舞承平豈非盛事然備亦何可不豫今既已立團各按街道衚衕勸設民更視地段之長短爲更夫之多寡巡邏街巷更夫務須來歷分明取具鋪保而歸其冊結於官一切梆鑼工食窩鋪均由團內之人捐辦首事登記於簿按季榜諸

通衢以信衆心柵闌毀廢恆多苦非民力能舉擬由本城飭令該司坊官查明向歸何處經管再爲辦理

一勸水會　咸豐三年天津城守之功全仗水會上年中西俞子安戶部踵而行之合大李紗帽等八條衚衕爲同善水局設立激桶撓鉤等件並於各鋪戶勸捐長久月資立法甚善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患在無人激勵之耳且水會以激桶爲大宗誠恐捐置爲難本城查得琉璃廠呂祖祠有兩架延壽寺街羊肉衚衕一架大耳衚衕一架已派正揮張吏目劉問明何人所置勸令公舉首事按內坊八鋪地面每兩鋪管一架仿同善局條款

設立公所凡兩鋪之人出貲出力願者紀其姓名於簿
修置器具申明罰約遇有火燭盜賊齊會如齊團之法
同心救捕外坊五鋪亦卽照此辦理乃於團練之中別
立此會以儲丁壯而明步伐識者鑒我苦心

一嚴稽查　京師煙戶五城按照保甲章程按季編查給
予門牌至今懸者何人依樣胡蘆可勝浩歎今旣奉
旨責成各段官紳無論見任候補候選舉貢生監經商
鋪戶務期出肩斯事我輩自高曾祖父以來孰非
列聖暨我
皇上之所涵濡教育乎且此事藉資羣力並非獨任其難

即園內所捐辦者止於民更水會等事至於用款稍鉅
即由園防處籌畫斷不强人以毀家諸君思之京師小
小草竊事主所失幾何何如各出資力以期夜無厖吠
凡規條所載均望實力舉行並約按三八之期逐戶挨
查以至空房廢廟如有形迹可疑即諸不法之事立刻
拏送園防處或力有未逮患其日後報復即至本城寓
所告知立予查緝決不株連規模既定本城督率員役
逐夜巡查如責人於勞而處已於逸上天鑒臨必有殃
禍以上各條均就管見所及尚多未備仍望高明賜教
以匡不逮凡立法總祈施諸有事之時不嫌單弱施諸

無事之時不涉張皇區區寸心同人共諒

陶山守城記

咸豐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粵寇陷穀陽三月初一日陷冠縣次日黎明掠清水鎮窺館陶距城七里館陶之人洶焉存城兵數十益以勇乃三百人管河主簿葛君紹英誓於眾曰走則必死曷若守以冀萬一乎音容慷慨泣數行下眾皆泣曰唯命揭竿裂裳須臾而守備具焉賊偵有備由他道去初三日焚李官莊初四日攻臨清臨清高墉深溝諸大帥兵四集城中食充牣十七日陷矣館陶彈丸邑耳使無葛君則呼雞逐狗之徒皆得肆其剽剝以引外寇由是言之葛君之績偉矣方其登陴也館陶令啓北門走聞

守備之嚴完也又入方入忽告曰賊至矣則又走事定論守城功則儼然館陶令也余以所聞於東人者詳而有徵故記之

滎澤大工紀功碑

滎澤大工合龍之秋滎鄭紳民請樹碑以紀河督高要蘇公之功德而屬耕雲以勒石之文耕雲雖未從事是役而習於蘇公且悉於是役之顛末與在事者之賢勞則又安敢以謭陋辭爰據事而直書曰嗚呼觀滎工之失事及後之所以成功而知其皆天也方軍事之殷使相合肥李公開張秋引黃入運爲長圍困賊於滄瀛德棣之交夏多霪雨黃運並漲七年六月二十八日逆首張宗宇伏誅全股蕩平而滎工十堡卽於是日漫溢噫異哉天旣以水爲滅賊之助則水不得不漲不漲卽不能無失事失事稍前數

日則賊仍不可滅且縈工十堡首受黃河出山之水地彊驟故口門不刷深而大河不奪溜過此而東則其害有不可思議者河之患史不勝書烏有必待其時必得其地如今日者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往年河失事河督具疏自劾而請簡重臣於朝以議堵合蘇公曰食焉而不專其事非忠也十羊而九牧一牛而兩御非謀也故不循前事而引以爲己任是時

皇上稔蘇公之賢又中丞錦州李公方自大名凱徹歸知二公之必能相與以有成也故悉以事權畀二公曰毋欲速而見小利毋狃積習而失事機凡所請朕不汝靳汝或

不其朕不汝貸於是李公兼籌振郵堵沁口濬惠濟河往來相度公則由石橋進駐花園口十月二十一日西壩開工十一月初四日東壩繼之先是公嘗涕泣而禱於河願以身代百姓至是復疏於朝凡茲文武進賞退黜請以軍法從事眾益用命正壩既成邊埽土櫃後戧暨引水之龍鬚溝先後訖功又添築魚鱗雁翅等埽而於金門之前加築蓋壩於是大溜挑入舊河口門水深僅二丈許挂纜合龍越三日而氣閉時則八年正月十五日也是役也計用銀一百三十餘萬視前此大工所費裁十之一二藪名實汰浮冒不拘成法不慴人言一意孤行始終其事者則開

歸陳許道紹公誠之力爲多然非蘇公之寛簡宏毅則紹
公且不能安於其位非我
皇上之聖明信任則蘇公又烏能克壯其猶非神祇之效
順蒼昊之垂慈又烏能使創不鉅痛不深事半功倍若燭
照數計而操左券乎故曰皆天也詞曰
漢塞瓠子兮魚沸柏冬唐疏無棣兮駟驛楫通我
皇嗣服兮平賈啇肅九坎孰司兮曰惟蘇公謂公耆朔兮
沐雨櫛風謂公文德兮介色戎容河伯效靈兮降神於叢
與與文虵兮怳蠵惚馮厥醜陂復兮黃鵠兩童搴茭沈玉
兮告厥成功斥鹵膏腴兮畝獲數鍾鴈集中澤兮魚兆年

豐何以頌德兮鉅石是礱民所難名兮帝曁其忠

重濬勺金河碑 代

古之興水利者西門豹史起鄭白其施功皆在西北顧或謂水利之興西北難而東南易豈今必異於古所聞與亦人之狃於故常而憚爲其難耳夫當兵革甫息財用匱絀之餘誠未可勞民以大舉矣第因地之宜順民之欲有利導而無煩擾亦守土者所宜有事也余往歲旬宣畿輔適任筱沅觀察守順德嘗用其言濬洺河二百餘里兼治上下游以除廣平順德二郡水患役甫竣而余奉 命撫豫與畿輔地相錯郡邑利病略相等既視事詢民疾苦乃設局以興水利於是尹杏農觀察爲余言曰同治戊辰以治

兵道經淇邑軍行旁午而驛路泥淖至不可行問之土人則曰此斮脛河之故也河發源於太和泉在淇西北二里許脈起靈山伏流至山下匯爲池飲馬泉北來會之合流而東溉田數千畝以達於衛河明萬歷間邑令蔣行義濬之距今四百餘年淤墊不修每夏秋盛漲輒爲民患蓋以功之難成而置之也久矣余蒞觀察言下其事於府若縣令集紳民籌所以舉其事者荒度經營畚鍤競作蕩淤逐鹵瀹源注流自太和泉至西沿村凡四千六百餘丈深七尺寬二丈六尺公帑及余率守令捐廉合之得銀六千八百兩其不足者資諸民力役將半復屬觀察以輕騎往察

勤惰覈堅疵有不中程者悉更治如法經始於孟春二十有六日越六旬藏事以蘄脛不可垂訓也乃更名曰匀金邑人士請爲文勒石余惟勤民事者貴因便乘時行善政者在得人共理豈獨是舉哉方今川澤田疇之待治環豫皆是願司民牧者講求規畫次第見諸施行庶幾斥鹵變爲膏腴民生免於昏墊彼史起鄭白之功業何難再覩於今日耶淇固小邑耳徒以誠信感孚通力合作數百年廢舉興復於一旦此以徵吾民之大可用惟視乎使民之得其人而又以見良法美意之因畏難而不舉者不知其凡幾也若夫恪守成規益加浚治永保久大之利毋忘創始

之艱則尤所望於他日之官斯土者之善其役矣襄是役者衢輝府知府來秀淇縣知縣陳士杰知縣李樹基於例得備書云

上杜芝農相國書

自來中原寇盜多起於飢民其始由一二强梁狡黠之徒造端煽惑假衆怒難犯之辭爲日入慝作之計揭竿斬木轉相裹脅而其勢遂至於滔天　國家厚澤深仁淪肌浹髓災祲夕告振貸朝施頒賞具有天良何致變生意外惟是智者所圖貴於無蹟帝王之道策其萬全伏讀四月二十九日

上諭因豐北大工緩堵小民待哺嗷嗷截留江廣漕米六十萬石分振江蘇山東被水飢民而

命公偕怡將軍良馳往督辦　詔書所至雖婦孺無知莫

不感激流涕願須臾毋死以待大澤之至矣然美謚必經以良法而彌患乃所以救災竊見豐北地方北邇晉郡南襟鳳陽東連海州西鄰歸德形勢既屬咽喉人情素稱剽悍平時飽食煖衣猶復喜爭好鬭況懷襄有警溝壑傷心因其愁苦無聊誘之肆行劫奪人情迫於救死安知不從亂如歸卽不敢嘯聚橫行而委員查勘之日結黨闌遮開廠給放之時聚衆擁擠抑或句連吏胥把持包攬將繩以重法既激變之堪虞將待以姑容又效尤之可慮天庾數十萬正供東南數百萬生靈欲使實惠均霑端恃去弊有術夫牛羊雖衆牧人可以視其寢訛虎豹雖猛服不可以

制其蹄齧雜虎豹於牛羊之羣則牧人與服不俱困矣嘗令之計惟有別丁壯於老弱之中優以兼人之食而已史稱富弼知青州適河朔大水踯活流民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夫踯當北宋無事之時因捄荒而不忘經武況今海氛不靖粤寇方張正臣子枕戈待旦之秋中原綢繆賑戶之日宜仿其意於查覈丁口之時視其軀幹魁梧膂力出衆者而陰識之別爲一冊合兩省以三千人爲率閒之賑米之法大口一升此三千人視其材力之異者給以日二升其尤異者日四升十人爲甲甲有首百人爲團團有長即以本地生監有文武才而敢於任事者分領其衆

歸其冊籍於官徐屬一帶因捻匪滋擾向有團練以資守望民間俱有藏械但須鐫勒其人姓名以憑點驗不必更煩官鑄每月朔望及三八日期令委員就近會同紳士操演常日即於振廠左右巡綽向來振所本有彈壓官兵力少勢單適足以啓戎召侮不如抽丁壯於飢民之中責災戶以官兵之力生亂之人轉而已亂擾振之眾用以護振且此三千人既已安吾教訓秋季豐工興築即可資以彈壓直防告成流亡復業酌予賞犒散歸田畝其中果有材勇異常願以功名自奮者不妨授以軍官編入營伍以爲異日干城之選於國帑豪無所費於振務實有所裨於地

方旣無所擾於人材隂有所蓄一舉而四善備焉亦何憚
而不爲乎傳曰狂夫之言賢者擇焉苟有所知敢不告

與吳大令棠書

讀手教知大府將舉閣下爲揚河同知當河工掣肘之秋發硎履新非實力整頓不能日有起色管見所及敢敬陳之 國家設立修防廳營並置廳有錢糧之責營有修守之司相助相需如左右手夫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營弁生長河干胼胝辛苦水勢之消長工段之險夷兵夫之勤惰耳濡目染熟極巧生且事權相埒功過相同愚以爲一廳所轄汛地綿長既非一人耳目所能周及與其將此萬鈞重任分寄於不曉工事不關痛癢之幕友家丁何如推心置腹同甘共苦使營汛兵丁皆於我効指臂乎況營汛官

則有俸兵則有糧不必仰食於人在我既省束脩薪水之供在彼又免置散投閒之歎所謂兩祛其弊卽兩收其效者也論者必謂兵丁營汛結習已深若概假以權恐緩急不爲我用竊謂人之一身手能提挈足能步履然而提挈不免於失墜步履不免於隕越者非手足之過運手足者之過也今乃因失墜之故而不自信其手而藉力於人之手因隕越之故而不自信其足而藉力於人之足其果免夫失墜隕越也亦幸焉耳說者必謂兵丁之與營汛乃一家眷屬其視聽官尊而不親故有時虛縻我料物耗費我錢糧此其說誠非無因竊謂聽營之共事如兄弟之同居

天下惟同氣稱戈而後子姪乃效尤而反目果兄友弟恭則子姪視其伯叔不啻嚴君急難扶持惟恐或後又何畛域之有卽令子姓之中豈無不肖彼爲兄弟者又烏肎坐視其干犯哉故愚以爲爲官之道首在和衷而今日河工爲尤要執事仁心義質惻怛待人以敝邑之不古處猶能熏而善良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

復張朗齋軍門書

七月初六日得六月十六日自甯夏發書讀至西事剿賊不難難於籌糧辦撫不難難於善後數語不覺廢書而歎嗚呼此趙營平羊叔子之偉略也果如所言次第敷布不必斬將搴旗而大難之平有日矣某嘗持論謂回部自漢唐入中國涵濡卵育與吾共有茲土必不能絕其種類秦隴地處上游又非可畫諸玉斧河以外者則用兵之道與爲治之方宜並講也頗牧之將與龔黃之吏當並用也靈夏朗元昊拒命之地仁宗嘗以范仲淹知延州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更出

禦敵敵人聞之相戒曰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究其得力之端則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省糴十三他所減不與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保障通斥堠使羌漢之民歸業至韓琦請令鄜延進兵仲淹欲謹守以觀其變乃爲尹洙所責謂其不及韓公能置勝敗於度外厥後任福爲將違韓琦節制致有好水川之敗韓范皆宋賢臣經略西事戰守猶不免牴牾甚矣兵凶戰危非可處堂而談尤不可爭一日之利而貽百世之憂也公修復淸唐兩渠卽仲淹城康定軍之意可謂規模宏遠矣銅礮開花礮已到營否二者

誠攻塞利器施放得人尤要斷賊外援使不擾我後路牽
我兵力則雷霆之擊何所不摧津海近有夷釁
朝廷命豫東先爲之備征調不難而統率一軍夫誰其選
汴省本乏將材如尹嘉賓尙稱敢戰頃因事到官反覆推
治幾同階下之囚此豈楚王式怒蛙之意耶餘容續布惟
照不宣

致張朗齋翼長書

從來師克在和趙有藺廉漢有寇賈聲光昜奕千載常新豫中軍律未調帥席不煖賊蹤蔓擾民氣露孤然而七邑無驚疆圉犅定實惟執事與祝三戮力同心有以致之當此之時能於交久愈深情好益篤甘陳並轡李郭聯鑣則雖一旅一成未嘗不可以戡定禍亂若聽部將之讒言納左右之邪說或謂彼嘗輕我或謂彼實負心造端初起於睚眦究竟遂成爲水火昔張耳陳餘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事二人相怨張耳逃歸漢王借兵東下殺陳餘泜水之南爲笑於天下宋張浚在江上遣參議呂祉入奏事所言

誇大趙鼎抑之高宗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浚當留臣當去求退益力罷知紹興府其後呂祉爲酈瓊執殺張浚亦免夫張耳陳餘天下豪傑也張浚趙鼎社稷重臣也其相交至於刎頸如兄弟亦可謂相得無間者也而卒不能不爲疑間所入隕身滅宗失位去國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而佞人與鄭聲同其放遠舜疾讒說殄行禹畏巧言令色孔壬蓋此輩挾其南箕貝錦之才逞其朝秦暮楚之智能使彼我皆引爲腹心卒至公私俱因之決裂呼可悲也悔之晚矣執事冰雪

聰明風雷勇決何致受其簧鼓然豪傑姮耳餘重臣如潑鼎猶不免焉則又安得不鰓鰓過慮乎抑心所謂危必以告也惟執事益宏遠謀盡蠲細故平其心以觀天下之變則近習無所用其揣摩公其心以圖天下之功則疏遠皆可恃爲心膂雲臺凌煙之上豈皆藐姑射之神人哉鍥而不置以俟其至是在有志者之竟成耳

與陝藩林頫叔方伯書

頫叔前輩閣下前於河陝權巡篆時屢泒寸箋藉聆緒論近歲鞾刀帕首奔走無方尺一之書遂致疏於記室比維侍奉康娛忠勤勱相至如所頌某自上年入子和中丞幕府近復兼綜營務材輕責重益懍冰兢東省竄賊於七月二十日越渡膠防一南一北均於泰安取齊圖撲運岸刻聞已至贛榆少荃爵帥拔赴沂州督軍進勦尚未得有捷音豫省中原一片土耳西有張總愚游奕同朝東有任賴蔓延齊魯北路梟匪千百爲羣倏聚倏散彰衞兩屬辱齒畿疆在在均須防堵積薪厝火之憂不待智者而知矣豫

省以餉絀時艱兵力不厚自子和中丞莅任後旰宵籌畫增募四十餘營而騎少步多斷難制敵某讀漢書楚起彭城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爲騎將者曰李必駱甲而拜灌嬰爲中大夫傅之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其後垓下之戰項羽以駿馬潰圍灌嬰以五千騎追之故及諸東城困諸烏江而拔山蓋世之雄卒致授首於馬童夫以江東子弟之兵尚非騎士不能取勝況今日潁亳之寇馳騁本所素習而謂可以步卒當之哉某日持此論以說東諸侯遮自僧邸敗衂之後

卒無坐而聽起而行者又因近年迭奉　廷諭三省騎兵無可徵調故彊吏不敢瀆請予懷耿結輒自慨於手無斧柯昨於中丞幕府迭見左季高爵帥咨開爲挑募吉林敞手一節復據西安坐探委員來稟左軍前調吉林馬隊隊二千五百名另馬五百匹現在頭起六百名已抵潼關聞係招募該處獵戶以作勁旅等語爵帥久於兵事謀略最精其招募之法如何入手馬匹軍裝如何採辦每名口分若干二千五百名開募之先需銀若干並到營後支發章程奏調時疏稿　諭旨以及挑募責成何人左爵帥幕府必有成案我前輩其事一方必然愜洽可否詳細訪詢迅

賜鈔示俾可斟酌損益請而行之蓋時勢至此譬如病入膏肓不獨聞有名醫亟思就診即傳說奇方亦必徧求鈔錄雖參苓桂朮或非力所能致要其三年求艾之心則惟仁人君子所共憫也

世忠堂文集敘

同治丁卯之秋鄒和之茂才以其先中丞鍾泉先生文集見示耕雲受而讀之至先生復錢伯玉書有云歷觀古賢臣救時名論無不以培元氣整風俗惜人才爲根本不禁喟然而歎曰斯三言者充其量之所至足以致君堯舜躋一世於平康正直之途而究其設施之次第元氣何以培風俗何以整則皆視人才以爲消長也且夫世之需才與天之生才嘗不相左矣舜在位而元愷升武舜命而閎散顯撰文奮武經緯一時夫豈不以立賢之無方而器使之有其道哉匠人之爲巨室也列楩柟杞梓於庭大者宋小

者桷厚者斧薄者斤雖構建章之宮累九層之臺不患其無具苟杗者桷之桷者杗之斧者斤之斤者斧之則材絀矣抑或因尺寸之類引繩批根以爲不勝其任而棄之又其甚者瓌材天昇句中規倨中矩正直中繩墨而審曲面埶者之情不屬熟視之若無覩也聽其銷沈朽蝕於不可知也狐貉之皮嚴寒而不售絺葛之良盛暑而見屏千里之駿絀足於輪轅萬石之航杯膠於江海於此而歎才與世嘗相左以爲才之不幸矣嗚呼豈特才之不幸哉先生官豫中最久先後樹立亦最多當時奔走於左右者不聞有某也才足以輔先生所不能某也才足以匡先生所不

遠而當日大工大役之試以人人而智勇俱困者先生獨資羣策羣力不動聲色而措諸泰山之安及在金陵圍城之中曾不得一有所展布而卒至於授命故始終一先生之身而或以成功或以殉則先生能惜天下之才而天下不能惜先生之才吁可悲也先生之文大含細入汪洋浩瀚不屑屑於鉤勒摹擬而於古人義法不煩繩削而合蓋上下數十年間讀書養氣之所積與夫九州四海仕宦之所經應求之所至所以體驗夫天時人事者有得於心而借書於手也和之歸將梓以行世故綴數語以諗夫天下後世之能讀先生之文者

許州葉硯農刺史重葺平園記

國家隆盛之時士大夫宦四方者寬然而有餘力喜爲游觀之所構亭榭蒔花木壘石而山引水而渠委蛇退食之暇角巾鹿裘援琴嘯歌一時賢士又多從之遊出其文采丹青以與鐘鼓池臺相輝映雖非職事之所先要亦見其年豐而人樂也軍興以來四郊多壘洞天福地之勝泯然邱墟其幸免無事者則又苦於誅求之無藝供億之不時士大夫於此有儳焉不克終日之慮相率而視其官如傳舍雖門庭堂皇或且聽其漏敝朽折而莫爲之治矧遊觀之所以爲耳目之娛者乎故有蓬蒿翳深蛇鼠蟄伏顧之

而悚然懼盡然傷者矣夫園林之興廢猶足動人今昔之慼況乎先王之禮樂刑政之因循敗壞於曶爽闇昧之中者胡可勝慨哉葉君硯農再任許州政平訟理頌聲翕作以其餘日葺前刺史汪君小孟之平園仍其舊曰桃花潭曰桃花潭館曰安舸曰得月軒曰小珊瑚海曰絲楊深處踵而增之曰小玲瓏曰嬾雲小憩曰藕香水榭曰觀稼曰鴻雪草堂奇石美竹四時之花凡可以點綴是園者靡不畢致既屬王君丹麓爲之圖而更乞余爲之記嗚呼葉君之不傳舍其官而儳焉不克終日於此可見矣然則先王之禮樂刑政之所以不敗壞於曶爽闇昧之中者豈不以

人哉豈不以人哉

義士張繼庚傳

張繼庚字炳垣江甯府學廩生父介福道光丙午科進士前湖南保靖縣知縣繼庚少倜儻有志節咸豐二年賊犯長沙從前湖南藩司潘忠毅公縋城入守圍解料賊必東竄亟歸省母入前藩司祁公宿藻幕襄理城防以知兵薦其友王金洛舉文生李翼棠等爲團總三年春九江兵潰賊逼省垣繼庚所募敢死士千餘人方與賊戰而城上開大礮擊散其眾祁公發憤歐血死賊攻儀鳳門急繼庚爲前上元縣知縣劉公同纓畫策開內濠積薪遏賊來路當事嫉劉公不果用二月初十日儀鳳門外地道發賊擁入

繼庚與其從弟繼辛等力禦之他賊由南門西門入城遂陷繼辛與團總文生李翼棠侯敦詩武生許長青王仲德及團勇三百人皆巷戰死繼庚傷溺水不沈為賊脅充書算自誓必死將欲有所為乃託老母於戚友變姓名為葉芝發佯暱賊盡得其虛實遂反間結賊黨為內應會湖北提督向忠武公軍至因與文生周葆濂夏家銳及浙人金樹本謀而使金和李鈞祥何師孟出報大營悍賊張沛澤者同謀中悔首其事死者眾家銳與焉繼庚以贗名免九月復上書向營言水西門無備水關有船可用太平門近紫金山可越書七上而期屢誤時賊中大半受約居民日

盼大軍人情洶洶事垂洩繼庚憤極嚼齒盡碎謂其友曰事急矣吾當自往縋出詣大營痛哭請師期諸將皆感動而大兵復以雨雪爽約繼庚出遇沛澤沛澤下馬顧之唶曰此葉芝發也執送賊渠承以利刃不爲動徐曰我張炳垣書生耳安知他人事若私食鴉片懼我發之乃陷我賊渠搜沛澤所得鴉片具乃殺沛澤而錮繼庚二十四日夕金和等以繼庚前約引軍功田玉梅及官兵三十餘人易賈人服入城與文生賈鍾麟等伏神策門殺邏賊斧斷其柵及半賊驚起亟舉礮玉梅先登與其長夫張了頭者斬守城賊十餘人援賊麕至玉梅跳免賊大索用獸醫沈某

言獲張了頭窮詰不得主名乃益榜繼庚楚毒備至繼庚見僞官胡元煒在賊坐乃躍起大言曰事已不成徒苦何益若固江南廬州府知府知江南士民孱弱非楚粵老兄弟合謀誰敢首爲內應者賊渠令指實繼庚佯曰我受刑憊甚不能盡記得爾冊則可一一指名冊至每指一人賊輒殺之尸於東門者三十五人賊渠乍曰中若計矣令速殺繼庚至死色不變大呼蒼天者三口號絕命詞賊裂其尸咸豐四年三月初六日事也繼庚無子以從子承豫嗣其次女某幼字周城陷周氏子死女方八歲泣不食既得父殉義狀謂母曰父爲忠臣女獨不能爲貞女乎年十四

歸夫家守貞同治四年署兩江總督李鴻章請於朝予繼庚國子監典籍銜郵如例與文生王金洛合祠以祀論曰昔張巡許遠守睢陽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繼庚之陷賊中其心與巡遠無異獨計其就義之日至金陵克復蓋十有一年比於巡遠何天心厭亂遲速之懸殊也抑人事實爲之而天無與乎觀其致向忠武書料賊强弱不啻燭照而數計又往復糾約雖賊之死黨亦多願反正誠應機迅發不過勁兵千人足以辦此而遷徊不進情露事泄舉忠臣義士以膏凶暴之鼎鑊久之師老財殫智窮力竭猛將喋血名城土崩而後前席借謀臣之箸中軍樹司

命之旗收拾灰燼之餘撫輯瘡痍之衆以彼易此孰得孰失既非人謀之不臧又安能不委諸氣數哉

心白日齋集卷四

雜著

高中惠傳

君高氏諱煥章字中惠一字壽村湖口縣人增生先世由徽州遷都昌徙湖口以農致萬金君祖瑚始築室石鐘山麓半山搆精舍弆書數萬卷交禮四方賢士大夫縞紵無虛日當時稱湖口高氏君席餘裕室潘孺人尤賢淑不以家事溷君君得致力於學隱居不曜嗜善如欲己酉湖口飢轉南昌米假裁戶全活頗衆其行事多若此鄉人歸長者焉咸豐三年粵賊下長江陷安慶竄穴江甯湖口居上

游勢岌岌不可保縣令方召君謀練鄉兵爲守禦具而賊奄至子夢詔年十六膂力逾常人倉卒被執脅之降罵極口君亦爲所得以詭詞脫見夢詔縶船柱吞聲去之至家賊踵其後庭戶洶洶爭掠金帛財物君乘間逸而君室潘孺人先一年歿殯於家二子心夔心騶攀母匶號泣賊黃衣者麾之去後匶亦無恙賊陷九江分據湖口賊渠石達開聲必生致心夔心夔避地入閩君攜子女轉徙武夷山中從人寄食聞拔自賊中者言夢詔陷賊九日備諸苦終無降意賊殺諸南昌城外文孝廟前云君雖窮困居山中益結所識材傑士日夜望官軍至並起冀得一當南昌圍

解心夔奉君自都昌居之糧儲道鄧仁堃察君長者舉湖口團練事屬君君亦銳自任受牒劄各一攜長髮僕遂行長髮僕者心夔外舅都昌楊氏佃彭篤千也往來偵賊得蓄髮君至湖口召諸父老所親反復陳大義且曾侍郎大兵即出江捕賊宜治械豫糧糒吾爲若報諸大府既皆諾趣間道道南康渡鄱陽湖中流遇風巨浪破舟舟出沒幾覆日既暮漂閣楮溪沙中舟已不可復完乃與同舟二人者及長髮僕立岸際楮溪故湖中洲名涸出荒落無居民天寒驟雪舁敗席相覆蔽先是有繫舟舟中人衣緋綠類獰惡僕闞之大駭走上游覓舟數十里達吳城得舟次日

返故處則君與二人者皆死矣時咸豐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君頸有帶嬰傷要中金盡亡去僕哀舟人載三尸返都昌謀斂於楊艤舟屏風守卡賊詰之僕故佩僞牌而以江西省牒縫氈帽中賊驗牌縱之諸賊攫其帽帽裂牒見攤致渠卒窮鞫之悉君死事狀僕尋亦死而守卡賊入船見君尸殊大驚曰此湖口善人也何至此維其舟而渠卒鞫長髮僕時受狀者亦湖民被脅賊中夙德君亟走入都昌風告楊乘夜負尸卽其家斂焉君之往南昌也屬幼子心獬及二女於楊氏而以心騶從故斂時唯心獬得侍君死已九日面如生左目眥裂血出睛上決不可瞑且不受

含助斂者祝曰君尚有子男三人幸能復兩世仇終君志勿恨也乃受含然卒不瞑而心夔居南昌夜夢君披髮呌呼謂心夔曰爾尙不知而翁事耶心夔驚寤語心騶則君遇害之明日也君生於嘉慶十九年甲戌十一月初八日以咸豐五年乙卯正月二十二日遇害楮溪曾祖愈富監生祖瑚衞千總父廷模附貢生母李孺人生君及君兄在梧煜弟士俊室潘孺人先君歿子夢詔死於賊存者心夔

己未貢士心騶附生心獬女四

論曰君雖非戰歿實死王事而贈卹未及焉則君之窮也吾尤歎天之所以厄仁人孝子者爲已甚也禮父母之仇

不戴天灌夫壯士猶能荷戟入不測之吳軍被數十創心
夔之賢豈嘗須臾忘讎恥哉苦塊兵間首尾數十戰而卒
未能得所主名傳刃仇人之胸也悲夫

署祥河同知竹林王君傳

王君名仁福號竹林明大學士文恪公鏊十一世孫世居吳縣東洞庭山初君大父宰中年有隱德君生而穎異嬉戲必具衣冠見者卜爲王氏之宗必大矣君持躬廉謹臨財絲豪不苟取慷慨好施以吳中宗族繁衍貧者無資以爲生將流爲不肖卽請於君尊人出五千金買田爲義莊條約一如范文正公之式鰥寡孤獨有所養昏嫁以時匱其子弟之材者廩以膏火而磨厲之以學君尊人幕游江淮君奉曾大母大母家居承顏導意克致孝養侍母病衣帶不解者數月妻歿終身不復娶亦不置妾媵門內之行

有足多焉幼嗜讀書講求經史大義不屑屑以帖括爲事既長隨任襄理煩劇遂不能卒業入貲爲布政司經歷後改官通判筮仕東河以防汛功加同知銜又捐輸經費得以同知畱工壬子冬粵逆犯順擾湖南豫以去寇遠無備省垣久不修濠淤塞如平地君建議疏濬大府檄君董其役工蕆而賊大至圍城數重以濠深解去在事升賞有差而君不與待缺二十餘年同治五年冬高要蘇公持節視兩河乃檄權祥河同知事自黃河北徙中原多故國家歲入悉以輸兵猶不給河工之帑驟減曾不及常時十之一二隄埽殘缺朽壞竹楗之儲蕩焉盡矣而祥河適當水衝

夏秋盛漲奇險百出君奉符之日旁觀皆咋舌而君夷然畚挶躬親盡心修守河工歲餉向貯道庫錙銖必得請而後發六年八月水驟長洶湧澎湃激注埽前掣埽去如削木柹隄岌岌震動天久陰雨君築隄泥淖中七晝夜搶攘屏營無所赴愬二十二日勢愈危居民老弱蟻附於隄君對衆流涕曰我爲河官而擠汝於厄我之罪也請身之衆方揮淚勸而君已躍立埽顛風益猛水山立埽以君走人大灑河聲如吼水斗落風止浪亦平殘隄屹立萬民羅拜號泣善泅者急下覓君尸而終不可得矣其家人乃以衣冠斂蘇公具疏以聞朝廷軫悼　賜祭葬予雲騎尉世職

敕建專祠君死事之日年四十有九蘇公既爲詩以弔之又屬余爲之傳余哀君之忠而重蘇公之言故綜厥生平而著之於篇以俟夫國史之采擇焉

論曰吾聞諸故城賈公曰嘗識君於稠人中而覺其與衆異顧君恂恂然貌如中人一旦臨大害倉卒不驚袵席深淵奪數百萬生靈於蛟龍之腹而甦之何其勇也戊午君以大父柩歸葬道徐州夜半聞警居民竄匿君徒步率厮役出入烽火肩櫬疾行四十里乃免然則君之審處於生死之際非一日矣

曹烈婦傳

烈婦張氏定州人年十七歸職員曹崇慶爲側室崇慶原名垠故江蘇山陽縣人客京師家焉嫡周無子病目幾失明婦治湯藥侍出入起居唯謹嫡歿哭泣盡禮時垠年已六十矣悼逝嘆老與婦居恆忽忽不自得而性綜練米鹽絲縷昔之經紀於周者垠悉自治之篋笥管鍵出必陰志其嚮入則覆視焉僕婦劉善爲墨白能窺人意旨時垠之每自外歸也或婦不在側則必有所告語自是垠之待婦者初不改而婦心戚矣嘗以事至余家向余妻泣且訴曰婢子不幸爲人妾事主君之日淺又積誠不足以相感主

君老矣婢子受豢養恩曾不能爲主君紓內顧憂死有餘憾矣余妻則以他語慰遣之今年正月舉一子四月垠寢疾兒亦數病風十月初六日垠卒門內外咸竊議曰婦之齒未也襁褓者儻不可成立則去留未有定也語稍稍洩婦亦不以爲意每日獻酒漿焚楮帛及延覡醫眂兒病處置家事如恆時而議者之言愈厖兒病劇目僅一綫開喉中痰絮塞藥不下婦皇惑無措抱兒繞棺行呼主君之靈頃刻千數百聲而兒殤矣椎心長號嘔血數升立時氣盡時則咸豐七年丁巳十月初十日也距垠之卒纔五日耳一門殲焉余既悲曹氏死喪之慘而又嘉烈婦之決絕且

不與人以可測也既請於　朝而旌之爰為之傳

論曰司馬遷有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豈不信乎使烈婦一日而不死則門內外之口豈可弭耶婦死而門內外咸曰烈哉而俱非婦之所計也所謂冥然長辭如得甘寢者已

湖北巡撫陶文節公行狀

公姓陶氏名恩培字益芝號問雲先世居會稽之陶家堰明末遷於蕭爲蕭山陶氏曾祖篁村公世所稱詩人篁村先生者也祖南園公生一子爲兄嗣即公父春田公也公生而英敏七歲能屬文得題就矮几奮筆疾書頃刻成一藝家故貧南園公歿貧益甚愈自刻厲從春田公讀朝夕不少輟道光癸未歲與兄恩燿俱入學乙酉中副榜壬辰中順天榜舉人乙未會試成進士改庶吉士丙申授編修纂修國史丁酉典試四川庚子視學福建未行而聞春田公之訃星奔旋里喪葬盡禮癸卯服闋由編修補山東道

御史乙巳丁母憂歸丁未服闋戊申補山西道御史協理
京畿道事京察　記名以道府用庚戌分校禮闈卽於是
冬　簡放衡州府知府是時粵賊初起句結徧天下衡當
楚粵之衝勢尤岌岌元年辛亥公入闈監試甫出而左家
發之事起左家發者衡陽人聚徒謀爲粵賊李丹內應公
廉得其狀獲左家發並黨與悉寘諸法壬子春粵賊犯衡
陽湖廣總督程矞采方駐節郡城聞賊勢張甚欲保省垣
而以門戶要隘專責諸公公以藩籬之說力爭不見聽乃
與矞采約毋徹糧台而假我以兵符矞采一切聽公便宜
行事公閉門大索盡鋤內奸賊摩牙落距從他道逸事聞

擢臬司督所部剿衡山安仁瀏陽醴陵諸邑土匪事平甲
寅升山西藩司請由便道還家上冢抵錫山驛調江蘇藩
司未五月而奉撫鄂之　命武昌兵燹之餘人無固志且
以漢陽爲唇齒漢陽失則武昌孤立故有謂省城必不可
守不如遷治他郡者公力斥其非兼程進遂於咸豐四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視事是時總督楊霈出防黃梅廣濟一
時文武爭屬焉省中惟藩司夏廷樾鹽道常恩武昌府知
府多山二十餘人耳逆氛逼近土匪竊發公至從容如平
時次第布置不五日而井然矣田家鎮者蘄黃之衝要潯
皖之上游兩山鈐江關鍵全楚自來經營江表皆駐正兵

於此而以奇兵要賊下游當侍郎曾國藩提督塔齊布收復武漢乘勝東下慮以持重失幾不復屯兵顧險且恃有黃梅廣濟之軍所謂北路之兵也未幾舟師被焚諸營驚潰北路之兵除夕退師延坪鎮公聞敗申軍令治守具報書延坪勸以整軍前進發黃岡義勇未傳者萬人悉詣延坪以期復振書發而延坪之師退漢口矣時則咸豐五年正月初五日也次日賊上竄師退至於德安賊遂入漢口據漢陽省城火夜起男女驚撲呼號振天公意氣自如撫諭巡緝辨色而危城復安先是公嘗遣人燒沿江木植驅船盡入遠港故賊至不得渡是時援鄂之兵艇師則有道

員李孟羣知府彭玉麐陸路則有總兵王國才臬司胡林翼然皆未卽至唯艇船百餘於初七八九日先後至省城倚爲重然以客兵自居少不如意輒欲開駛公多方慰留分屯望山門外鲇魚套以扼漢陽鸚鵡洲諸賊之衝而令多山將募勇分紮漢陽門之塘角益以先期調集之宜昌游擊陶得壽兵千人防漢口襄河口諸衝要頃之陝西守備石淸臣兵二千人至胡林翼援省之兵三千人於十七日亦至水陸兵勇萬數千人沿江上下旗窩檣連軍容甚壯然公每視師憂形于色左右怪之曰驚弓之鳥不足以固危巢兵雖多率皆潰喪之餘又無統轄之人膽不壯而

心不一緩則來急則去且賊城沙坡堆處其潛襲我也於是公出視諸軍慷慨誓師尅期一戰十九日夜命士卒各持三日糧黎明三路進出賊不意時雨雪諸軍不欲出雪霽五日乃渡江營沌口又不用公言併為一路二十六日乃戰師期洩而賊備嚴矣公登黃鶴樓望師遙見我軍直取小龜山塵埃漲天艇船礮箭轟發岸上觀者無不鼓譟以助其勢良久漢口出賊數千綴我軍漢陽賊悉出抄我軍後方回旋間艇船已鳴金我軍遂北退六十里至大軍山乃止自此賊船日集攻城無虛日矣二月初三日德安始以書來言派郎中銜李玉田為前隊紮黃花坳攻漢口

總兵楊昌泗爲二隊相地分紮攻襄河副將劉富成爲三隊紮蔡店攻漢陽自統大軍策應視火起約我軍並進公語李孟羣胡林翼整兵以待初五日西岓小龜山後烟起初六日烟又起日晡漢陽西門外火又起而德安二萬之眾終無一人至者省城之圍愈急矣於是九江大股復由興國州焚掠而南望之不見首尾總兵王國才以兵赴援兩日行六十里公度不足恃乃令都司海隆阿以勇六百名屯北門外青山令副將景輝參將文彬文全劉攀桂等登城固守十七日興國賊陷青山距城三十里斯時也李孟羣屯鮎魚套胡林翼營沌口自卯及辰公以令箭三出

促之不得達漢口賊見北路賊過青山遂出襄河口撲塘角公至望江樓督陶得壽等力遏之營篷遽爲流火延燒得壽陣亡兵勇潰散漢陽草埠各門礮大雨城中而青山之賊亦逼大東小東二門公乃以西北一帶付多山而自揮兵抵青山賊戰未決忽報賊由漢陽諸門入知府多山投井死矣言未已賊旗已滿睥睨間公裂背一呼士猶舞盾力鬬薄暮賊至愈衆左右悉被創公拊膺大呼曰臣力竭矣乃奔蛇山下紫陽塘整衣冠投水以殉年五十四歲咸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事聞照巡撫陣亡例從優賜卹予諡文節公精於治獄守衡時清泉縣民李榮茂有四子

長組得次組青組青婦蔣氏與歐開受通組得覺之與組青謀殺開受裂其尸棄諸李朝貴之汪而誣朝貴繼妹蔣歐氏與開受私故朝貴殺之鞫朝貴妹誣服獄成有日矣公疑其枉且蔣歐氏實處子也聞殺人實榮茂子而狀不可得乃拘其家人明年正月釋其幼媳鄧氏令省親而使人偵其後至父家坐未安榮茂使人迫之歸鄧氏父府吏也呼吏至問女歸作何狀曰惟哭耳平日孝否曰甚孝且以母早亡甚愛其弟公呼鄧氏至諭之曰此汝家事不吐實吾將斃汝父其父對之泣且哀之曰汝秘不言汝父斃杖下汝弟無依鄧氏一門斬矣言已大慟鄧氏亦慟曰翁

姑有言苟洩此刀鋸鼎鑊必備嘗公曰言之我在孰敢既汝鄧氏乃以實告呼組得質之俯伏無辭獄乃定公至性過人兄子守廉年二十餘患痘甚危兄以一子故心悸不敢近公親治醫藥廢寢食月餘患平後已長身修髯凝重有威方官京師時諸老輩大人皆已憚之矣曾祖篁村公名元藻廩監生曾祖妣孫氏祖午莊公名廷珍乾隆乙酉拔貢辛卯舉人甘肅州同知祖妣何氏本生祖南園公名廷琡乾隆己亥舉人辛丑進士歷貴州江西知縣本生祖妣來氏父春田公名軒廩貢生候選訓導妣王氏以公貴三代贈如其官配潘氏封夫人子守怡襲騎都尉世職守

恬尙幼女適陳適陸公主講鍾吾書院耕雲嘗受業庚戌會試又出公門下懼公以死勤事之大節久而弗著也因就守廉所錄及某所爲武昌殉難紀畧詳加論次俾後世知公當日經營城守未嘗不備而卒不能捍危患而挫巨寇者則公之不幸也而未嘗非公之明所逆料也悲夫

南陽總兵邱武烈公行狀

公諱聯恩字偉堂福建同安人先世有武功父艮功起家行伍任浙江提督從征蔡牽封三等男世襲艮功歿襲爵爲乾清門侍衞道光二十三年授直隸通州協副將調河間協副將咸豐三年粵賊伺武漢全豫震動

天子念南陽屛蔽荊襄控扼汝洛乃進公爲總兵以鎭兵防新野公至儆守備遠斥堠邊境恃以無恐而光固之賊起焉公馳往擊殺八百餘人誅賊目丁心田胡金斗等方進兵固始而粵賊上竄蘄黃再陷武漢奉　命守信陽州間以精兵往來光山息縣攻克其巢斬馘無算光固平六

年亳捻張樂行擾歸德勢甚張豫撫英桂檄公往剿陷陣
解亳州圍覆其雉河集老巢賊由潁州疾走固始三河尖
偵公追至太和復回踞雉河集公乃倍道繞出賊前逆擊
之賊大潰復連敗之賊窮蹙不知所爲而英桂檄公剿襄
陽土匪囘軍救鄧州公至復內鄉殲賊渠朱中立等襄陽
之盜悉平張樂行以公去復振大股掠光固而分據洪河
南北相犄角英桂復檄公往剿是時勝保爲大帥以勁旅
數萬攻北岸賊公以其衆千餘擊南岸賊旬日十餘戰殺
賊殆盡公之功名駸駸出大帥右且光固襄鄧肅清皆公
力捷聞厠公名姓於衆將中

天子諗公忠勇詔加圖薩蘭巴圖魯名號先是敘平光固功賞花翎至是復得勇號公益感奮乃以所部追賊而東扼霍邱六安境上是時張樂行龔瞎子皆聚於皖北皖北洊荒守令重虐其民民困而從賊賊分其目為五旗旗所領各五衆不下數十萬渦淮以東蒙懷靈亳千餘里皆賊屯且耕且戰官兵嬰之輒潰敗惟憚公見旗幟即遁公亦銳以滅賊自任而泌陽之賊起南陽戕嚴公至賊投戈其不降者驅諸龍洞山而戮之事甫定英桂檄公往內鄉剿西山賊山回環數百里與關中南山秦嶺相交錯路陡仄又天寒人馬不易行英桂促公入山過十八盤大雪迷道

裹糧皆絕士卒多墜澗死公亦墜攀藤葛乃免搏雪以食越嶺前進賊偵公來大股由山後去餘衆綴岩壑間出沒以誘我師故功不時就而英桂劾公摘翎頂公躡賊及諸角子山生擒賊目胡倫脩等百數十人而巨逆張汶成猶率死黨竄嵯岈口公夜登火其穴殲其衆事聞復翎頂八年皖賊陷楚麻城公自汝甯移師光山遏奔竄賊爲楚軍所逼將突商城公自徐家集銀山畈逆之接戰八晝夜賊乃遁歸於是公與皖軍約會剿次師息縣而豫撫英桂檄公回駐光州未幾張樂行之衆入周家口又檄公防鹿邑九年二月賊自歸德西竄攻西華陷甯陵睢州公馳及之

壘戰於夾河套逍遙集斬殪數千復二城西華解圍賊趨鄖城分道出五虎營掠上蔡而大股悉至舞陽北舞渡將道襄城竄汴梁公念省垣重地守備空虛乃逆戰於西北原是時我軍僅數千而賊衆數萬圍我數重兩時之久我軍潰圍而出及殺虎橋伏起裹我軍大風晝晦公身負重傷猶執旗指麾有自後斫公者而公隕矣咸豐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前一日豫撫恆福以睢甯之失刻公褫職公聞而慨然曰遲速死耳得裹尸以報朝廷足矣遂致命焉朕聞復原官照提督陣亡例優䘏予謚武烈公每戰先士卒師所至無秋豪犯民載芻糧以餉師公不受餉者委諸

門外而去及其沒也巷哭數日豫撫英棨上其事詔於南陽建專祠原籍如之公死閱十日乃於麥田得公尸猶切齒作怒狀士女羅拜色稍霽耆民趙介坪獻其櫬以斂公喪至南陽南陽請留葬攀臥數月乃得歸葬於閩公生於嘉慶十有七年距陣亡之日年四十八歲公室蘇夫人道光二十八年歸甯後道梗不復北來簉室袁氏隨鎮任統兵六年不一歸視故卒無子以族子炳忠炳義爲嗣女一適內閣中書黃貽楫貽楫以所爲事畧睎余故論次之以備史官之采擇焉

誥授光祿大夫山盱營守備顯考荊門府君墓表

府君諱漣字荊門體乾公長子生十四年而體乾公歿偕母王太夫人依外家及曹太君來歸府君每念體乾公早世王太夫人食貧苦節常中夜飲泣亟謀祿養遂輟讀入河營行伍講求疏濬啓閉必得古人立法之意以功擢山安汛千總時王太夫人寢疾府君親侍湯藥禱於天乞以身代王太夫人晚年長齋繡佛奉觀音大士尤虔府君每禱必詣大士前號泣一日王太夫人寢室聞旃檀香左右皆見異徵疾少間數月復劇府君惶急刲肱肉和藥以進王太夫人飲之曰汝純孝格神明吾大數已盡毋多爲此

强畱我我終不可畱言已遂殁府君哀毀柴瘠定例武職三品以上乃去官持服府君請棄官終制南河總督襄勤黎公百計慰諭稔府君至性過人許百日不視事未幾擢山盱營守備辭不許蓋洪澤湖受淮潁諸下流瀦洩得宜則刷黃濟淸南漕以時輓運抵通而下游高寶興泰諸州縣不至有沈溺之患重其任故專倚府君府君益感激凡有興作反復估校必以實自鳩工至蕆事雖數十晝夜不離工次務令銖兩必至於工帑既無他糜而在工人役又感府君之勞勩故上下一心凡所經修倍他工歷數十年屹立風浪中不少圮終黎公之身府君在任八年山盱無

失事淮揚下河圩田收穫以時民間倉庾皆滿黎公尋薨於位薨前數月召府君而告曰吾元旦筮得臨卦彖辭曰至於八月有凶吾今歲將死繼我者不知爲誰河工久安之後事變將生變必在山盱汝其識之府君涕泣受教湖水向以一丈三尺爲誌過則啟牐壩宣洩道光三年黎公既歿繼公者屆時不許啟牐府君十數請不報至以去就爭猶不報是年冬遂有周橋之決方水之漲也蔣壩同時告警府君衣冠臥水衝曰願以身乞淮揚數百萬生靈之命尋見紅光上蟠下際遠近聞甲馬聲風稍息水勢漸平居人禱於漢關侯廟見金容沾濕識者謂蔣壩於淮揚實

據建瓴其不決也賴神靈之佑順云是時左右掖府君起衣膠於冰不可驟起方起把總周廷自周橋怒馬至府君日周橋休矣叱廷曰爾何來廷以危告府君立馳往則隄潰已四十餘丈居民環馬前而泣府君曰毋怖是猶可爲而錢糧料物向隸廳員府君求一橛一纜不可得至徹屋材以爲橛無所得纜乃取肆中布絞而繩之顧堅冰方至冰齧布布斷則埽走而工不可施遂失事府君以是奪職然府君雖以決口罷而南河言脩守者必推府君不孝耕雲庚戌成進士距府君在官已將三十年南河總督楊公因暴風壞湖岸閱工至山盱見遠近皆殘缺惟一石壩坐

湖心當風尤岌岌獨完整如初則府君當日所承脩也府君性嚴重雖同輩見府君必肅然友愛鏡涵公年四十視之如沖幼衣服飲食必時必適鏡涵公嗜酒然雖醉聞府君至則醒鏡涵公卒府君慟曰吾肱折矣豈能獨生哉自是恆戚戚不數年遂棄養府君生於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二月十九日歿於道光七年丁亥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四易簀之時取歷年入所逋券焚之計二萬金曰毋以是爲子孫累顧命不孝耕雲曰發憤讀書遂歿無一語及家事祖考從善公諱仁祖妣氏苗考體乾公諱乾妣氏王先以府君官贈如制嗣以不孝耕雲由布政使銜署河

南糧儲鹽法道增級得一品封贈三代皆光祿大夫一品
太夫人顯妣曹太君之來歸也年十六即能得王太夫人
歡心府君居喪哀毀幾不起嘗封臂以療府君疾早經困
苦其後澣衣菲食常不使過豐育不孝等五人皆自乳曰
吾能爲之勿以溷他人致飢飽寒煖之不時且無好聞見
也先叔妣氏張太君左目類青盲言動每失王太夫人指
顯妣常調護之遺二女撫之如己出兩姑母家皆寒素顯
妣以時周給每不令王太夫人知及王太夫人歿待之尤
加厚曰毋使戚戚於無所訴也親族之來告貸者或不及
見府君有駱媪者事顯妣有年嘗使之覘外宅見其人則

以告先爲之製衣而後問其來此之故各厚贈之過其意生於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正月初二日歿於道光十五年乙未七月十七日合葬於三義壩先隴之原府君弟一諱湖卽鏡涵公女弟三適高適范適王子長耕莘改名賓官山盱營協防卒以子貴追贈武顯將軍次耕畬河南知縣出爲鏡涵公嗣次卽不孝女子二人長適李次適高孫九人彥欽副將銜河南開封營游擊彥鑅都司耕莘出彥鈞監生彥鉦通判彥銘彥鏞耕畬出彥釗郎中耕畬出幼嗣耕雲彥鉞彥鉌耕雲出女孫二人長字翰林院編修河南糧道段君廣瀛之長子書雲耕畬出次字體仁閣大學士

朱公鳳標孫工部員外郎其屆長子有基耕雲出曾孫四同壽同春彥鈞出同福同泰彥釗出自府君歿距今四十有二年矣而墓表之文未具若再濡忍使幽光潛德不能及不孝之身而闡揚則罪戾滋甚用敢敬述治家勤事之大端刻諸石以著不朽云

贈鹽運使銜運同丁君銳義墓表

君丁氏名銳義字伯冕一字篁村湖南長沙人祖宏父斆忠皆以君貴贈如其官性闊達恥言家人生產好古今兵政及形勝家言嘗曰丈夫需爲有用之學何能向時文求生活耶咸豐元年粵西賊犯湖南三年自湖北再至湘西下游當其衝君偕張南屏等倡行團練集無賴子弟以兵法部勒之內奸不起明年賊陷岳州湘陰甯鄉距長沙三十里君篝火夜走請兵於曾侍郎率所部前行殺賊鄢家嶺會提督塔齊布破賊湘潭長沙以安是年胡公林翼以湖北臬司援鄂道岳陽檄君募勇以從入拜父母與家人

決屬其弟錦義曰孝養之事汝任之忠義報國吾不敢不勉焉以是歲九月至岳州剿崇陽通城通山賊復數城隨征九江湖口五年三月武昌再陷五月君病歸而大軍失利胡公已署湖北巡撫文武兵勇受節制者則有唐訓方訓勇鄒漢章寶勇周瑞安勇李景湖福勇張寅恭恭勇普承堯寶勇何紹彩仁勇余雲龍武勇段清平平勇張志超超勇別將則羅澤南統湘勇營洪山李續賓李續宜劉騰鴻蔣益澧屬之楊載福統水師營沌口川勇壁對岸石嘴爲犄角而君以義勇與焉君與諸將稍後起而聲名與之頡頏是時水陸數萬人日夜攻武昌死傷枕籍城終不下

六年援賊大至五月十一日僞檢點古隆賢等率衆萬餘犯我洪山後路十三日至豹子海胡公集諸將議戰守有謂宜守魯家港土橋毛店者有謂不宜出師而堅守大營者議論紛然胡公不悅君最後至昌言曰頓兵堅城已六月矣百計誘賊苦不出今來犯我養精蓄銳固敵是求請以千人守中路以三千人守東路選精兵四千銜枚疾走出其不意一鼓破之胡公投袂起曰是吾意也夜三鼓遣唐訓方蔣益澧鄒漢章周瑞唐協和等二千餘人馳往明日辰刻至豹子海大破之逐北三十餘里蔣益澧欲窮追唐訓方沮之十五日捷至中丞以唐不敢深入檄歸伍而

以君代之會大營獲賊諜言武昌賊知我兵遠出將悉出以犯我故胡公令退師越五日賊再竄葛店胡公復集諸將謀惟君主出師閱日請益力胡公乃檄君與蔣益澧唐協和朱品隆鄒漢章等率二千餘人往剿六月初二日去葛店十里而軍三路出師賊銃雨發君乃令中路少卻誘賊前進而張兩翼抄其後賊大奔初三日華容賊不戰走初四日至得勝州與楊公載福水師會是時賊方柵樊口而於河口橫列大桅罾船載大礮以拒我水師對河築長圍以拒我陸師楊公乃與君約並出君與朱品隆從上游進各營繼進訓寶湘左三營以槍礮擊賊船君擊對岸賊

賊靡入壘君分所部爲疑兵而密遣數十人出半里外亂流以濟奪其船賊大驚棄船走水師從河口入火寨柵賊乃大奔我軍追至武昌縣城下賊開東門遁逐北十餘里而還後數日屢渡江攻黃州不克大雨時至水潦漲發諸將多欲乘勝旋師且以貪功倖進爲戒君乃馳書胡公曰樊武者賊之肩臂也蘄黃者賊之咽喉也武漢者賊之腰膂也武漢之賊仰給蘄黃而特援興國樊武旣破賊膽已寒興國之賊不敢上駛大營中西兩路無後虞再克蘄黃則糧盡援絶武漢不攻自下矣書答報云君有卓見相機而行人言不足慮也楊載福亦謂我軍白日渡江攻城疲

勞費甚不如拔營夜渡也乃渡江分壁清源各門黃故勝地王几赤壁諸山前賢遺蹟最多蕩然瓦礫矣君傷懷往事泣下數行自此晝夜攻城不克稍息雲梯地道功在刻漏君乃益爲警備令各營偃旗鼓士卒坐甲帳中賊果潛師夜出襲我軍我軍屢勝輕敵放仗熟睡賊至裸跣潰走蔣益澧等僅以身免獨君與副仁親兵兩營以先設備整軍奮擊賊乃卻退是日失事諸將歸咎於君而班師之議起矣君恨黃州之不卽下也力請分營青山絕賊餉道胡公從之其後果以糧盡棄城走十一月我軍克復武漢七年皖賊復窺湖北君禦諸蘄黃與賊戰黃泥畈南陽河界

牌石彌陀鎭所至克捷鄂境肅清往來宿松太湖爲皖省
集團練設碉卡振飢黎皖民德之是時李續賓進浙江藩
司先是羅澤南戰歿續賓代領其衆至是總統諸軍剿皖
賊檄君從征轉戰而前連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等縣方
其將攻舒城也君請於續賓曰舒廬一帶爲賊老巢在所
必爭且桐太各縣均已留兵防守兵勢益分不如先攻廬
江廬江下則與都鮑二軍合我水師已扼安慶下游安慶
之援賊已絕大軍合攻可計日下然後水陸並進以攻舒
城三河鎭廬州則破竹之勢成矣不聽既破三河鎭賊壘
而援賊大至斷我餉道方其將至君又以兵力既分死傷

既多屢戰卒疲勢必不敵力請退師桐城而以全力擊援賊續賓不可曰君嘗以千人破賊數萬今何怯耶君歸營歎曰吾死無葬身之地矣不數日我營左右皆賊壘續賓命各營出銳師搏戰留數營及中軍防三河鎮賊賊至愈多數進數退自辰及酉兵不得食賊衆長數里各營不能相救而中軍亦被圍矣君率義中營救中軍受傷至夜義左右營不能收隊遂皆潰續賓陣亡君與孫守信等激厲軍士竭力守禦鉛藥水火俱盡而援兵不至往來衝突傷重墮地賊問之大呼曰我丁姓義勇統領也汝豈不知何問爲遂罵賊死時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君嘗積功

至運同花翎狀聞　上震悼追贈鹽運使銜優卹如例其弟錦義求君骸骨不可得遂招魂具衣冠葬焉殁之前月君嘗函告錦義謂所部皆鄉里子弟歷年戰殁者眾此次潛太舒桐陣亡幾盡汝可建忠義祠祀之工未蕆而有三河鎮之變地方大吏以事上達遂以君主是祠而以所部陣亡弁勇附焉君行義甚偉累書不能盡因舉成仁取義之全節表於墓道以爲後世疆場死綏者勸焉

誥封通奉大夫水公摩青墓表

阜甯水摩青先生者以國子生卒於鄉將五十年而鄉之長老訓其子弟以孝友恭謹退讓而明禮必以先生爲法鄉之矜寡孤獨遇凶荒饑饉則曰先生在其有以活我四方君子官斯土者遇大災患則必曰安得如先生者起而任之嗚呼是可謂有道之士德修於身而行孚於衆者歟先生諱其蒼字曰摩青父警亭公諱銘母陳氏束髮受書卽不肎爲帖括稍長致力於伊洛之學益恬退視科名泊如也事親先意承志居喪盡哀有終身之戚同懷旣鮮惟女弟五人夫家皆貧窶先生優給之歲以爲常宗族鄉黨

之匱乏者待以舉火所居北沙濱黃河爲海防廳屬黃河自宋決澶州奪汴泗二流併入於淮由雲梯關而入海五六百年之間水緩沙停尾閭已成高仰之勢故明潘季馴謂海無可浚之理惟當導全河之水以衝之而河非人力可導取老土以築隄使水由隄中則沙隨水去於是海防海阜諸廳汛先後增設矣　國家承平日久海內饒裕官吏遂樂侈靡酣歌恆舞之風相尤相效至於珠玉泥沙則河工爲尤甚故發帑所以辦工工未興而帑已竭大汛暴漲或遂委而去之往往失事而　國計民生於是乎交困嘉慶癸酉之秋海防報險隄不浚者一綫先生出三千金

晝夜搶護卒免於危自此數十年終先生之身海防賴以無事易簀之前召子孫於庭曰外人稱貸於我而不能償者積三四萬金其劵具在我德薄無以貽汝顧以是貽汝俾汝之賈怨於人乎乃火而焚之配孟太君勤儉能治家課諸孫讀優禮塾師以至樂善好施如先生在日先生生於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年七十有四孟太君先君卒合葬於北沙池東之萬松圖子二志行邑庠生成行太學生女二適李適孟咸豐十年以孫安瀾官封贈如例

經歷銜附貢生溯伊原公碑銘

同治戊辰十有二月耕雲堵築武陟沁工蕆役將歸道平皋訪原郎中峰冠於其家平皋故唐縣治城久廢近年以寇訌築堡爲守樓櫓修整道樹森列廬舍經遂井井然里人數百家職思其居無舍業而呶於市者登而四望陽廣武陰太行帶河襟沁形勢據一方之勝原氏聚族於此越百年矣家道昌科名盛人物衣冠之美與山川靈秀相表裏焉既而郎中鞠䠟再拜出其尊甫溯伊公狀乞爲隧石之文耕雲受而讀之而後知平皋所以無曠土無惰民原氏宗人所以既富方穀而無一人之流入不肖者則公之

敎爲居多惟公之故鄕人有過畏使聞知不待觵撻之加焉乞人改行幡然負販不受嘑蹴之與焉同姓之屬曰儒曰賈而咸厚其生則葛藟所以庇其本根也臧僕之息是敎是養而不匿其秀則葑菲所以無遺下體也嗚呼世安得以公之賢旣以禄於當時而有傳於後世者之益以永吾言也而又安敢以不文辭公諱應三字溯伊號亦阿自始祖希孟公世居温之平臯歷五世至騰霄公爲公曾祖生朝珍公子二長爲公考鄕賢公諱恂以德化人鄕里矜式歿而祀於鄕賢故爲鄕賢公鄕賢公生二子長應超侯太夫人出邑庠生早卒繼配陳太夫人生公公生而穎異

至性過人十六歲遭鄉賢公之喪哀毀骨立杖而後起事陳太夫人曲盡孝道廁牏必親 自入邑庠屢躓棘闈或勸以資進輒笑卻至陳太夫人歿慮無以榮斂具乃援例得布政司經歷銜遇父母忌日則必涕泣不飮酒茹葷己誕日亦如之事叔父如父事諸兄如兄撫孤姪諸甥如子建家祠置祭田立宗約設義塾創邑試院及都城覃懷會館以便寒士之進取者當嘉道兩朝癸酉己亥庚子癸卯丙午丁未之間水旱洊臻流亡徧野公率親族子弟親履災區散餅餌放錢粟計戶口丁黃以授之食優恤鰥寡孤獨存活無算治家嚴肅內外不通問不相授受而戒子孫勿

呵斥奴婢刻苦勵學暮年猶手不釋卷嘗曰吾一日不讀書便覺心無著落子弟席豐履厚當思讀書明理方不負此境地否則直豢養耳又曰處事接物刻須存敬心一息不敬顛覆隨之居鄉長厚嘗曰凡遇小人須使之知愛使之知畏第使之畏則怨府易開第使之愛則恩竇難塞延名師訓子姪雖寒暑風雨佳日令節不使輟學其後科第鵲起人咸爲公慶公深自抑畏戒諸子以滿假取鄉賢公自銘之語曰倏忽問著意天理鐫諸廳事以自警輯覃懷遺文錄十卷　國朝二百年鄉先輩著述藉以不朽生平務身體力行不屑屑於章句訓詁不高談性命而與父言

慈與子言孝嘗曰人只要人倫無虧卽爲聖賢所不棄配閻氏又娶李氏子四俱李出長峰冠癸卯優貢生甲辰科舉人候選郎中軍功晉運使銜賞戴花翎次峰聚丁酉科舉人甲辰大挑一等分發山東知縣先公十四日卒次峰羅邑庠生候補郎中次峰峻壬子科進士戶部主事李文淸公疏薦徵入以知府用分發陝西女六適士族孫十一長乃寬鹽提舉職次乃裕辛酉拔貢候補東河同知餘業儒孫女十有五曾孫三曾孫女六公生於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初四日寅時歿於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未時享年七十有三葬於先隴之陽以子峰冠貴贈榮祿大

夫閻李贈一品夫人追封三代皆如例銘曰

公之軼事致敬塾師館於塏㶿飧膳馨時塾有賓至公肅

諸楣請席請袵几杖盤匜贍師室家必令勿匱匪飭之豐

乃用之備進士明經以昌厥嗣敬告後昆纘承勿墜

國子監典簿原君墓志銘

原君蓬仙既卒之四年其從兄翔青以書來請銘余自惟譾陋而樂道人之善况君之卓卓尤可稱道烏敢以不敏辭君隱居不仕所爲表見於鄉里間者舉夫一端皆足以昌大其後而君之齒僅中身若夫乾没不休仰取俯拾無遺利朘削取贏積貲累鉅萬綜覈出納至因錙銖得失瞋目攘臂平日坐視骨肉之饑寒漠然無所震動遇水旱洊臻道殣溝塡曾不肎出什一以助縣官之振貸如斯人者或享高年登大耋康强壽考優游以没世彼又操何道哉君諱峯萊字蓬仙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貌謹愿無城府

居儔類之中言呐呐如不出諸其口幼嗜學因理家事未能卒業深以爲憾故其課子甚嚴常召諸兒環寢榻讀面命耳提夜以繼日至易簀之前甫輟講貫君自先世以財雄於鄉咸豐十一年皖賊躪氾水遠近扶挈老幼避亂渡河者如織之屬時秋雨久不霽長林積陰水淖間阻求束薪苫覆而不可得男婦露處既苦又乏食哭聲振野與洶濤相嗚咽君偕族人攜葦席齎餅餌棚棲而哺之人賴以生其他義舉類此者甚多先是封翁應五公以河水氾濫兩岸居民有陷没之害嘗船載饃餌援溺振饑出入洪濤巨浸之中屢瀕危險而不顧嗚呼君之賙急拯患蓋承封

翁未竟之緒所謂繼事述志者豈區區好行其德之比哉
君曾祖諱某曾祖妣氏某祖諱某祖妣氏某父應五公諱
某妣氏某皆以覃恩贈二品封君娶吳氏繼娶王氏俱封
夫人側室郭氏鄭氏子四長恩霖次恩棶餘俱幼女子三
君生於嘉慶十八年八月卒於同治二年十一月享年五
十有一銘曰

殖財不封以厚於宗推諸里黨濟所厄窮未食報於躬天
啟其後而隆隆佳城新阡維君之宮

署揚州府江運同知張公子涵墓志銘

公諱渼姓張氏字杜園號子涵陝西膚施縣人江南河道總督芥航公子也嘉慶七年九月十五日生於京師時芥航公官內閣中書以貧故歸其孥乃與母田太夫人里居土銼茅簷衣不蔽體八歲始入塾每讀史至古人獨行可風輒往復流連若有所甚慕者年十八入邑庠道光十三年芥航公得告歸十五年捐館舍前後持節兩河十餘年終之日至無以爲斂先是從伯父味石與從兄蓮友相繼歿所遺老弱數十口恆日旰不朝食公既葬芥航公於終南山乃涕泣而誓於墓曰先人孝友相傳不肖孤弗克負

荷苟一衣一食有不公諸從父姊弟者我祖宗其殛之合族而居飲食敎誨從兄弟從兄弟之子先後成名歲時伏臘於田太夫人及諸母前眞酒爲壽極天倫之樂二十三年援例爲南河同知二十七年署揚河通判其明年秋大水河湖相呑居民蟻附於隄岌岌不可保公乘小舟往來搶護誓以死守下游七州縣賴以安堵未幾以芥航公賠項鐫五級調用二十九年東壩工竣論功復原官咸豐元年閏八月黃河決於豐北廳屬之蟠龍集大府檄公署通判以嚴冬塞決口兩河每舉大工星使大吏以至文武百執事館廨局廠平地起房屋數千間酒食鐙采幃帳茵蓐

日數千事皆取足於本管廳員公一切痛裁抑之明年正月豐工合龍工員進秩有差諸不慊於公者日夜謀去公五月豐工復漫時已先期赴碭山防堵乃被議褫職四年五月　欽差副都御史袁公甲三檄公赴臨淮軍營隨剿有功復原官仍回南河七年署江運同知八年九月初二日以喘疾作遂不起年五十有七歲公先世有功德於南河之人且公固長者生平歸人之喪嫁人之女撫人之孤悉如治家事又素爲大府所引重平日藉一言以增聲價者何限自豐工之役無不思所以齮齕之卽其所冀而長之者亦汎汎若不相識或故謗訕於衆中以示無一日之

雅言官某劾工員貽誤有　旨詰責則蜚語咎公曰若子官京師某某者皆所嗾也而公益處之怡然嗚乎是可以觀識量矣公曾祖續周廩膳生祖元杰庠生皆贈榮祿大夫父井官江南河道總督母田太夫人公娶牛恭人繼娶孔恭人子大栒官翰林院編修孫百祥銘曰

積德於世而叢怨於躬猶有鬼神庶後人之食報者豐

誥封淑人故室陳淑人事畧

淑人陳氏父樹亭公諱錦標江蘇宿遷縣武舉官安徽長淮衞領運千總母王宜人爲　先祖妣王太夫人弟春華公之女　先大夫體　先祖妣志爲予請昏於王宜人遂以淑人來歸時　先大夫已棄世　先太夫人病風痺淑人侍疾晝夜弗懈　先太夫人歿家道中落淑人依母居予友敎四方幾十年其後始偕淑人卜居宿遷白洋河鎭庚戌成進士乃挈淑人官京師辛酉奉命回江南團練淑人先發發數日而京師戒嚴予畱襄城守淑人轉徙至豫省依我仲兄未幾予從事豫軍方轉戰

亳宋之間淑人嘗露禱於庭無間風雨寒暑先是予在諫院忤權貴人旣坐科場事當詣權貴人對簿禍且不測淑人憂泣終夜走室中目盡腫其後事雖解而淑人遂致心悸之疾一日予飲友人家權貴人先在焉杯酒釋嫌相約盡醉醉乃責以大義權貴人怒予亦怒互相詬予大慟而歸歸而中夜哭酒頓醒淑人規之曰君以氣節自許中外亦以此望君君愈發憤昨宵之事近於酒狂耽耽者方思陷我於穽邏卒夜數十守吾門而君顧若此此何以免乎時妾吳氏方乳幼女相對嗚咽淚四下鐙黯無色聞其言如冰水澆骨酒盡醒此後遂止飲氣亦稍平顧終不能接

人以謙謹此淑人所以死而猶視者乎淑人性爽豁畧知書予七試於鄉七被放淑人曾不以得失介意其後自臺

諫貶官

命下方爲西山之遊淑人具糗糒庀笠屐若初不聞有斥謫者故此數十年間所處之境不一而心無不一則淑人有以勗我也而今已矣淑人所生苦不育撫兄子及側出子女皆逾常情前五年妾吳氏亡捐畜痒於一身嘗作大牀令乳者與子女參處其旁而已居中以時其飢飽寒燠遇兒女小病則錯愕改常度或一夕十數起或月餘不交睫嗚呼此殆淑人所以死乎去冬肝痛作至今春予歸而

益劇五月十四日遂不起計來豫七年與淑人居僅此數月曾無一日不在呻吟痛楚涕泣相對中也嗚呼此後欲如此相對而終不可得也淑人之亡也長子彥釗已授室以郎中待銓京師次子彥鉞六歲女淑儀八歲俱非襁褓中物類能自達其疾痛疴癢使淑人在其鬻子之閔必有閒於前日而淑人死矣淑人以嘉慶癸酉年八月初六日申時生以同治丙寅年五月十四日申時卒年五十有四將以　月　日歸葬於桃源三義壩先壠之原

心白日齋集

目錄

卷五　詩

述懷四首

年來

小商橋弔楊將軍再興

潁汝之間河渠交錯秋水時至頗似湖鄉風景

贈張香濤太史即送其還京

同人約遊風穴寺速其先往

春日遊風穴山步暄午韻簡同人

偕暄午芝坪曼伯賡甫子珊飲陳氏園亭觀清明上

河圖叠遊風穴山韻

攝河陝汝巡道涂中卻寄宛南大營諸君子四首

心白日齋集卷五

詩

桃源尹耕雲杏農

酬廣文張詠仙先生 已酉

浮雲日變幻我心思古人眞氣鬱不改肺腑乃相親子路從宣尼饑餓困在陳元定師晦翁僞學禍及身久要在性命同志經𧩊屯國家設師儒永爲後學津上丁釋菜禮俎豆爐莘莘省醴與適饌昭信同蘩蘋斯文日衰歇古誼誰復遵遂令博士齋羅張甑生塵先生振鐸來士氣爲之信下車謁先聖感觸涕沾巾彝器多未具何以肅明禋鹿洞月再至訓誨彌慇勤根柢植倫紀文藝溯周秦邑乘久不

修舊德多沈湮欲奮董南筆激揚風俗淳縣城地卑下迫狹河湖瀕伏秋水大至百里同齋淪烈風挾飛浪往往過壓閭豈無宣洩道積歲皆淤堙古者制溝洫疏滌分徑畛所以十夫地九夫可耕耘今人盡地力乃至佃河滑一歲一漂没利重害亦頻先生饑溺懷四野躬咨詢建議穿漕渠計畝力役勻凡所欲設施出手皆經綸誰謂學舍冷難回海寓春愛士首及我千里交以神愧非騏驥資幸遇九方歅贈我琳琅篇什襲同奇珍昌言排衆議翼我登成均廼謂非我厚直道在斯民自問一無取惟恐孤陶甄願得常追隨花下扶蒲輪

大風自瓜步放舟至焦山

人生涉險仗忠信江行安得無風濤艨艟巨艦伏不動我乃一葉乘輕舠勢如砮矢乍脫括又如鷹隼剛辭絛浮雲奄忽互相失但聞耳畔聲滔滔導源岷蜀匯彭蠡衝峽躋津二千里投鞭竟渡伊何人佛貍飲江卯年死此時萬夫不能前我行如飛眞可喜亭午解纜瓜州城回頭不見青山營岡巒兩岸若奔馬千乘萬騎空中行浪濺那免衣履濕帆飽乍恐桅檣傾巨黿露脊老蛟舞奇鶬龍鯉相逢迎眼明好景忽相遇遙指焦先讀書處頳廊碧殿紛巖腰當日翠華曾此駐國家全盛年綏豐鑾輿巡幸臨江東蝸廬

鶴銘足幽賞俱教收入甘泉宮昇平歌舞三百載荓蜂不戒來夷䑸孫恩盧循蠢小醜中泠戰血流腥紅古云京口兵可用控制滄溟自鐵甕伯符射虎彊收吳寄奴斬蛇業興宋上游襄沔固必爭形勢朱方豈不重但須北府三千人大壑何容巨魚縱君不見韓蘄王黃天桴鼓兵威揚又不見虞允文采石大戰揮南軍海門鐵鎖沈終古制勝由來在樽俎可憐第一好江山烽燹摧殘作焦土須臾成敗皆東流舉杯自把江神酬馬當送客殊解事何不逆吹紅毛舟斜日荒荒風益厲狂飈怒挾英靈氣便欲乘査直到天不妨繫纜全無地平生齷齪苦閉門幾見今朝快人意

前行況有美酒沽城郭蘭陵出煙際

嘗智廟壁間有句云便爲柳亦江南好只染煙波不染塵因續成之庚戌

便爲柳亦江南好只染煙波不染塵我誦壁間腸斷句樹猶如此況於人

別羅藹亭丈辛亥

忽忽屆仲春匆匆別親故親故豈不懷宦期有程度餞子蘭成年先生伯樂顧厚誼託葭莩深情捐禮數慰藉解煩憂勸勉業緗素微名弋春官捷書報里寓告歸挈妻孥輞君厚佽助商量及臧獲檢點到裘袴先生綺皓年家事一

無與於我亦何求始終見調護自我爲鮮民煢煢泣孤露
西華披葛衣淮陰食草具辛苦得先生乃甦涸徹鮒繾綣
白髮翁淒涼黃河渡韋袂黯無言搖鞭卽征路

兗州道中雨雪倉卒入逆旅感賦

驚霆破山來猛雨助其烈轟然風北轉雰霏雜霰雪廣衢
泥沙變溝水轆轆雙輪澀生耳驂馬蹏齧服馬踣僕夫呼
號鞭不起短策剝啄叩市門主人闔扉與客言中有斗室
值萬錢客謂主人不吝予值所願主人憐我沾溼與人麥
飯與馬芻報稱敢惜雙明珠人生困苦爲人奴行道之人
奴不如安得候館餱糧無處無常使行旅歌於塗

汝河

汝河東去水悠悠河上垂楊綰客舟玉撥檀槽都不見鐙前誰與按涼州

香南憶夢圖爲謝夢漁編修作

從絶復從絶蟾蜍蝕圓月人生難得作神仙神仙依舊傷離別宛轉空吟子夜歌飄零莫綰丁香結早知開闔放楊枝何事拏舟接桃葉桃葉楊枝舊有情蛾眉生小住蕪城迎歸寶帳花常笑愛爇芸香氣自淸森羅瑤笈三千卷迢遞瓊樓十二楹錦字口教鸎睛記牙籤手觸便知名娜嬛福地風波動占樹鵂鶹逐鸞鳳禍水都將妾命試情天未

補郎恩重冤緣引蔓故難長團扇非秋已無用釵鈿虛邀
舊日盟衾裯空憶前宵夢依依別恨滿邗溝溝水東西各
自流忽聽鸞書喧梓里有人鼇背看瀛洲金蓮徹罷歸華
省鈐索西堂極悽警祿閣能酬碎蠹心書圖白寫驚鴻影
祇餘小史護朝衣不見明妝薦珊枕青鳥殷勤儻寄書書
來好認蓬山頂

內閣將事敬賦　是日題派浙江江西湖北三省考官

夙興入閶闔喔喔天雞鳴海日上鴟尾黃屋逌崢嶸循階
趧而左鳳閣軒前楹舍人倚隱囊懽笑如平生須臾綸綍
下典試臚羣英侍郎及內翰御筆丹其名國家重科舉慎

簡輶軒行巖冗枯槁士寤寐紆皇情春華與秋實識別貴
能精所防魚目混拔茅遺荃蘅我昔困秋賦屢躓神屛營
可憐肘足痛至今猶怦怦東南富文苑臺閣多公卿近頗
患浮薄揣摩期速成豈無桃李姿慚非松柏貞諸君蓄道
德稽古如桓榮願以身爲範風氣還朴誠星軺禮殊絕驛
路驂騑明崇高何以副鑑空權衡平

古詩二首

蚯蚓據一穴盤曲如深淵宵行熠燿明不知星日懸志滿
由識闇見偏遺其全豈知區宇大管鑄原非天驕氣府怨
尤弓撥終傷弦臨深常恐墜居高常恐顚豈惟高與深坦

途無安便

鷙鳥擊鸞鳳蕭艾欺荃蘅物情惡異已讐覺如前生引咎內自責一讓弭百爭匪惟貴能讓察識先幾精古今飛鏃傷暗中尤堪驚吁嗟觀此世氣結神屏營何以出坎險日惟誠與明

大化

流浪大化內誰爲金石軀太古有眞氣萬禩劫不渝百鍊化繞指毀方非眞儒嘯歌一室中夢想黃唐初言淆折諸聖周孔降我廬不憒亦不帶心廣體乃舒咄嗟冠蓋人歲暮無停車

述哀 臘月二十日作

親在兒芝蘭親歿兒樗櫟出親懷袵中無境不饑溺兒齒日壯長親容日疏逖谷風號墓門松楸晝寂寂銜哀值茲辰霜露滋怵惕

送通甫南旋

多士青雲運會開故人頭白尚塵埃大風無力扶鵬翼靜女何心怨鴆媒河患輿書方孔亟石田老屋又歸來科名一芥何加損重爲朝廷惜此才

以詩乞汪醇卿 延儒 太史畫

汪倫才藝兼三絕近在西鄰未一談同是鄉心無倚著憑

君煙墨畫江南

詠史四首

誤將姑息當慈祥懺悔惟憑貝葉章大帥不逢邊佛子姦民誰附宋金剛果能先事將薪徙何至難圖引蔓長萌櫱梧關天下險那容羣盜日披猖

詔書日夜起廉頗輿疾勤王柰老何五丈隕星臣力盡三軍吹律死聲多中原蹂躪驚蛇豕故壘荒涼失鸛鵝自古勝兵由勝將征南舊部淚滂沱

月暈重圍急請兵天威賜劒許專征督師敢謂同殷浩大帥如聞用孟明蘭錡親軍誰陷陣梧平要地望移營遣候

相業能無擾小醜何難奏廓清

纔看越嶠息衝梯又報衡陽急鼓鼙逋寇縱橫走險鹿畺臣進退觸藩羝羨舟自覺雲連隘棄甲猶聞嶽麓低獨有憂時陶士行孤城吐氣作虹霓

後詠史六首

羽檄星馳入上蘭西來烽火太彌漫滔天賊勢空三楚埽地軍威失一韓河北藩籬諸鎮在漢東形勝大江寬得人何處非奇險鄭重君王拜將壇

太乙鉤陳拱帝京無端芒角露欃槍鼓牲莫捄麒麟闕殿檻空傳獬豸鳴臨割方知求利器空談都解請長纓春明

門內無風雨菊部笙歌自太平

閶闔中扉訣蕩開御床赭帕鬱崔嵬憂勤已覺天容減哀痛旋聞玉詔來秦代黃金空上幣漢家白髮幾邊才沙場馬革男兒願請賦無衣始自愧

鼓鑄誰云雪可鎔持籌莫慰大司農九州貢獻雖能繼五省儲胥不易供軍槖似聞裝薏苡臺章爭欲稅芙蓉求金豈出天王意但願荊南早息烽

巴陵重鎮洞庭邊下雋遺封向屹然但使三江牢鎖鑰何由五渚忽烽煙將軍擁節重圍外壯士投戈卜戰先自古金湯憑衆志耿恭疏勒出飛泉

蔓草何時一炬空由來鉅府貴和衷不資撫字龔黃績虛費經營絳灌功萬事有機憂集霰四方多難怨匪風星關雪涕收何及仰首皇天日在中

哀蒲圻

洞庭水赤君山赬礮車來火蒲圻城蒲圻縣小惟哭聲戰守恃此四百兵誰知縣事周和祥朝服罵賊憑堂皇十丈橫飛噴冤血臨危到底錚錚鐵大將方爲林父遁府君乃效睢陽節城亡與亡義如此但一轉念非男子人生不作蒲圻令寒疾不汗豈無死

送張述亭出都 癸丑

遠別已銷魂況今戎馬繁心肝誰將相濺淚此乾坤虛抱匡時畧難酬國士恩平安歸定早企爾上東門

野吟

野吟眈近郊落日淡平楚高柳噪暮蟬微雲曳殘雨行見饟耕人擔榼入禾黍

哀獨流

壘山子孫有奇節獨流誓師目眦裂天愁風慘日西匿壘鬼狺狺噀人血皻使總戎各灰色躍馬踰溝手搏賊獄中死囚劉繼得勇氣咆哮一當百大小身親數十戰誓埽黑山馘飛燕宰相棄甲臨洺關保障京師天津縣仲冬之月

日在子大帥潛行出營壘壞雲四壓礮聲起佟將軍馬蹶
於水謝尹身翼佟將軍要害七創與俱死

巡防處夜值 甲寅

霜冷周廬警屬櫜斗杓東指七星高宵嚴虎旅傳金柝夜
靜龍吟出寶刀幕府文書飛羽檄春闈釵鈿貰香醪萬方
送喜從今日天意分明鏟賊濠

爲謝夢漁作畫卽繫以詩

茅屋深深白板扉好峯潑黛樹陰肥世間何事須吾輩如
此溪山不肎歸

秋夜集龍樹寺送潘伯寅侍讀歸吳中三首

城南歌舞厭繁華攜酒來尋開士家礀道車聲穿薜荔暮天風色起蒹葭巢痕已埽空梁燕炬火驚飛宿樹鴉邀取銀蟾共淸飲不妨盡啟碧窗紗

遠樹依微入鳳城女牆窈渺與雲平尊前人影黃花瘦鏡裏鄉愁白髮生蛩語倍增秋慘淡煙痕不放月分明前游俊侶殊堪憶絲竹中宵愴此情

嗚咽微聞子夜歌簷端蕭槭葉辭柯高僧蓮社風流盡才子蘭成感慨多四海論交誰性命百年垂老況干戈少陵及見中興日便合滄江臥釣蓑

相逢狹路行

相逢狹路間不知伊何人舉頭四顧望彷佛雷與陳被服文繡驕靑春僕從傲睨如天神交軫未及通一語東風吹起輪中塵山高黃金揮手盡紅顏少年霜入鬢郎今窮困迫溝壑當日聲名重廉藺干莫雖云快轉屨不如錐珍錯雖云美餔餟不若糜靈輒乃救趙宣子高車大蓋徒爾爲

花朝述懷四首

浮湛宦局悟淵霄閉戶揚雲耐寂寥冊載流光虛過客百花生日有今朝烽煙極目空三楚金粉傷心弔六朝悵望南天一垂淚祗今贏得是無憀

朝天車馬日紛紛小院風滋碧蘚紋一室寢興旋磨蟻百

年門祚負山巔朱顏盡改惜明鏡白晝輕拋惜暮雲縱使此心堅木石爭禁膏火日煎焚

水火循生滅帶圍病來始悔養生非依方服藥惟師古借夢還鄉不當歸快飲難逢疏盞斝春城無雨惜芳菲異書掩卷渾忘卻坐見青鐙換夕暉

縱橫奇氣鬱青霞不信浮生樂有涯窮袴短衣秋射虎珠簾畫舫夜尋花平生師友眞千古垂老文章愧一家興到舒眉還大笑世間何事足咨嗟

秋林覓句圖爲徐蔭軒桐同年作 丙辰

長安雨霽淸霜早萬象爛然見眞曉雲白山青林樹紅一

幅倪迂新畫稿尙書忠愛通禪悅太史文章出丹穴世無
正軌軼風騷天與聰明淨冰雪日華閶闔黃金牓羽節朱
旛列仙仗白日雷霆花萼城青春歌舞芙蓉幌　紫禁東
偏史局開承明珥筆翩然來馬遷班固有述作劉騊駼等
安在哉中原豺虎厭人肉河水西流鬼夜哭使者惟知轉
餉空官軍未報名城復艱難王業陳豳風江漢常武中興
功聲律由來治忽在吟咏豈直俳優同憶昨與君同射策
先帝上賓
嗣皇立戶牖方爲桑土謀乾坤忽露瘡痍色世宙猶及爲
唐虞我輩莫爲文字儒史籀何人刊石鼓魯山小吏歌蔿

于百端交集傷懷抱一葉先驚不自保詩成掩卷無遺處獨立蒼茫向秋昊

題畫

出岫雲心客倦遊黏天遠樹帶煙浮人人盡道乘風樂我愛青山自泊舟

四月三日葉潤臣孔繡山兩舍人招祭顧亭林先生祠展禊慈仁寺

觴詠致羣賢燕遊亦近道城南趙李徒看花日啾擾思古徠同人忠信薦蘋藻先生霸王畧生民廑懷抱制作三古匯利病九州曉 國朝開太平遺編佐蒐討崇祠甫締構

周垣漸頹倒兩楹學案書（南楹庋明儒學案版）零落委荒草祗餘寺
殿松及見吳門老大雅有衰謝斯人孰壽考坐中江亭客
慼喟寄深菿漢業際文景周京此豐鎬公卿務延攬人倫
集坊表曲水張長筵流觴酬芳醥蟠空見太行衣冠迹如
埽英英含人賢茫茫墜緒紹茲會豈不佳我心愁如擣桂
管塵始生襄漢原已燎弗擢虺為蛇拚飛蟲作鳥徙薪詎
無謀詧淵若不早三復郡縣篇欷歔向蒼昊

送王農二兄顧氏妹同南　七月二十一日

臨觴不欲飲對案不欲食出門惘惘無所往鍵戶昏昏已
終日僮僕怪我失常度惝怳無言淚沾臆上壽百年有幾

人兄妹皆已四五十大兄前年棄人世存者三人阻南北仲兄自淮妹自汴先後行滕卸京國迴思別時俱少壯鬚髮胡爲變衰白兒女滿前漸長大歲月如流若飄忽團聚纔得幾朝昏分飛鴻鴈聲嘹嘌登城南望潞河舟落日蒼煙晚無極昨宵天狗忽墮地江介軍容黯無色未看檻送俘元濟但聞賵襚優光弼（時向忠武薨於軍）干戈滿地箭滿眼長江飛渡何由得念此塌焉摧肺肝欲往從之無羽翼秋陰作雨向昏黑疏林不風葉蕭瑟無復靑鐙聞笑聲惟有蒼苔膩行迹浮名冒絆竟何益骨肉輕抛吁可惜假令有田歸自給嗟余豈慕高官職

淮樓聽雨圖爲符南樵　陳森　作　圖爲其師荆溪周止安遺墨

淮流日夜向江海淮上高樓屹然在朱甍畫棟照中原人世幾經雲物改荆溪鬱鬱霸王畧虎嘯龍吟付寥廓詩人猛士盡奔走萬象飛揚入盃杓符子才名員半千芒鞵踏破九州煙每當風雨樓中夜上下論心五百年青山宿草黃泉錮峥嵘百尺談經處亂後方思頗牧賢生前苦被金張妬雨聲寂寞琴聲絕籍湜韓門有遺子休問先生講席荒可憐弟子頭如雪黃鶴磯頭苦戰塵臨春結綺委荆榛卽今吳楚干戈滿嗟爾長安乞食人

郊行二首

驅車郭北門郊墟豁幽景不知九陌平但覺雙輪穩猛雨咽蟬聲微陽澹馬影禾稼亦已收平疇交萬頃葵藿屋角花轆轤道邊井老牛臥桑根黃犢齕其頸野人習耕鑿勞生足悲憫西風搴車簾颯然助淒警

秋宇廓新霽萬象盡森露舉頭見太行蜿蜒起澤潞嶺容辨凸凹嵐光寫向背其陰匯昆明蕩潏歕雲霧裊窕倒浸山依微下涵樹年年迎翠華湖心有白鷺文圍方共民疏林出樵路江漢搖微風歸田定何處願爲近郊民結茅長此住

雜詩

老鶴溷雞羣低頭啄白石神龍失雲雨泥蟠獱獺側迫促塵世間安能快胸臆朝隨斷養行暮共屠沽食堂上鼻作聲階下膝齊屈以此苟顯榮金章黯無色出門視郊原浮雲浩大澤四野虛無人放聲長太息

題畫

今人無所師古人無所法夙契仁知性刻居山水窟析津昔烽火親藩手仗鉞誰憐文儒士顚倒雜健卒萬馬歸大營三更懸明月淋漓磨盾墨一埽千峯兀此時風雲氣迫向豪端發粉本偶流傳縑素有請謁簿領適閒暇剡籐抵光滑黛雨皴松皮赭煙烘石骨溪橋自窈深風泉正濤越

遥知隔嶺際山農事耕垡便當從此去青蘘與布韤

題張詠仙肇辰師萬松雲海堂遺墨丁巳

眼前忽見雲海鋪盤拏天矯松萬株盧鴻草堂絕壁下淋漓元氣爲斯圖先生服官來上都畫卷畱贈頫濱蘇殷勤方蘄後約踐築屋仍傍葑溪居隆平荒城冷於水政成三月歌蔿于輿中正有活國手百不一試歸黃壚我昔從遊淮水隅學宮槐花吹講廬博士弟子五十員衆中許我傳衣珠後復見公長安市我時觀政春官初門外日多長者車知己一人今則無猿啼鶴怨增欷歔此松此雲景不殊燕臺二月春風麤黃沙蔽天原草枯屋梁吹墮涼蟾蜍彷

佛曾照古眉須先生手蹟宜藏諸名山況有未刊書誰其任者非吾徒

送程小松大令之官四川

燕市征塵黃葉日潞河春水碧連天異鄉花鳥真無賴垂老冠裳劇可憐（小松年五十八乃入貲得大令）西蜀自來天下險使君不媿漢廷賢郎今四海干戈滿歸臥滄江定幾年

題符南樵半畝園訂詩圖郎送之山左

唐賢選唐詩篋中及河嶽竊怪同時人所蒐甚簡畧 國朝詩教昌英髦出敦琢山淵躍虬虎林藪噦鸞鷟長洲沈尙書白首猶媚學網羅數百家金石臚衆樂迨今將百年

符子乃繼作半生辛苦心師友共商榷黃巾陷揚州殺戮到羸弱君僅以孥免抱書匿墟落問有何裨益相視性命若千秋文獻傳不忍終寂寞中朝兩侍郎（陶鳧香宗伯樑　張詩舲少宰）子心堅卓掖翼觀厥成千金一時醵半畝賢主人（崇樸山侍郎）招邀入其幕庀材購梨棗鳩工奏刀削統系續刪裁原起後鴻博（丙辰）分函別籤軸插架連棟桷苦衷知者誰紛騰肆謠諑或謂駕聲氣或云涉雜駁余亦集中人敢言去取確要其采訪宏羣言一郛郭公卿垂大名箸述在臺閣文采逮奕禩光氣常照灼窮吟委巷士精華易銷鑠端賴鞭可附幸免蠹爲虐譬如繼絕世鈞髮得寄託萬事憑識力半

途無立脚方今積薪憂祗坐相唯諾誰肎任勞怨始終歷
盤錯似君宏毅負何向不摧廓詎惟刓劇完爲君喜騰躍
西風吹落木商聲動簷鐸揖我適山左宵露溼芒屩濟南
名士多盍簪邕歌嘐慎無憚行役前途早稱娖

酬朱眉君見贈原韻

良友如良藥苦口利於疾不然市道交何足語學術君昨
貽我詩段也賦蟋蟀振衣再諷誦精氣遠闐溢長安窮巷
居往來無十客曲鍼腐芥姿何由引慈魄詎期垂盼睞相
關在命脈通籍今七年謬躋諫諍職竊信忠實腸匹夫不
可奪觀德　七廟遠斯民三代直感激報　主心不容自

屛息中外飾治安因循耗兵食

嗣皇迓天休郊亶薦珪璧仰惟堯舜咨已爲宵旰瘠京華

盛歌舞風流媚褻展雍容平津侯褏遺衣袋冊緣林搖微

風農器鑄劍戟九重吁咈聲四海瘡痍色滋野蔓薙翦韜

巖幹易匿祇爭有八騶追復問七尺濟時千金軀培養應

護惜君師何東洲子貞太史讀書與道適馬鄭及賈董堂階深

閱歷君本異資稟涵濡有敎濯讀詩旣終篇進以書禮易

時讀詩疏峩峩西山青洋洋昆明碧切磋得李申甫黃芟川忠信比

甘白下帷京兆府氛埃萬重隔蒙也蓄疑義洪鐘效莛擊

勿作文字儒誤爲泉石癖科名亦偶然何容諱點額重陽

具尊酒相從道古昔顧余頹就衰華髮漸滿幘前修日高深綆綆汲古力

題畫

空山生白雲蒼苔絕人迹柴門夕不關倚樹看秋色

孤山訪飲圖爲卞頌臣寶第比部作

孤山孤絕處宿宅有神仙萬樹雪成海一聲鶴在天委懷向林壑過眼亦風煙便欲從君去西湖剌釣船

前題次東坡書林逋詩後韻

段家橋畔孤山曲一夜東風聖湖綠老梅萬樹龍盤拏翠羽啁啾啅寒玉置身無論巔與湄心一念之足醫俗當年

公子愛賓客苛夜清遊秉樺燭所費滿囊宿不起碧雨一甌嘸初足煙蘿懶侶狎鷗鷺蔬筍充廚厭粱肉怪君忽輟招飲篇卻向西曹點囚錄頗能執法絕諾唯不俛長身就卑曲春秋佳日顧祠下得暇猶來看修竹漸聞江上息鼙鼓定有鄉書問松菊

小集城南花之寺送朱伯韓前輩出都四首 戊午

三年謁選滯長安短髮蕭槮旅鬢殘老不低頭猶倔強病忘瘖口說孤寒枝撐亂後封疆易調護軍中將帥難功過即今將定論冰壺懷抱任人看

能容折檻感

先皇臺省崢嶸幾諫章爲國保全唐李祐令人今見宋歐
陽芒鞵萬古登封路將之山左花事三春尺五莊彈指煙雲齊
過眼浮生懽笑幾壺觴
春明壇坫奉簪裾同志爲朋信不孤四海早教人愛惜一
身眞繫道隆汙別傳梟羽鐃歌曲爭寫東坡笠屐圖慙媿
後來驄馬客風流得似一分無
桂林迢遞阻言歸漂泊風塵未息機元祐一朝遺老盡永
和三月酒人稀江淮列郡方傳箭吳越嚴城又合圍烽火
滿天軍事亟肎將別淚各沾衣
聚奎堂郎事三首

三峯巍峙詹靈光領袖羣仙共一堂天語標題扶氣運人才消長視文章閒看野馬飛虛牖不放遊蜂度短牆取舍自然公道在整衣危坐即關防

已驚磔磔因毛遂又報匆匆逸蔣侯（提調蔣霞舫出闈）人事乖違歸定數客懷寥落對清秋虛名自愧陳驚坐（同考諸公皆望余來）佳句終輸趙倚樓（謂沉鵲）薦卷編排誰甲乙無心珠恐暗中投

風雷咫尺起蒿萊（初八夜雷雨）天半龍門蕩蕩開走地蛟螭蟠古樹測天儀象見高臺三條燭盡初呈藝一顧羣空也費才惟願諸君頻洗眼當年辛苦此中來

題朝鮮李藕船春明話雨圖 己未

盛時賓主無中外公邸芳筵喜見過咫尺不須愁萬里玉溝春水鴨江波

題李荔農風雪夜歸圖 子衡比部之尊甫有自記詩用其意

淮南金穴盛歌舞儒者清門自鄒魯客遊風雪夜歸來繞屋梅華薌初吐書聲四壁何琅琅翁時聆此神飛揚眼前好景忽變幻全家避地朐山陽當年鐙下讀書客子衡通籍西曹還讀律獄成抱牘較錙銖心比研經更精覈刑官一念根和平眼前萬物都遂生千里爲翁壽一觥幾家常此讀書聲

送李申甫從軍江右曾侍郎行營

我與李侯劇親善十日五日數相見有時風雨枉招尋窗室華鐙出精饌昔年同寮屬宗伯嗣我移官廁臺諫每因遇事遲論列輒勞動色嚴規勸長安結交多老蒼尊俎頗盡東南彥就中直諒屬吾子蔑也見心非見面西江軍書久逾亟湘鄉司馬老猶戰求賢致我道益孤入幕知君事立辦春來二月多風霾往歲三秋況星變新市平林未解兵伏波橫海方傳箭眼前已覺不自保此後空勞重相念惆悵城南禊飲辰細柳新蒲閟僧院謂龍樹寺

公宴懷王子櫰司馬

金尊當菊部窈窕畫堂深獨惜繁華地偏傷遲暮心煙花

翻舞裦霜雪點朝簪有客空憔悴蕭然澤畔吟

對月

共有團圞願淸輝屬與君可憐升遠海已自掩浮雲烏鵲飛三帀山河影幾分關門鐃鼓角悽惻不堪聞

橋西老屋圖爲葉潤臣觀詧作

虎坊橋西有老屋蔽芾槐陰滿庭綠階前鈌甃古井水子午淸澄潄寒玉崔儦入室五千卷鄴侯插架三萬軸四方賓客日造門流水泫泫轉華轂主人舍此將遠行牘有新圖付空櫝鶴飛萬里憶喬松鳳翔千仞思修竹世惟佛法悟淸靜桑下猶聞戀三宿耳目偶寄不忍忘何況百年曾

聚族郎今天地干戈滿豺虎跳梁厭人肉江淮第宅連青雲春燕歸來集林木人生忽如鳥過目萬事風前轉樺燭爲君題詩廣君心相逢且盡杯中淥

送楊汀鷺同年下第出都二首

久難開口笑搔首問青天放黜亦何怨朝廷方進賢鶯聲酒盞畔花事藥闌邊行爾重攜手金臺月正圓

聚散亦云偶所嗟吾道孤客行殊未已天意竟何如臺榭笙歌沸郊坰草木枯前修期努力世事正艱虞

用工部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韻贈臯臣明府之官山右

東南困潢池燎原火未息桑孔闢利源豪毛算兵食十室九逃亡死生衢路側悉索養驕軍筐內不見德三輔根本地誅求昧遠識茲行豈爲貪斯人吾黨直太行孟門閒車馬入秋色爲政如農功養苗去蟊賊在邇迹頗睽臨別意先惻關月遠照君明我長相憶

秋感六首

夜雨及朝霽白雲彌青天幽燕秋氣早萬象森目前庭柯自嵩密一葉飄簷端感茲惜淸景吾生聊閉關

雀喧禾黍熟蟲鳴蕭艾深萬物各自得壯士多苦心悲哉搖落象已滿山與林如何倚餘熱徂謂常炎蒸

昨從池上行失此千夫渠攀荷不見葉況乃荷上珠山中
丹桂華馨烈盈路衢不惜香氣盡爲君襲衣裾
夜永不能寐起坐彈金徽罷琴步階除露草芳菲菲牽牛
秋正中河漢影下垂西風碣石來海氣侵人肌四序任環
轉浮生何所爲
月出思悄然蟲聲浩如雨飛蓬旋夕飈寒更急砧杵沙場
骨已塵征衣夜深補欲代思婦吟嗚咽不成語
澄觀息羣動眞氣蒙九州靜者日以靜勞者殊未休跂脚
北窗下仰觀天宇周孤雲與飛鳥滅沒海西頭開襟納衆
妙方與無窮遊

答王壬秋高碧湄蔡與循見貽之作

秋色三霄迴端居百感侵疏狂倚寬政仕宦損初心節物愁中老人煙雨外深無端鄉思切莊舄正高吟

題馮林一侍講桂芬鄧尉山廬著書圖

天地風塵幾草廬銅坑山下閉門居時來將相都論命老去英雄只著書吳會浮雲蒼狗後林一因均田頗為鄉人所謗具區秋水白鷗初尋君便放煙波櫂七十二峯來釣魚

林穎叔席上分韻得展字即題其西山詩後

處暇覺趣長在宂苦懽淺惟茲天機精不受法輪轉盛年肩賢勞隙日恣游衍餞秋肴核陳卜夜嘲謔展睨我山水

音佩君塵累遣陟嶺霞始生憩崖露已泫乾坤方浩蕩覩
聽共深遠動靜軸一心君眞習仁選會當汗漫遊期踵宿
昔跰往及紅葉時尋煙踏蒼蘚

宿澄懷園與潘伯寅學士置酒夜話

城西馳道接崔巍立仗瞻天月幾囘山意漸寒雅共語巢
痕已掃燕空來池蓮宮樹江湖夢繡服影纓屢從才莫倚
雄譚驚睡鴨玉堂淸絕好銜盃

度青龍橋至金山口

秋來酒肆燒黃葉春至山農劚白雲隧道麒麟眠壞冢壁
門龍虎駐新軍流沙路澀聞駝語落木風高度鴈羣底事

間人間不得鞭絲帽影在斜曛

心白日齋集卷六

詩

臥佛寺

入山不見寺但聞松風長天闕逼象緯寒日懸晶光杪攡百年物大葉含妙香窔兀及殿基鐵鳳淩青蒼莊嚴丈六身偃息乃在牀始知龍象力有時疲津梁離宮並寺起隙戶穿虛廊樸屬屋四周平礒階三成想當締造始已戒淫侈萌

宣宗三十載扃鐍惟其常赭帕久不施　御榻凝塵黃飛鴿決罘罳流猋激軒楹仰惟德恭儉益切心悽愴庭中一

曲水鑿石開方塘泉源瀵巖竇冀以大士堂地惟
列聖遊八共仙禽翔荏苒百年內雲煙浩茫茫入門日未
晡坐語移斜陽西崦景倍佳理策荷葉岡

登山至大悲寺舍騎步行達龍王堂

駿足有窮處芒鞵凌丹梯不知所歷高但覺天容低躋身
入無竟迴首迷故蹊遡澗蔽圓景攀巖窺陽曦相逕咫尺
間明晦殊參差落葉紛四山樵蘇供羣黎奈何山中僧啟
闔頗有時牧兒藉草坐牛羊滿山陂何嘗息塵囂從汝相
遨嬉

翠微山房對月

松柏蔽廣椒薜蘿翳幽戶夜氣澄沉寥煙光澹林莽聲欻
偶一聲四山欲相語默思塵世容變態亦何取晨眉方修
蛾夕步已猛虎我拙百無營遯迹避鐘鼓天高月正中星
斗稀可數屏息遊太初氣象見上古陟降儼在庭敢云不
聞覩安得終日心常如此有主

送王壬秋之山左中丞幕府

湖湘閒氣鍾傑魁構廈挺出梗枏材王郎三十已名世軀
幹雖小聲如雷朝來揖我向山左馬頭松色明徂徠棗花
古寺德星聚一別如雨良可哀淸霜下空萬木肅寒月瀲
灩波金杯近聞齊魯困盜賊摩牙吮血多狼豺吾子小試

活國手立見譚笑淸氛霾豈惟一雪處士恥乃知儒有非常才　九重聖德邁軒燧八愷世胄多蒼隤龍吟同頭待所致國門萬古黃金臺青冥浩蕩付公等羸老拂衣歸去來

喜雪和許海秋獨遊龍樹寺韻二首

寸抱久紆鬱及茲一疏散物象滋悅愉吾生遠愁歎京師視萬方形勢喻枝幹去冬郊原赭緯未望將斷四山雲忽同后土白已漫消息蕘天人　齋宮喜申旦

幽人與飛鳥出門共所向破除世網踼豁達天倪暢危樓根青冥高空列屏障俯身視荒澤葭菼色悽愴會心匪一

悰過物得萬狀領君絃外音參寥契牙曠

題李竹朋太守消寒卷子 庚申

幽州古寒門冬夜事杯酒李侯澹蕩人愛客潔尊卣雞鳴天始霜車馬浩奔走鞅掌羣公卿吾儕得袠手淮南困格鬬連城勢枯朽百年歌舞地三星在魚罶延頸希陽春田廬亦何有

詠懷二首

朔風淒以厲肅肅鳴枯桑枯桑繫本根飛蓬遠飄揚江南有奇烏文采如宛央我欲往執之惜哉無舟航舟航豈不施濟川虛帆檣莫邪直千金辟灌銛秋霜爲君腰下佩魑

魅遠遁藏棄置豐城獄瘞埋塵沙黃風胡三經過不遇聏睞光利器與良工潛泊情可傷

發篋陳羣書古人共几席門辭剝啄煩庭絕來往迹融雪搖湖光蕩漾上高壁吾心恰受之烱然見初白永屏徇物勞靜領爲學益東鄰有同聲浩歌出金石

別詩五首

萬里黔南路三年計吏車家山烽火裏文字賤貧餘寂寞千秋業崢嶸八體書白頭吟望苦何地向樵漁 獨山莫友芝

不爲憂時切文章早致身艱難班侍從辛苦算輜緇一挫天驕氣黏然澤畔人濯龍門外柳相對送殘春 湘陰郭嵩燾

殷富今山右誅求氣已傷遺民唐俗盡流水晉祠荒不有絃歌宰終爲荊棘場孟門秋色早駐馬問循良攸龍汝霖

高密賢孫子今人見古風一官投虎穴五字闢蠶叢驛路微雲外羇愁積雨中布帆何日辦吾亦憶江東武岡鄧輔綸

天未斯文喪遺薪火自傳藏書蒐孔壁墜日起虞淵楚水三湘目齊州九點煙時客山左行藏應早決容易近中年湘潭王闓運

孔繡山侍讀招集韓齋分韻得輝字即送朝鮮李菊人歸國並懷蕅船李叟

珠玉不炫世山水騰光輝道義苟浹洽在遠何由違閶闔

李澫船屢驂上國騑公卿敬愛客一尊常共揮同時陳與黃（頌南樹齋雨前輩）素髮風前晞逮我晚入社已慨宿士希俛仰三十載君乃遊　皇畿解問楊龜山嗜善如速歸王事有程限來去難自期未知後會日賓主誰因依憑語海東叟愛惜桑榆暉

榆垡題壁二首

翠華巡幸去淚滿謫臣衣媚敵三稟沐籌兵一是非虛聞徵七郡未見合重圍竟啟巖關鑰豺狼滿　帝畿

零丁驅馬過驀見故人名（周叔雲李蒓客）珥筆知何處研經負此生艱難惟欠死天地劇無情精衛空銜石何年海可平

鄴中懷古

青州初傾黑山平突兀當塗漢祚傾千古奸雄師揖讓一家父子擅歌行蒼芒對酒當歌日旖旎分香賣履情銅雀臺前疑望處西陵不見暮煙橫

讀史四首

建章宮殿接天衢殘月觚稜曉色初熒惑不救南斗入罰星常拱北辰居犬羊擾攘蠻夷橫龍虎淒涼宿衛虛只爲故宮頻望幸翻勞仙仗引乘輿

漫云弧矢射天狼尊俎游無制勝方築室謀參和戰守亂華種雜羯氐羌曳柴誰效欒枝遁流血偏教郤克傷縱肆

市朝無可薦寒蟬會忝舊鵷行

文帝當年惜露臺嗣皇雄畧馭羣才內憂外患愁交集言路城門總不開周室忽驚宣榭火漢家親見柏梁災東南半壁如天倚何日勤王勁旅來

上食無人進百年壺漿野老惻呼號千官匍匐奔行在萬姓流離賦黃逃啟釁似聞由侂胄犒師何意用弦高方知列聖貽恩澤海宇依然奠六鼇

偶成 辛酉

禁苑鐘聲塞外笳五雲深處落天涯關心春色如流水宣武坊南芍藥花

夜坐

獨坐空庭露氣淸遭玆多難旅魂驚四山烽火郊原暗百戰疆埸草木頳直北有山堪駐蹕征南諸將合移兵鉤陳太乙森嚴地莫放中宵彗孛明

金樓營次懷京邸故人二首

逐客去京邑蕭然歲已闌將心與明月終夜照長安戰馬關山道仙禽珠樹端不知征戍苦覩此鬢毛斑

草澤求遺老親賢倚重臣由來連茹日不失從薪人厞膽輪囷在河山締造新欲投西崦下長作荷鋤民

讀史四首 壬戌

江淮無地賦歸耕耳厭中原戰鬭聲渭北忽傳迴紇箭汝南新到下江兵籲雲驥足蕃王部偃月蛾眉上將營但使齊心均殺賊𤼵黎有日見昇平

十州清宴海無塵萬象昭囘日月輪蜑布鮫珠三壤賦蠻花犵鳥六街春中原不晝華夷界邪說偏愚輦轂人　聖德有如天廣大蜎蠕應解戴　皇仁

朝爲節鎮夕亡逋單舸飄搖就海隅廷尉寬平持八議天心慘澹念三吳封疆變色閭談虎家室關心問飼猪畢竟宜伸棨水罰東南蒼赤盡無辜

催科撫字兩綢繆民望來蘇吏治修駔儈何堪貧守土租

庸强半屬甾州中牟異政能馴雉渤海催耕亟買牛自古
瀶災憑牧令酬庸原不忝通侯

閏八月十五日偕陳仲耦太守鄒少儀裘少韓姚雲
屏秦采巖大令遊伊闕探石窟寺

逶遲肇汜間勞生厠干櫓解縢洛陽郡羽檄日旁午興來
謝一切登臨挈勝侶時值秋稼熟人聲在禾稌伊水橫我
前雙峯峙門戶緬惟開闢初明德頌神禹蹟非五丁異力
豈巨靈擘後王何紛紛鑱刻到崕岵巀嶪蜂衙攢蓯蘢蟻
國聚一龕一如來一石一西土千萬清淨身恆沙不勝數
石窟剏元魏大可容旗鼓瓔珞籠三界袈裟見六祖鴿怖

幢旛揚龍馴錫杖拄合掌袒右肩卍胷露雙乳瞿曇骨頯
立金剛目尙努白綴啟文牖絳螭絇丹柱匝地蓮放萼諸
天花散雨憶自景明後剏修始宦豎逮至崇訓時熛熻照
元圖傷哉拓跋氏禍基子生詡太和修禮樂正始飾珪珇
燕齊趙魏間敎授儼鄒魯想見財有餘紅朽溢倉庾太極
芝忽生充華母之蠱子壯政不歸腥聞酖其主凡諸惡所
稔亦知過難怙永寧寺萬間乾羅經百部感應佛有淚伽藍
記平等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常有神驗孝昌二年十二月中有悲容兩目垂淚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
覬覦天可補詎料爾朱來河橋棄仗弩哀哀河
陰旁以身試碪斧我聞象教雄法力震區宇五指出狻猊

一吼伏猰貐又聞爲魚王鱗族脫網罟如何萬釋迦不足
一禦侮膏火心自煎蓼蟲食原苦傾國竭膏血驅民入枯
窳豫徵六年租不足供求取入市稅一錢亦難救貧寠殷
鑒已在茲捨身笑梁武況彼不壞軀日久亦朽腐近遭赤
眉亂焚燒徧洞府今年三月亳賊入洛擾及龍門頗多殘毀拈花指半折低眉
腦已臨茲猶選佛場大千一粒黍東南財富邦文物匯吳
楚蘇臺游麋鹿芳洲弔鷓鴣淮南失鹽筴浙西罷歌舞古
今名盛地什九遭烈炬憑眺憂孔多繁華蹟何所人生寄
一世數十閱寒暑奈何苕附木遠慮天倚杵佳日秋及閏
我輩人皆旅眼前風物淸彼蒼惠所與涼蛤吠稻畦飛泉

歎苔磯坐定濤愈喧晚來山更嫵悠悠雲渡河泛泛舟橫浦波心月穆穆草頭露湑湑中原含瘡痍斯人且尊俎一杯酹伊洛滔滔竟終古

香山寺

我聞香山老居士欲來此地爲閒人伊川中流闕對峙三秋雲物淸且新先生不歸履道宅潭月巖風數晨夕婆娑九老會何所漠漠厨煙冷香積殘碑斷碣俱無有畫圖獨認西崖叟寺有湯西崖少宰畫像石刻西崖已不識香山我更來當百年後闕中羣盜方傳箭青袍白馬紛然徧一尊且自放高歌十道誰知正酣戰人生會合豈有常今日露華明日霜

眼前若得放舟去此水東流經故鄉。

龍門月夜放歌

平生此游最奇絕伊闕三更看秋月伊流萬頃堆琉璃鍾阜（龍門一名鍾山）千重積冰雪冰雪襟懷鬱奇氣閑置樊籠閴城市興來走上龍門巔大叫香山白居士東山未暝西山夕遊蹤稍向靈巖息（龍門古有靈巖寺今潛溪寺或其遺趾）斜陽一片崦嵫來淒涼紫翠傷心色海風吹月青天高浮雲點綴無纖豪上有晶瑩之岸嶨下有瀲灩之波濤嵌空石窟清輝徹六祖袈裟見衣纈可憐照石照如來不照千家萬家血浮圖梵剎金崔鬼充華去後媚孃來宮人笑語亦已矣詞客錦袍

安在哉武后遊龍門宋之問詩成賜以錦袍蒼鶻飛入昭陽殿橋上鵑聲南

北變沁水園林蔓草荒平泉花木牛羊踐惟餘此水常東

流年年明月懸淸秋欲量千斛釀美酒呼月同消萬古愁

贈周石君郎用其集中周字韻

分明火色鳶肩客不信無人識馬周運去文章如土芥時

危僕豎忽公侯豺狼氣壓荒郊靜鴈鶩聲孤大澤秋相與

一尊談往事春明回首不勝愁

會善寺訪了亮不遇

叟叟松風長盤盤巖磴嵒杖策叩禪扉捫碑剔殘礎嵩少

西南來蒼然滿中土朝秀凝旛幢夕籟答鐘鼓寺有龍贈

泉更不煩汲取汩汩叢篠間筧引達齋釜靈液給茗粥甘
澤斳農圃嗚呼墨者流厥施不能普言訪了上人飛錫遊
洛浦未知何時還泉聲浩如雨

永泰寺

嶆岈谷勢變谽然開平疇窈窕石洞深屈曲松身樛遂得
古祇園刱建經齊周中有帝妹墳寶墖淩雲浮英英金玉
姿證果了夙修梵行壞子孫有鄉乃溫柔俯仰百年際炫
服照巖陬載更荒亂餘髗骨無人收碧瓦覆露草藻井來
羊牛孑遺老住持病起霜盈頭叩以昔繁華嗚咽雪涕流
千年豪傑士如水歸山邱況彼粉黛質變滅隨泡漚惟餘

暮山色不改蒼巖幽路焉藉草坐長歗迴林飈

少林寺

澗雪阻陰森巖風浩呼洶精藍闢少林金碧照榱棋撞鐘空及茲飜經不知啐投法自祖庭趫捷擅拳勇導余拭四壁有如鬬一閧出手霹靂鳴迴軀山岳動厥惟那羅師面目足怖恐拚擻火棒威披靡赤巾種上座今德公勁氣貫頂踵曾入皖北軍殺賊如撲蠓參用儒衣冠心乎在周孔掌教僧德武應勝大臣調於七年赴營累功得六品頂戴見客則韡帽補服惟圓領大袖自若耳我來觀府兵庶幾貢服猛

嵩山雲 有序

嵩少之游以雲為大觀雲之出恆以春夏余來及冬悵不得見禱於嶽神登覽既畢次日東行微風欲雪俄頃雲起千變萬化不可方物乃成此篇以

畣靈貺

朔風吹冷登封縣木落崖枯見眞面攷古乃自崇福始繼訪嵩陽書院進會善寺是日齋宿太尉宮廟祝致敬前鞠躬雞鳴夜半上山去辨色乃見黃蓋與青童峯名陟岡迴澗三十里杲杲寒日生於東芙蓉巖下一小憩不聞瀑布但見零珠碎玉流琤瑽雲錦屏風八千尺花花葉葉無雷同刻畫藻績自天匠此非荊浩非關同捫參歷井勢愈險萬盤

鳥道千蠶叢猱升蛇行忘遠近汗浹頗苦裘蒙茸蕩窩懸絶有如巨蚌哆其口徑路既絶梯繩通躋身斗擲作鳥墮艱難一飯伊蒲供下山山人向余語冬山可惜無春容若當春夏看雲起千變萬化開心胸我聞此語心默禱神如相貺能爲功明日去此適洛郡嗒焉假臥藍輿中輿夫奔走喜相告搴簾四顧天微風千巖萬壑不復辨高下一似炊煙釜氣方蓬蓬須臾幻作水銀海盪漾七十二朶青芙蓉仰看浮邱金壺日華與懸練皆峯名俱非昨日所見之諸峯或如武士擐甲冑長槍大戟相撞衝或如良相冠進賢垂紳搢象來蹌蹌又如玉京羣眞朝謁東王公紛紛霓旌

羽葆鸞鶴獅雲裏模糊天墨色雲外青天一痕碧天光雲氣兩氤氳雲動山移去天尺生平奇觀得未有曰非天工豈人力境過祇恐難追摹心摹手畫成癡頑少林羣僧忽相迓袈裟照耀巖扉間山堂置具頗不惡村醪一斝風中顏緣慳未由住三日酒醒已出轘轅關

入洛

嘅焉寤歎寄苞稂鋒鏑殘黎氣重傷道路幾人衣縞素乾坤百戰血元黃扁舟載我逾東洛寒日無言下北邙自古東都王會地亟圖安集事耕桑

題陳岫軒司馬南遊日記卷子

出門別所親慷慨對尊酒一片大明湖已落斯人手萬事方屯蒙一官困奔走何時際風雲龍虎乍吟吼

述懷四首 癸亥

名利壓人頭重如鼇戴山半生苦低垂萬古成羞顏松柏榮前庭好鳥鳴閶闔澤雉行飲啄不樂棲籠樊神龍會風雲甘雨霈九寰當其未及水蠖屈泥中蟠泥蟠亦何傷不乞貧獺憐

雄劍長三尺皎如秋水淸中夜挂壁間錚然時有聲貔虎十萬士從我賦北征手殊月支頸足蹋單于庭勒銘燕然山瀚海讋威名功成不受賞長揖歸柴荊比聞李貳師已

作漢公卿

珷玞與璠璵偕入櫝筍藏鉛刀與莫耶並處鑪鞲旁鑒別

苟不眞曷由分否臧潭潭公府開車馬塡康莊鵠立望下

風鱗比希餘光身貴物逾遠勢重情難量左手植蕭艾右

手樹荃蘅荃蘅日蕉萃蕭艾如人長

帝王自有眞將相亦有種何以稱高位豈不曰智勇聲色

一不露如氣息以踵沛乎發號令天地爲震動將軍國司

命旝旗萬夫擁渡海必巨航構厦非尺椇黃石不我師風

塵日澒洞

年來

年來意氣斂飛揚惟有淄澠辨未忘縱使劾起眞入幕可
能江數不移牀花嬌柳彈蜂衙散雲白天靑鳥道長千里
羽書紛在眼誰憐此子倦津梁

小商橋弔楊將軍再興

眼前寇盜何紛紜九原不起楊將軍將軍以死報其主小
商橋是趙家土是時少保駐郾城將軍部騎三百兵兀朮
新敗氣益憤將軍快馬來斫陣角聲四起塵沙黃烏騅電
激虵矛長十盪十決誰敢當今日知我楊家槍敵來愈多
戰愈猛矢集頭顱血流踵將軍可死不可敗餘威尙下胡
兒拜灰中箭鏃三升鐵丁丁都是忠臣血捐軀如此殉彊

場君王忍就偏安業

潁汝之間河渠交錯秋水時至頗似湖鄉風景

平湖渺無際解維適蒼莽迤邐出蒹葭天水共俯仰百里洪濤寬一片暗潮長漸覺寒霧深惟聞柔艣響洲上居釣人屋角晾魚網何術迴狂瀾得有此片壤焉知未蕩汨此地非塏爽旅鴈寒捎雲沙鴨竄驚槳境過失所遇會遠欣有賞矧茲鮭菜足移家便生養

贈張香濤太史郎送其還京

于嵩漢書讀不熟令狐不識南華篇我今老去坐頹廢回思舊學心茫然眼中突兀見吾子文苑儒林一肩起兵法

貯腹五十家道路身行萬餘里
嗣皇策士金鑾坡敷陳古義如懸河漢家賈董不再世賢
良直諫君同科高文典冊朝陽鳳構厦儲材藉梁棟道躋
纔作第三人宋馮拯字朝廷館職由來重老師宿學彫零盡我
輩相看若性命春時送爾計偕車歸來兀兀廢食飲令兄
持節令虎臣連宵前席語達晨德星再聚宋分野國手一
活周黎民山雪河冰莽修阻蕃漢憑陵雜風雨三日不報
軍曲折
天子璽書下幕府歸軫衝寒無太勞相思清穎日滔滔譙
州不亂蔡州亂何日敷文矢載櫜

同人約遊風穴寺速其先往

宿遊重到阻追攀松鶴風前笑我頑一代才人歸幕府九秋清氣在深山洞天卯鑿通嵩麓戰血龍蛇距武關如此烽煙閒未得諸君先遣破愁顏

春日遊風穴山步暄午韻簡同人 甲子

發揮虎豹韜埽除狐兔穴攬轡澄九州白戰不持鐵自來天下士豈慕封地裂掉頭訪名山空潭證禪悅亂松如高人不肎就行列蒼龍噴白波雪練落千折匯爲喜公池照影見寒冽陟巘苦攀捫造巔恣眺閱萬緣盪襟裾鬚眉共澂澈飛竹薄青霄豐草帶長樾縱觀出天外陰陽幾開閉

北顧嵩高山逶迤幾邱垤慨歎洛衣冠榛蕪漢陵闕何如此洗耳鑿坯俗塵絕諸君嗜老夫酸鹹與世別輪囷鬱肝膽尊俎會秦越坐久暮色至松際露新月來作山中主去卽山中客且喜溫蠖蠲振衣致其潔鴻爪與泥痕飛煙付興滅更送酒如澠酩酊酹佳節

偕暄午芸坪曼伯賡甫子珊飲陳氏園亭觀清明上河圖疊遊風穴山韻

欲風眄鵲巢欲雨闚蟻穴感召在氣機慈石引鍼鐵志同道亦合膠黏豈中裂今日良宴會四坐大歡悅庭前竹木幽室內鼎彝列棐几光黝瑩石闌勢紆折園蔬得甘脆汝

酒極芳冽流觀上河圖宣和寄賞閱華采生丹青宇宙共昭澈舟車集郊市樓閣帶林樾如何棄三鎮勇夫失重閉黃屋好家居蕩焉及墟埕長河奪汴泗秋風滿城闕銅狄此摩挲愴恨感欲絕況茲賢主人與世已長別當其斷手初高下幾度越古月照今人人誰見古月浩歌對尊酒豈復辨主客是時雨初霽萬象一新潔迴首眺東南目盡鳥飛滅悠念故將軍年時此仗節（謂松峯中丞）

攝河陝汝巡道涂中卻寄宛南大營諸君子四首

建瓴形勝控澠崤仗節西來馬足驕萬古河聲趨底柱四闔山色拱中條鄰疆舊俗衰秦贓戰士征衣殢漢貂（余及從騎）

猶是軍裝刺史不須迎候遠十年心已向漁樵

小隊弓刀壯此行蒼涼海日照雙旌入山河斂滔天勢出塞風多變徵聲高會不教輸趙瑟澠池會盟臺卽相如令秦王擊缶處歸師何苦帶秦箏時楚軍自陝歸多攜婦女繡衣再試巡方手莫損桓驄舊日名

二陵形勢極崔嵬輪鐵晴喧萬壑雷黨錮孤墳來大烏焚書深巷盧氏有灰衕衕秦焚書處也泣殘灰天將險阻鑿奇骨人到關河想霸才官閣何妨同廡賃漢京秦畤盡蒿萊時寄居察院

山城斗大古棠封碉道盤紆鬱萬重爲我著書無柱史與人爭坐有軍容嬌癡兒女關山月牢落乾坤斥堠烽眼底

故人俱不見何時韓孟續雲龍

送康麥生同年之陝州判官駐防朱陽關

駿馬不鑿蹏却步關山道蒼鷹不飽肉毛羽色枯槁長安騋相多掞天富文藻讀書三十年致身苦不早低首半刺問聲名落邊堡儒雅蔡道明風流王仲寶以之事長官不如俗吏好我生若萍梗進退不自保乃欲為君謀取笑國中老茲當復遠行黃塵動征旆秋色來關中木葉下林表去馬且長嘶離懷得無惱北門終宴憂西山寇盜擾自愛千金軀花時一尊倒

桑葉稀

蠶小桑葉密蠶老桑葉稀葉密蠶苦飽葉稀蠶苦飢曈曨繡戶蘭窗裏宛轉羅浮月高起貼翠安黃弱不勝薰香理曲嬌無比青春不足供游戲蠶飽蠶飢都不記豈無辛苦采桑人等閒不得將蠶飼

題程道南大令光溥循陔采蘭圖

南方有好鳥自名爲青鸞朝發崑崙墟暮集蓬萊巔非意觸罡風羅網摧羽翰三年城旦舂一日金雞竿鬱鬱抱利器從我荆河間脫君方傾衣解君切雲冠千金買寶劒百金市馬鞍未罄囊底智已側壁上觀論功上幕府乃得丞簿官丞簿秩雖卑感激出肺肝旣遂顯揚志彌念返哺艱

中夜望庭闈涕泗常汍瀾潤色束晳詩抒寫孺慕端紫綬要金章不如萊衣班薦牘滿公車不如堂上歡願君囘征輪早度仙霞關洗腆酌春酒介壽歌南山

題彭勉吾同年遺稿乙丑

房星墮地天馬馳五花滿身雲四蹏雄姿倜儻精權奇等閒不受黃金羈孫陽騏驥不並世峻阪鹽車老將至空聞駿骨值千金宿草荒涼墓門閉阿連令兄暄午大令怕誦池塘春未開遺篋先沾巾山木自寇膏自焚苦嘔心血爲文人若令小試活國手臺省諸公偃且走江山詩句賸清雄湘草湘花君不朽

眞將軍行哀多隆阿公也以　欽差大臣西安將軍戰歿於秦

君不見雲臺麟閣樹功勳　國家今有眞將軍矯矯武勇超其羣賊酋獷者四眼狗諸將當之輒敗走將軍探囊取其首四眼狗名陳玉成僞英王剽悍無敵將軍圖廬州克之玉成走壽州苗沛霖擒以獻勝保往年賊陷荆紫關將軍來自商雒間十有八騎破黑山將軍援陝至商南師盡行矣而皖捻姜泰凌從盧內山而至將軍以十數騎破走之越花門遺孽百萬許沿陽一敗如塗地羌白倉頭破竹勢漢唐自亂華夷界卯青千年毖蜂蠆將軍之功定中外晨起忽驚宵夢[illegible]夢中奔馬挈其幕起而逐之仆雙蹶須臾盩厔來請兵將軍遂以不介行令曰三鼓登其城轟然飛火貫頭顱左眦迸裂眶中

珠一城乃易千金軀痛劇猶聞作吼虎披髮叫天天不許
霸上棘門正歌舞

許昌歲暮有懷

雨雪關河道阻躋無情清潁日東西白頭鄉夢縈兒女赤
手危疆怨鼓鼙急事有誰歌采艾覆羹無補到吹齏側身
北望天軒輊鸞鳳於今不定棲

西平道中 丙寅

豺狼蹤迹滿郊坰風起沙場戰血腥地曠天空人不見杳
花紅白柳條青

春日師行有感

薺麥連天綠四圍郊原景物鎮芳菲煙花不爲哀鴻減林木空餘社燕歸井里蕭條增感喟軍容荼火見旌旗十年未滿澄淸志門戶封疆與願違

從軍行

月落不落荒雞鳴營門畫角三兩聲單于昨夜寇邊急羽書十道來徵兵令嚴不聞人耳語萬騎攢簇如風雨孰司旗鼓在中軍絳灌能文隨陸武中外威名一范韓十年橫海舊登壇材官壯佼麒麟楦小史風標鵕鸃冠交河南望煙塵惡漢兵翻在輪臺北將軍脫劍鑿凶門提督某放哨遇害以戰歿聞壯士操戈入虛室大兵復黃陂賊先期去長蛇封豕罪滔天禹泣

湯仁詔屢宣苦向蔡州尋李祐須防結贊給渾瑊籌邊幾見高樓起帷幄沙場論萬里決勝都憑口耳中圖形合向丹青裏露布星馳入建章銘勳紀績靖封疆起家吏拜中書令報國終歸異姓王僧郎崢嶸臺閣人才藪誰問英雄在屠狗下中李蔡竟封侯慷慨灌夫空使酒放懷每苦青天低喝月東行海水西消盡眉間精悍色一蓑煙雨把鋤犁

麥生蓉溆春夜期余平園爲賦一詩丁卯

人間樂意自追尋魚憶江湖鶴憶林楊柳絲稀知別苦海棠紅淺覺春深嚴城鼓角將軍令幕府宮僚處士襟不用

更聞天下事豔陽時節且長吟

平園看花歸遇大風

翠巘紅闌取次行出簾雙燕若相迎尙便鞍馬身猶健暫別文書眼倍明美酒細斟金鑿落繡帷深護寶裝成如何老去司香尉尙惹封姨妬不平

許昌月夜次麥生韻

無聊成久坐庭靄接溟濛頼有淸輝在都敎俗翳空夜光梧葉露人影葛巾風滿目淒涼意茶煙一榻中

十六日月夜次麥生韻

珠箔啟修廊端居避燭光雲篩槐影碎風沁藕花涼寶瑟

虛瑤軫金爐闃夕香遙憐停織錦關塞黯相望

喜陳子循至即用其見贈原韻

握手兼號笑鐙花爲汝青饑驅仍仕宦老至苦凋零文字千秋在關河百戰經故山叢桂樹晚節向誰馨

送子循歸里二首

廿載河梁別相看鬢有絲家山羣盜破門戶病妻支求脯君猶累遺簪我益悲女嬃如尚在下馬後堂知

賓從鄒枚盡君來雪苑東江湖雙屐外風雨一杯中上將虛傳檄宣房未築宮寇深河伯怒憂思渺無窮

題周勉民所藏寶谷圖

魏塘大好山水綠中有高人鄭公谷十丈紅塵不到來左右千竿萬竿竹起家初見宰官身北地栽花著手春讀書飲酒千秋業循吏儒林一代人畫圖傳徧浙東西錦作縹緗玉作題減字新詞歌賓意商賓意題減字木蘭花

七言豪翰出覃谿翁覃谿學士七古　三朝耆舊堂堂去百粵烽煙起妖霧文獻東南賸幾家春歸社燕巢林樹收藏端賴後人賢薌裏香薰不計年萬釘寶帶辟腰去百琲明珠質庫錢惟有此書與此畫窮來不共青山賣寒具時妨坐客污肅衣常下文孫拜前年兵甲洗江東將相中興第一功世家喬木風雲在好待春雷起蟄龍

城門開 戊辰

英西林中丞在汴城夜半發令箭開城祥符令朱君錦橋不可英公怒欲劾之錦橋仍不可卓哉好男子也爲城門開以美之

城門開官兵來城門閉官兵嘗錦州太守人中龍喑嗚咤叱生雷風誰司此門太守公飛鳥不敢逾垣墉手斥契箭卯蒿蓬統如街鼓聲鼕鼕萬家安睡東方紅將軍怒於色誓殺此獠如殺賊太守笑且咍吾戴吾頭就刃來明日將軍行城開人太平

結冰橋

天何爲者結氷橋使我黃河水不潮氷橋旣結失天險賊來不覺長安遠經營列戍守黃河百道隄防賊騎過內郡怕驚迴紇馬邊庭愁擾吐蕃駞去年霜落魚龍水連雲戰格笳聲起今年雪壓臯蘭山夕烽千里報平安平安日日城中坐一夜賊從橋上過

衞京師

四海奉至尊手捍頭目足戴身京師苟有急若不奔赴難爲臣前兵入衞過漳河後兵入衞江之沱前兵已過村市墟後兵又至城榛蕪兵行未及趙襄國賊騎早越周鮮虞縛猪打鴨猶細故少婦如花載之去將軍號令嚴且明言

之唯恐將軍怒

打糧兵

去年三輔歲不熟夏苦焦原秋澤國黍稌秔稻俱不收剜肉補瘡種蕎麥挑挖野蒿掘萊菔和土連根煑茵蓿富者猶闘餅屑糠窮人那有榆煎粥窖藏豈無升斗穀畱與高年作旨蓄倉黃夜半賊馬來十舍逃亡九空屋賊去人還家空倉啼老鴉土堆糞壤括遺粒拾取秕稗淘泥沙全家恃此以爲生哀哉又遇打糧兵

四輪車

四輪車行徐徐秋糴稼春送租亂離遷徙賴車亘既載婦

子遝饑糧大兵火急催軍裝前車後車道相望太行三日
雪不斷上有高陵下阬塹車夫鞭牛牛不起車輪泥沍車
箱水車中戈矛弓矢箙車上丞尉輿臺僕車夫道旁吞聲
哭馬上官兵怒瞠目

讀敦艮吉齋詩存寄徐易甫穎州

侯門曳長裾不如歸荷鋤通天犀帶麒麟符不如閉戶勤
著書李聃道德五千字漆園秋水人間世眼前蠻觸日紛
紛何與吾儕風漢事牀頭但得一壺酒擊劍高歌動星斗
秀才明經成白首倉卒風雲起屠狗吾友魯仲連說君不
去口坏土山陽宿草深今日君詩落吾手讀君詩爲君吟

君詩惻惻傷我心柯亭之笛雍門琴丈夫苦被儒冠誤肝膽輪囷髮垂素不得見子陳其故燕趙烽煙莽迴互

雜詩二首

百年風際花萬事空中塵如何擲歲月辛苦爲征人馬前喧鼓笳車上累錦茵閭里寒暄觀嗚咽惟六親咫尺不相見何論胡與秦蕭蕭黃河氣茫茫太行雲太行雲不歸遊子淚霑巾

人生等七尺貴賤區以官公卿至丞尉判若天壤間要其百面目同一心肺肝鵰梟嚇腐鼠蝙蝠啄榛菅九霄丹鳳皇所食惟琅玕

寄少泉

秖爲歸期近翻教旅夢多十添身世累名坐命宮魔苦抱中年感聊爲勞者歌淮南仙桂實晚景愼蹉跎

題王蓴樓小照

聚散浮雲劇可憐況經離亂阻烽煙橋南老屋今何在鐙影書聲四十年

錢王孫行庚午

錢王孫致身早繡衣玉貌長安道當時意氣劇橫行執簡上殿彈公卿立仗不合常嘶鳴歷塊一蹶乘黃驚謫居猶住金馬門盤錯豈曰非天恩可耐此間俗眼白從此坎壈

纏其身我與王孫交莫逆出共車茵入同食王孫爪距落鋒穎我亦羽毛見摧抑戍宋州征相州短衣長劒鐵兜鍪陷胸決脰數千戰不與李蔡同封侯朅來相見春明陌執手悲歌話疇昔老我餘生付杯酒讓人年少誇裙屐人生不作李元忠會須徑學王無功蓬萊弱水幾清淺得失何知雞與蟲

送秦緌卿歸無錫

不愛高官職飄然獨有君行看淮水月歸臥惠山雲島國魚龍氣花門虎豹羣從茲絕關白世 事任紛紜

大梁臬署書晤瑞南星昌都轉賦詩感事即送其之

寄粵東

相見廿載前君容正娟好重逢廿載後我髮已華縞百年能幾時結驩苦不早賓客梁苑雪煙花珠江道人生萬里行取別何草草君師丁敬禮絕學日蒐討可憐困明經風簷集鵬鳥南星幼受業於山陽丁子靜子靜甲子秋試歿於金陵感舊易汍瀾撫事傷懷抱漢運日方中海波風忽撓六飛龍巡幸萬衆魚驚擾時當殿裏行頗削閭門橐偶誤立仗鳴遂斥同牛皁君由農曹出才堪濟時了再作嶺南遊更覩國中寶嘗使君有連葛民爲南星內兄公餘飾亭沼繚垣帶崇岡虛齋坐木杪雲物竄高秋河山豁清曉芙蓉霞絢爛蓄牆月窈窕流連侖

尊開放滙王山倒苦間後會難休言來日少行矣樹佳政循良最上考御符平安青慰余一衰老相憶永相望蒼梧在炎徼

潞王墳 癸酉

潞簡王翊鏐穆宗第四子四歲而封萬曆時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居王莊偘幾內比之藩所請無不應又得景藩故籍田多至四萬頃部臣無以難至福王常洵之國尺寸皆奪之民間海內騷然論者頗以翊鏐爲口實萬歷四十二年薨子常淓嗣流賊躪中州常淓流寓於杭降我朝翊鏐葬地在左

其妃墓在右制度奓壯迨籍沒入官僧某以賤值售之就妃墓之前改爲寺王墳鞠爲茂草矣同治癸酉三月余遊蘇門道其地撫時感事乃著是篇

祁連高冢如山出翁仲無言相向立前代宗盟篤本支懿親身後承恩澤太行北枕故殷墟緜祿桐圭戲叔虞常見先皇愛如意不教傳璽亞蒼舒問安同入會慶殿王居王莊滿畿甸天子旌旗一半分驪山湯沐千家縣明初賜予戒淫驕牧地河灘制有條張袖自憐妨起舞鈔盤原不怪污貂景藩故籍王家得從此連雲富阡陌內庫黃標榜萬間沁園水磑收千石福王最後就藩封盡輦天錢實洛中

同是膝前憐白象恰忘闈外失黃龍中原道路生荊棘四
海鴻飛折羽翼已看王子縶南冠誰禁昭邱翦松柏當時
陪葬有芳華此日空牆噪暮鴉粥鼓齋鐘僧禮佛玉魚金
盌鬼思家繁華似水都歸海興亡欲訴愁眞宰紛紛帶礪
誓河山誰知已並河山改斜陽一片照冬青殘礎空餘石
闕銘過客不須長太息杜鵑啼徧十三陵

送蔡芥湄回里二首

宦遊不得志衰病益相侵送爾歸山去傷余垂暮心飛花
催驛騎宿雨闇城陰漫揾羊曇淚謂樹廷舅氏蕭蕭墓草深
穀熟農仍病兵銷寇尙稽將軍晉平北都護漢安西當道率以

西行爲苦惟豫軍旅宋惟慨請行勳業羞吞鏡光陰憶佩觿將詩勸妥惜莫付一杴泥